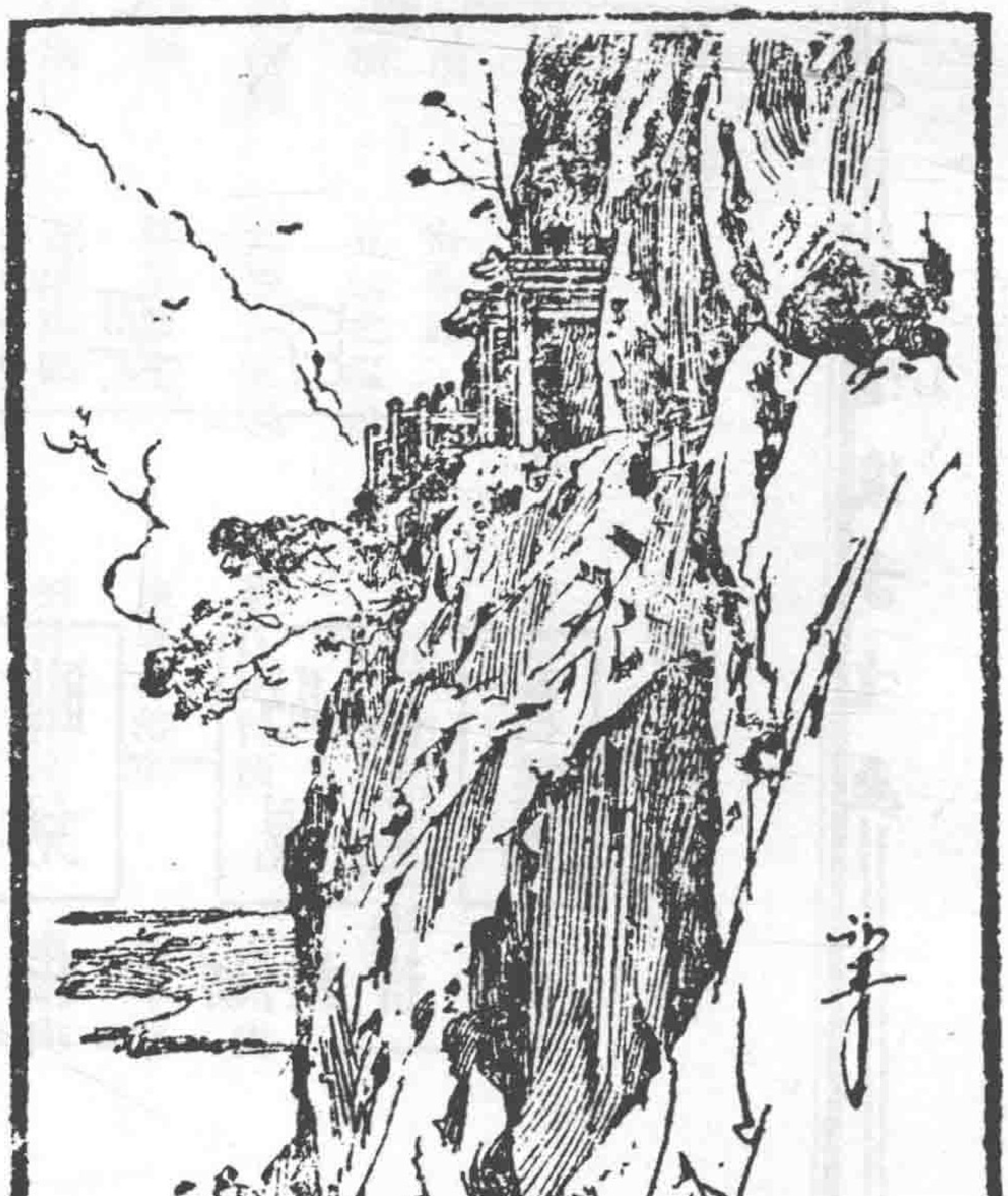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昆明西山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促進後方生產

輔助工商實業

營業要目

存款 — 放款 — 匯兌 — 貼現 —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五三—四五四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食堂一覽表

自辦

中國招待所	印度加爾各答
重慶招待所	青年路
北泉招待所	北碚北溫泉
海棠溪招待所	重慶海棠溪
成都招待所	騾馬市街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
西京招待所	西安尚仁路
貴陽招待所	科學路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
黃山招待所	黃山紫雲集

與運輸機關合辦

合川招待所	民生路
南充招待所	紫竹街

與鐵路局合辦

寶雞招待所	二馬路

公路局委辦

綦江招待所	車站內
東溪招待所	承平路
桐梓招待所	車站內
烏江招待所	車站旁
馬場坪招待所	車站對面
晴隆招待所	晴隆城內
曲靖招待所	北門新市場
黃菓樹食堂	車站內
瀘縣招待所	藍田壩
敘永招待所	西門萬壽寺
畢節招待所	雙井寺
威寧招待所	萬壽宮
宣威招待所	下堡街
赫章食堂	車站隔壁
廣元招待所	北街
褒城招待所	車站旁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內
邠縣招待所	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牛市巷
華家嶺招待所	車站旁
天水招待所	天水中正門

地方政府委辦

蘭州西北大廈	左公西路
蘭州思危齋招待所	蘭園
華清池管理處	臨潼南門外
皖南招待所	栗溪屯樹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六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一）

記游篇章

關中游憩觀感錄……邵潭秋（二）
礦行散記……李芸生（九）
峨眉四奇……黃大受（一五）

旅程記述

川滇東路重征記……易戊疆（一九）
西南二千五百里（下篇）……江凌（二三）

地方素描

蒙疆拾零……陳國鈞（二九）
歌樂山游蹤……程俊波（三四）
香港風物雜憶……陸丹林（三八）

邊疆游蹤

甘孜到色許……梅幼雲（四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古跡搜求

漢長安古城……何正璜（四八）
徐霞客[illegible]……萬斯年（五四）

南洋專著

荷印游記……章力生（五九）

海外游蹤

慶提心影……程志政（七〇）
伊斯脫利亞半島環航記……馮朱棣（七八）

交通展望

六十小時環繞地球（譯）……莊澤宣（八一）

補白摘拾

南泉送別……參湄（八二）
舊遊[illegible]……紅葉山人（七七）
「一貫[illegible]」的來源……[illegible]聰陸（八）
大足記游……[illegible]（二三）
李白與[illegible]……梁[illegible]陸（一四）

第十九卷第七期

要目預告

編者與讀者	編者
論山水欣賞與雁蕩風景	蔣雁山
天竺訪勝記	周祥光
旅中游憩觀感錄（下篇）	邵潭秋
峨眉四勝	黃大受
五千里流浪追憶錄	農暇
旅行在昆明與元謀間	黃一湛
黔東行	常楓
塔爾寺觀光記	唐健年
遊學西康追憶錄	唐翹平
象殭拾零（續）	陳國鈞
康藏途中	梅幼雲
荷印游記（二）	章力生
台灣風物雜記	陳純仁
印錫隨軺錄（七）	程志政
唐太宗昭陵	何正璜

旅行雜誌徵稿簡約

一　旅行雜誌發刊宗旨在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介紹各地風光報導旅行實況

二　凡關於地理歷史風俗人情交通生產旅居行程及其他各地各種情況之材料以散文遊記小說等形式表出者不論創作繙譯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三　譯稿請附寄原文否則亦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敘明

四　來稿請謄寫清晰勿用鉛筆勿多塗改俾減排印困難

五　稿末請註明現在及永久通訊地址並加蓋印章俾便發表後支付稿費時以憑核對

六　稿費每千字自乙仟元起於刊登後由本社專函送奉並檢贈本期雜誌壹册

七　投寄之稿本社有增删更動之權

八　投寄之稿如未能刊載除事先聲明並附掛號郵資者外概不退還

九　投寄之稿若本誌尚未刊載他處已先行發表者即不致酬

十　稿件請寄滬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編者與讀者

邵潭秋先生的詩，直追少陵，爲海內知音所激賞，無待編者爲之介紹。邵先生每次出游必有詩，所以他的游記，總是以詩表達出來的，本期所登的『皖中游蹤觀感錄』，亦是這種格局。畫家出游，描摹山水，可以把烟雲之氣，烘託在紙上，攝影家則利用鏡頭，從不同的角度中，留下真確的境界，但是畫家與攝影家所能做到的，只是局部的景象，換一句話說，就是選擇最美妙的所在，模範一個輪廓而已。譬如說一個山峯，或者一座亭子，僅能在一定限度以內把山峯和亭子刻畫出來，詩家的表現則不然，詩家是超現實的，憑個人的靈感，無論壯麗或者纖巧，可以用數十字的古詩或者數百字的長歌把整個意境寫出來，使人心領神會，有如親歷其境。我們讀到邵先生這一篇游記中的詩歌，好像看到整山全貌，不僅一邱一壑而已也。這是值得向讀者說明的。

此外，邵潭秋先生又從他的游覽經驗中，說明了松瀑二物，爲山水癖好者甚愜觀賞之物。他說：凡山高者松必短，地平者瀑反長，如黃山的峯極高而松纔數尺，特極其蟠屈而已。蓋山高風大，松挺則處吹折，此爲山高松短之理。廬山之瀑布，名聞天下，而最長之馬尾瀑布，惟可自秀峯寺平坡間眺之最佳，蓋地勢平則瀑布舒縱，一瀉百丈，三叠泉以地高，則水不得長，反不見佳。此爲地平瀑長之理。這些山水議論極富於趣味，所以特別提出與讀者商榷。

礦行散記非但是一篇很好的游記，並且是考察礦區的珍貴指導。這幾年來，在大後方的人們，莫不憧憬於我們全國所維繫的週身血液，這些血液，加強了抗戰，亦復是戰後建設新國家的極大資本。讀了李芸生先生這一篇文字後，我們神馳於這新建造起來的礦業新都『老君廟』，這兒原是荒涼的戈壁，現在建起了高聳的洋樓，毗連的房屋，平坦的道路，林立的鋼塔，並擁有一萬以上的人口。那些豐富的血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使一吋堅厚的鋼管，在片刻功夫內冲裂，這可見原油的充沛了。因是，我們格外增加信心，不需要待至戰後，輸送血液的油管，必可跨越山嶺，通達到神經系統的各個地方來。

陸丹林先生寫歷史性的地方風土誌，極饒趣味。所提供的材料，那樣豐富，說來井井然，令人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上一期我們讀到他的『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已有這樣感想，這期所登的『香港風物雜憶』，除描述當地景物外，他把廣東通志，和新縣縣志的記載引證，說明香港原是一個『香港村』在現在的香港仔附近，凡是久居香港的人或者尚未到過這地方的人，讀了當增不少知識。現在太平洋戰事正在迅速推進之下，香港的收復，是指顧間事，我們登載這一篇文字，預視香港早日解放！

在本年的第二期中，何正璜先生所作的『茂陵夜話』，敘述陝西興平縣的衰夫病墓，看到許多石刻，告訴讀者許多歷史上興亡的跡象。這一期，登載何先生的『漢長安古城』一文，是游覽二十年前漢代活躍舞台的京兆故都。車出西安北門，即是唐時西內苑故地，考察到唐代內觀貞殿，大安宮，歌武殿等，遺址，再行二十五里的土車大路，始到漢代京城之東南第一門，由荒上斜坡，走上城頭臨覽眺望，誠如作者所言：『來此民族雍盛國威遐震的漢朝故城上，撫念今昔，至爲凄愴。』自此更考察了長樂宮，明光宮，天祿閣，未央宮等遺址，都在夕陽影裏，毫無往日繁華的跡象了。有看到的古物，狼籍滿地，絕未保存，憤走地說：『……今見此精美的藝術品，在如此悲慘的處境中，又反而感覺中國之大，竟無它們容身之地……』這是很可感歎的一件事，然而誰應負起這責任呢？我想大家應該共同努力才對，在最後勝利到來之日，保存這些有歷史價值的古跡，也是急要的一件大事。

我們看到『六十小時環繞地球』一文後，最促起注意的，是已經有以千數計的人熱烈地準備在歐戰勝利後向國外旅行了。預定荷蘭船公司輸位的人已有五百之多。巴黎解放後德國船公司的紐約事務所已有四百人預定了艙位。歐美航空公司預計將來戰後每週飛三十六次，每年可載客二十餘萬人赴歐。這些且不去研究，應得認爲一個奇蹟的：當然是以六十小時環繞地球一週，美國已有三家公司在申請徵還環生意，美國出口公司希望在勝利日的第二天就有兩架二十座機起飛。還有某公司計劃以二十七天繞全球一週，但是僅用三天在旅行，其他時間則用以游覽。這篇短文給我們以一個最高警覺，我們在戰後何時開始旅行？用什麼方法吸引歐美人士到中國來？說起來眞是千頭萬緒，不知怎樣才好，但是我們應得做，應得趕上去做，在政府方面應有一個整個計畫，我們把這件事情提出來，希望讀者表示珍貴的意見。

關中遊憩觀感錄【上】

邵潭秋

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余應陝西城固國立西北大學之招，前往講學，時期三個月爲度，赴寧西安，遊以一月，在城固勾留二月。於此三月中，爲人爲己，均無可取，然今日回憶起來，則動如國事民俗社會情態，靜如山水風景史地沿革，皆足動人省發，爰錄之以貽舊雅諸，顏曰關中遊憩觀感錄，冀國人遊歷是邦者，悉爲教定。如曰可助臥遊，則視作詩文附錄，恐所不敢當也。

關中一地名，向義有廣狹，如以民初分陝西爲關中、漢中、榆林三道言之，則西安一帶當關中道，其義爲狹。至昔日統稱秦地爲關中；其義稍廣，蓋用秦關百二重之說，陝西全境，皆關中也。若畢沅撫陝，撰關中勝蹟圖誌，固用此古說，分別論屬各縣之山川古蹟成書，非專指西安一地矣。

成都距廣元三百六十公里，屬四川公路境。廣元距褒城二百九十八公里，屬西北公路境。褒城距漢中十五公里，漢中距城固三十二公里，皆西北公路之支路。作者自成都出發，搭乘農民銀行運鈔汽車九九七七號直赴漢中，車行如不過關，四日可達。八月二十五日啓行，當晚即抵梓潼。

二十六日晨七時，車經七曲山文昌帝君廟，機件損壞，修理歷半日，因得從容謁文昌廟。文昌廟俗所謂大廟子也，廟之規模最宏，入門爲百尺樓，高卓瓦口關之上。廟碑記晉時所植柏樹有四萬株之多，今亦不下五六百株，翠扶齊暢，觀瞻甚偉。考文昌爲西川尊神，方輿勝覽云：張惡子廟即梓潼廟，在梓潼縣北八里七曲山。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也，因報母仇，途陷縣邑，徙居是山，其祠在隆慶府梓潼縣東二十里。而北夢瑣言乃云：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嶲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爲張惡子，其神甚靈。二說出入甚大，一以張亞子爲神，一以張亞子之蛇爲神，殆不可曉。而道家又傳其司文昌府祿籍而祀爲帝君，與關壯繆並稱爲文武二尊神，更不可曉矣。愚以意斷之，張亞子之爲人；殆同周處之斬蛟射虎而又能折節爲善者。神初以報母仇陷縣城，後能教民爲善，殁爲明神，所書又有靈蛇，不其與周孝侯同一典型之傳說乎？但神初以不得報母仇攻陷縣邑，其事甚詳。至亞子與惡子，或爲一名，形近而訛者歟？有詩紀之：

梓潼卓劍泉，舊道五丁斫，石中便金誣，力士勇何託。輪奇七曲山，投精神如約。神昔報母仇，避地同民瘼。大勇豈尋常，仁孝信可學。鬱鬱百尺樓，殿路瓦口閣。晉柏森四萬，飛動龍與鶴，天風韻鏗然，翠色歛寥廓，同行四五輩，藹伏散腰脚。謁畢即登車，顏色殊且愕。笑同范雎賢，相與先入橐。

是日午後過劍閣。遠觀劍門關諸峯，夭矯指天，劍鋩北指，因憶杜詩萬點蜀山尖，劍門猶在北八寨，寫景入情之妙。道中觀張飛手植漢柏，滿路森羅，氣象千年，因作二詩：

閣道崎危入半空，躪愁無酒唾臨風。柏森官道千龍衰，山鎖天關萬劍鋒。鐵甲誰當驅衆虜，石牛路早啓羌戎。江山此日談何險，細雨騎驢尚可逢。

虎鬪龍爭不足論，將軍古柏倚輪囷。千官龍袞蒼煙老，大漢霓旌白日新。稱帝閉門思霸主，裁桑開國侶耕民。虬枝北掃秋風勁，萬仞霜威已逼秦。

劍門一關，杜詩中目爲天下壯，後世遂有劍門天下雄之說，以與峨眉天下秀、巫峽天下奇、灘磧天下險相比絜，巴蜀江山，如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而李唐自玄宗之後，鑾輿嘗四過，皆在天下兵動之後，則劍門者，天子之逋逃藪，與陸放翁詩所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者異其情趣矣。予以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實游此雄與之區，則見濛沌未鑿之天璞突兀森峙於有日而陰無風而寒之氛圍中，倉猝間幾不得一語爲之形容。然以歷史之意味觀之，壘空之石壁，負勢相撐，狹路相扼，若兀傲其拒人萬里之姿態者；眞天下雄猜險峻處也。作詩二首：

維蜀有山天下盛，萬笏撐空劍相鏡。岐嶷陊陁幾千重，獨放一門作天穽。秋澗沈深魅影搖，午峯慘淒日車迸，險坡下縱貌怒奔，攢壑盤虛騰莫定。很石分嶺開五丁，傳聞初挽金牛運。武士不肯立當關，坐令巴姬作秦媵，東漢宗室墜守蜀，恐陵天險覬天令。蜀漢魏魏屢出茲，褒斜蜿蜒接南鄭。危關長戟臥秋旻，孰謂晉謂荒威政?懷劇石勒崔嵬，妖腰鬨衛驕且傲。劉璩李特縣祀長，後此難稽巖邑姓。吁嗟天所限南北，。巨石砉然開絕橫。嶙峋爽碧寇難登，飛石福積軺精勁。興亡忽焉劍一吹，牛山流涕徒滋佞。我來不暇更噓唏，但覦伏虎忘梟獍。凝愚莫信疊嶂亂，消魂枉作騎驢詠。花旗萬翼救中原，飈海如霧山似磴。一幾劍門如蟻垤，從索南華秋水證。

峭壁蒼烟合，危崖利劍森。纏天屯積怒，臨石遞哀吟。鼎峙紛離守，浮雲自欲陰。乘輿嘗四過，折盡北來心。

車行入劍門，乘客商請司機暫停駕駛，因得觀三角石碑所刻李白、杜甫、陸游三詩。碑首大書古劍門關四字。關之隘口處，有姜維廟及姜伯約屯兵處諸碑刻，因謁姜維廟，作詩一首：

承相天威辟叱艱，將軍才勇奮超羣。龍驤井鏡風雲壯，古劍丹青甲帳紛。馬邈何能違地險，譙周只是識天文。嗣王輕屈平生膝，虛負當年瀝膽勤。

是日傍晚宿廣元。廣元爲唐武后生長地，渡河行二十餘里，始可訪得之。因汽車卸貨裝貨，行期無定，不克往尋其湯沐邑。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均宿廣元候車開。

二十九日，車自廣元開行，坡度益大，彎路益多，行經四十公里距離之神宣驛，天忽大雨，衣褲爭濕，狼狽不堪。閱路滯出事之車共有三輛，吾人之車停開，各向山戶覓宿，燎衣淪酒，頗有光武渡滹沱河食蕪蔞麥飯趣致。作詩一首，自忘其苦。

朝天驛後神宣驛，逦接西秦第一關。雨浥青泥盤北道，風吹白雁冷秋山。燎衣夜覆炊餘火，淪酒晨溫亂後顏。記得浯州貧科第，三朝過此未嗟艱。」

三十日晨，自神宣驛北開，行二十餘公里而至西秦第一關，已入陝西界矣。關勢雄峻，松姿漾響，風濤之外，自成一境。予賦詩有「盤松短舞風濤壯，巖瀑悲鳴刁斗閒」之句，紀實語也。山水遊癖好至深者，每於松瀑二物，視爲最關視聽之物，然以予歷覽名山之經驗，衡此二物，則山高者松必短，地平者瀑反長，如黃山石峯極高，而松纔數尺，特極

其蟠屈而已。蓋山高風大，松挺則虞吹折，此由高松短之理也。廬山之瀑布，名聞天下，而最長之馬尾瀑布，惟可自秀峯寺平坡間眺之最佳，蓋地勢平則瀑布舒縱，一瀉百丈，三叠泉以地高， 則水不得長， 反不見佳，此地平瀑長之一理也。是日正午，抵寧羌，進午飯。經過七盤嶺巔，泥濘飛濺松頂，車中爲之悵惜，然奇趣亦生發不少，詩以紀之。

昔聞九折坂，今繞七盤山。雷硠松尖翠，泥塗石齒頑。文功分陝治，武續定羌還，秦嶺浮雲在。悠然照旅顏。」

是日下午三時，過沔縣略停憩。沔縣在蜀漢時爲諸葛武侯盤軍窺魏之籌劃地。山名定軍，亦其所錫，葬定軍，又其遺囑。到此想像臥龍之英烈忠純，令人淚下。武侯治蜀，先服南蠻，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不毛者地名，今之八莫；蓋緬甸境也。丞相天縱，仲謀可謂遠矣。北伐曹魏，南和孫吳，軍事外交內政，一人統之，南人不敢反，魏畏蜀如虎，萬里橋下使吳者不絕。蜀国殷富，教令嚴整，其人之偉異名通，豈可復見於後世，嗚今日則俗陋民貧，鐵騎滿中原，且及西南，成都友軍麕集，雖曰外援臻至，然杜甫花門之痛，詎又可諱言耶？感成一詩，望祭而弔云爾！

丞相提師大散關，英靈仍繞定軍山。松楸氛鬱人龍臥，鼓角聲喧石馬殷。力盡三分存漢鼎，祚衰後主亦胡顏。停車悵望虛躬祭，回紇葡萄滿世間。

是日下午五時至褒城；褒城得名於褒姒，今尚有褒村，蕭何於此饋餉不絕。張良送沛公至此，教沛公焚燒棧道，示楚無還心，與漢仆楚，胥在此舉，其爲歷史名地由來久矣。褒谷之口，舊爲儒漢鄭子眞躬耕之所，今石門附近有子眞所書石虎二字，名王英輔，美人先儒，咸與此有關。山川之奇秀，豈偶然哉！作詩一首，懷古之思遙集。

高岸深流似峽中，隨妻一笑舉烽紅。君臣嚼喻雲龍樂，山崗堪銘石虎雄；葛亮旌旗猶在眼，蕭何饋餉欲論功。時移莫問焚燒迹， 道殘痕卓半空。

午後六時車抵漢中。漢中與沔中、褒中、關中，可謂秦地之四中。沔中訓軍，褒中屯糧械，關中暢教化，漢中握交通之樞紐，南撫荊揚，東控巴蜀，西繕秦隴，北田豫晉，地位尤居衝要，山川雄跨，令人思古不置。至古蹟之多，更爲陝南第一，斷碑藏壁，沈沙臥戟，隨處而有，不能盡蒐集也。予賦詩一首，不能盡此中之形勝，輒不錄。

八月三十一日，自漢中乘區間車來城固。總計自成都至城固全線共長六百零五公里矣。當日午前十時，即赴城內考院巷西北大學，與當局接洽，以上課尚在三週後，乃決定先往華山一遊。在城固憩息七日，作詠懷古蹟詩三首。

張騫墓

博望西將漢節還，東驅天馬入陽關。勳高繼賈羊城後，績懋班超虎穴間。胡婦留城輕遠嫁，蒲桃釀酒駐朱顏。君臣際會奇奇絕，啓後何勞表石頑！（許君壽裳大書漢書本傳於石，非表阡宣也。）

漢王城

咸陽宮闕化青烽，漢業人才翊贊隆。草創三章來灞上，經營八極出秦中。土階古殿冠裳在，雉堞殘痕劍佩叢。鴻鵠韓彭誅竟盡，却歸豐沛去歌風。」

樊噲墓

驂乘當年胆氣粗，彘肩巵酒叱喑嗚。暮年何不歸屠狗，獨得准陰一轉無。

九月八日，啓裝赴漢中褒城，爲西安附山之遊。國大同學樊生子涵送行至汽車站，並購買車票一張，殊足感念！到漢中後，適遇警報，因往南門城根轉東郊作靈泉山聖水寺之遊。聖水寺有五色泉，石壁畫。最奇古者，漢桂一株，傳爲蕭何手植，輪囷婆娑，蔭可半畝，時正吐徵花，瓣有六片至十片之不同，足徵異香濃馥之妙，詩以表之。

郡城昔雄踞，東塔脈紛馳，縱郊渡漢江，乃入蕭閒殿。山名以龍蟠，聖泉五色備，丹臒尚青紅，壁畫開生面。嶢峨岸有唐，絹紙殘經見。中庭有桂叢，古色令人眩。柯倒石垣扶，幹盤潛鱗旋。碧葉漏天光，香枝綴深院。作花何精絕，一萼聚多片。仙娥騎黃鳳，異香雲外濺。傳此蕭侯植，我疑淮南眷。招隱此山中，離騷即成傳。

九月九日晨，自漢中乘早班車赴褒城，因西大教授涂君之介，下榻褒城縣立中學教務主任蕭君健模之齋室中。即日下午，同作石門雞頭關之遊。石門者，開石爲門，自來爲西安至漢中孔道。考西安至漢中，古有三道：一爲子午道，即自長安經子谷午谷洋縣而至漢中，全長一千零四十里。二爲儻駱道，即自長安經盩厔駱谷儻谷洋縣而至漢中，全長八百五十里。三爲褒斜道，即自長安經興平武功郿縣斜谷褒谷褒城而至漢中。今之新石門公路，則自褒城褒谷（即柴關嶺）雙石舖鳳縣寶雞隴海鐵道西段而至長安，全長九百二十五里左右，蓋亦褒斜道之一段，而會合陳倉道者也。石門者，石門閣也，蜀國殆在秦王伐蜀之前，石牛五丁，其事殊誕難置信。秦漢行軍行旅，即已經石門，惟時塞時啓，莫可訊詰。閣道初修於漢代漢中太守楊孟文，今石門洞中有石門頌古碑紀其事。後漢鄐君亦有開閣碑，閣道之大修，乃始於北魏正始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塡溪棧壑，砰險梯危，自石門至谷口凡二百餘里，王遠紀其事，今石門洞中有石門銘一方，與石門頌對峙者是也。今日游石門者，先過新石門二里許，買筏而登，水深湍急，撐篙者非老於其事，即生危殆。筏抵岸後，亂石穿空，攀衣縈緣，最險處可觀玉盆袞雪等江中石刻。入石門洞，左側石壁嵌石門頌，右側石壁嵌石門銘，此中華二寶，臨池家所瞻禮者。出石門洞，即登雞頭關之路。雞頭關以石形似雞冠而得名，與雲屏隔水對峙，風景壯麗幽秀，石刻甚多。宋人如文同等皆刻詩道中，予作七古一首歌而傳之。

褒城石門天下奇，閣道崎危通一綫，水深下有不測淵，買筏亂流驚且眩。玉盆滾至不可攀，袞雪江中遙隱現。棧道指點漢煬痕，君臣結契何山美？鸞凰下翥石有神，吐乳齊噴江似練。山花留刺上人衣，谷鳥升喬鳴且囀，石門竇嵌蜂子窩，兩壁斷奇銘紛擾。龍門近踰二十品，二寶巋然天下眷，其次鄐君開閣碑，濟難亦酬山石愛。吾儕風送復登山，雞雲屏碧開三面。妝鏡如觀褒姒笑，漢陂疑見江妃讌，山巔雄關卓雞頭，錦囊拖雲冠似扇。引睞一呻天下晨，秦關蜀道資迴旋。天低雲滿袖風，石盤沙飛一江燕。（褒河有石燕，飛帆風作。）山川作賦我猶能，欲騁詩波壓雷電。」

九月十一日，在褒城搭乘客車赴寶雞。褒寶相距二百四十公里，車票一千零四十元。此行始出褒谷口入斜谷口轉陳倉道，渡過最雄峻之秦嶺主脈，然後賞撤遨遊之懷矣。午後過柴關嶺，傍晚抵雙石舖，止宿工合社，詩以紀行：

盧隴自笑不能閒，胸次先收一華山，玉女洗頭盆可挂，金天伐鼓戶當轡。柴關霧靄凝褒谷，斜谷輪蹄接玉關。雙石舖前東

路，孤筇從此門堅頑。

工合社投宿後，十二日晨七時復登原坐客車東行。十一時車行秦嶺最高處，近益門鎮，入寶雞界矣。益門鎮山巒益峻拔，車行上下，黏峯掉壑，層累絡繹無窮，眞北行第一壯游也。詩以聲之，不敢作栗慄之辭。

、旅館愁顏待溫溫，獨游何處不消魂？散關形勢吞岐夏，秦嶺諸峯聚益門。雷動車輪行石背，雲埋驛樹失山根。今宵定向陳倉宿，且聽荒雞唱曉暾。

是日正午安抵寶雞。以隴華嶽心切，當晚即乘隴海鐵路晚班火車自寶雞站直赴華陰。隴海鐵路隴省未修竣，海即江蘇之徐海，本極遙長，今日則蝦夷佔洛陽，軍陰為東頭之第一站矣。七年未坐火車，且喜且喟，不知何日收復失地，得從洛陽赴徐州，歸返國都？聽車聲之輾夢，撫枕浪之飄燈，感悵萬端，終夕未寢。十三日黎明，車輪蠕蠕而停，積年思游之華嶽，突兀在望矣。昔程致道于大雲倉五十里許，顧視江南群山中，有數峯奇爽特異，詢知其為九華。今予於萬山峰巒之中，眺視數峯嵯峨而圩頂者，意其為華嶽三峯，下車訊之車中人，果不誣，則對面遙視，尹夫人雖著弊衣雜侍婢中，固可一見而識之也。

隴海車行達盡頭，晚燈秦樹兩行收。咸陽古驛簫聲咽，清渭橋浮枕浪浮。嶽色飛騰來趺宕，晨光語鵲自溫柔。遙遙攬勝驚人賦，奈此明星玉女投。

旅店盥漱後，持友人張君介紹函往訪華陰縣長鹿少雲，一見歡然。承告曲沃仇君曾詣解縣[illegible]君建棟今日同登山，介與結伴而行。華陰田賦局長白在廷，更請其同事王君雨農任嚮導。王君華陰人，童時曾避難華山，讀書鎮嶽宮者也。此天氣開朗，嶽色澄鮮，余雖一宵未睡，精神猶為一振。

華山為五嶽之一，早見爾雅，天下之山，分為南北兩戒，兩戒名山，華嶽為之長，以華嶽舊屬豫州境內，豫當天下之中部也。道家方士，以華山為黃皇昇仙之所，老子得道之處，秦皇宮女，長生峯間，漢武祀典，先及西嶽，玉女仙姿，以服玉漿而白日飛昇，巨靈仙掌，曾揮神力而黃河東注，神話誕怪，燕齊所未逮也，今日游華山，正不當搜集神怪譎怪之說助羽士張目，要當於山之神態曲折求之，名之可正者正之，塗之可取者取之，非以炫奇，實務本也。

華山本名太華山，以華州有少華山，故華陰之西嶽，以太華尊之。山麓距華陰縣八里，在縣之南，山之入口處，有玉泉院，有宋處士陳摶圖南隱居處也。舊有群仙殿，塑古道家知名者凡五十餘人，今惟有一石臥像，相傳為陳圖南演太極處。洞側有二亭，一曰山蓀，一曰無憂，山蓀為圖南故亭名，無憂亭則以無憂樹得名，圖南偃息是間，婆娑無憂樹，演繹太極圖，宋之理學，承其緒說，誠近古之異人也。華山於五嶽中特險，秦漢間希有登陟，唐人李白韓愈曾至，而愈至投書與家人永訣，足見其艱絕，故羽流於山口立斯院，俾登山者盥洗更衣然後入，以見朝山之難，正如峨眉山之有解脫橋也。圖南石像，謁者摩挲，日久如鐵如黑玉焉。游山發軔，敬賦是詩：

留訣闡道在睡鄉，被衣行歌笑而去。先生曲肱近千年，已被津梁倖相渡，欠伸曾見太平春，華嶽三峯幾煙霧。兩宋理學仰薪傳，黃冠臨論葆冠素。谷口耕農鄭子眞，尸居氣突袁公路，松子山花落滿床，昏鴉噪晚雞迎暮。酣臥不識春復秋，葛巾高掛無憂樹。

余與仇君、梁君、王君各雇一竹輿登山，議明至青柯坪，每輿昇夫四百元，酒資五十元。初入山自北而南，兩大山夾一溪，溪口有亂石如礮，隨山漸高，每五里一憩。初至五里關，關祀關壯繆，實監山門，所謂護法降魔者也。再南為白鹿龕公超谷，公超，漢張楷也，有道術，能為五里霧。今谷斷而西無路，傳亦有避難人巢居此者。谷東則為希夷匣，陳圖南葬處也。再南則為莎蘿坪，肩輿至此，行十里，更一憩，山境漸幽，朱槿滿籬，景物盎然，如淺嘗即止者，則亦可選之勝地矣。作詩一首：

竹輿新學圖南臥，一經莎蘿望北峯。澗草自香無定跪，天風遍奏有簧松。道人清坐觀朝槿，花事閒窗打午蜂。不是黃精能勸客，上方齋動及時鐘。

再南行為毛女峯，又五里矣。毛女傳為秦宮女，阿房火起，逃入山中，食松葉，飲清泉，因得長生久視之術，成仙是問。抱朴子亦載其服食事。宋人說部載人問道毛女仙，仙云，萬不為有餘，一不為不足，毛女仙遍體生毛，因以得名。一云姓毛名玉姜，獻以詩云：

秦皇求藥沙丘死，宮女成仙在此峯。細掬清泉罷對鏡，盡捐羅綺但居松。塵埃擾擾齊消火，世故紛紛紙鑽蜂。萬豈有餘貴自足，教人猛省五更鐘。

再南行五里為青柯坪，行二十里矣。過此即當渡索懸橦，手攀鐵鎖而登，箯輿全無用處。昇夫相將辭去，吾人飯於觀中，各著芒鞋，攜手杖，準擬於薄暮頃登宿北峯。

竹輿至此相辭去，絕似禪家捨筏登。怪石壓松四五轉，洩雲埋夢兩三層。道人留餉青精飯，遊客將攜白甲藤。奇險兼資雙手腕，鎖鏈鐵鑱待猱升。

青柯坪去雲臺峯僅有十里，而山路陡峻，不憚陪崇。經嫗神洞，梅花洞，而千尺幢，皆憑手緣鐵鎖而上。千尺幢為兩石壁擠合之一長坎，層層如梯級，級只足處，須趾而不能及踵。級勢嶄直，仰登而不能動膝，兩目注坎中，雙手攀鐵鎖，屏氣定性，以肩就壁，徐徐企昇。有時前行者之鞋底，直踐後繼者之髮杪，上視微明之劈罅，下窺幽深之玄窨，人懸石溝中，鐵鍊鏘鏘然，殊令人心悸而足軟也。千尺幢盡處，石坎漸明，屈塌而升，不數步，則百尺峽，峽深如井，與幢相類，杜詩篇箸通天有一門，指此處而言。峽盡處豁然開朗，有隙地平坦，可蘇腳力，更北則為俯渭巖，可俯觀渭水。此處有小路可通北斗坪，傳為毛女拜斗處，畏上下跋蹇，未能往。再東行則為老君犁溝，又名離垢，謂老君得道，脫離塵垢於此山也。杜詩車箱入谷無歸路，指此谷而言，再東數步，則又自南而北，路益險仄，鐵鏈時有朽斷者，令人汗喘交作。再北忽見一石龕，琢一石猴。署曰齊天大聖殿，蓋猢猻愁本一險坡名，羽士附會，設像其間也。由向北躋升，則雲臺峯，所謂北峯也。道士牛興樸出而迎客，即宿觀中。晚間風極大，窗紙密閉，耆驢作蜂振聲，夜色朦朧中，瞻視蒼龍嶺，如在雲杪。北峯跋涉已極苦，豈知尚為華嶽極卑之峯，而不在天外三峯之列耶？作五言古詩一首：

西嶽瞻秩秩，金天尊少昊。雲根聳青冥，磴道絕猿鳥。設鏈令攀躋，銀鎖綴天表，臣行宜匍匐，青襟敢佻巧？徑仄足難排；石悍汗如潦。初辭青柯坪，倏覩綠天倒，仰視一玄坎，冥冥氣深窈。夜豈見日星，晝不知天曉，是曰千尺幢，步步令人愀。嵌空長竇中，蹩躠蝸蝠攪，磬欬驚莫逃，淵默當淸浩，前行鈍如蛙，繼踵如抱，芒鞋上秋髮，鐵鎖碎長爪。敗處墮甑傾，壁堪井

飛倒，金纛或掛階，林琴設網者。石物靈人面，巖猙鹽苔臍。嶙口未張，猿行攢如稿，神魂招不來，豈得惺吻燥！，驪人酉尺峽，冷電面如掃，設險直未休，壯觀儼成老。李耳道家宗，多事幫藩道，青爲天下谿，玄牝亦生造。晚上雲臺峯，蒼龍在豐杪，夢與石門爭，自然青精好。奇險令人驚，作詩代新禱。

華山得名；在於山形似蓮花，故今之西峯仍名蓮花峯。然此蓮花五瓣耶？抑三瓣耶，予考山志及徵之道士牛與楧，然後知言五峯者，謂雲臺峯爲北峯，玉女峯爲中峯，朝陽峯爲東峯，落雁峯爲南峯，蓮花峯爲西峯，蓋北峯如蓮之有莖，中峯如蓮之有房，東南西三峯，如蓮之有瓣也。至三峯之說，則北峯太卑，自山外瞻之不見，且在金鎖關外，中峯太平，夙有香爐峯之別號，故當屏在三主峯之外。三主峯者，東峯南峯如蓮瓣，西峯獨似蓮房矣。

「貴筑」的來源

柴聘陸

「筑」字便是「竹」字，古代同音的字，都是相通的，至於貴陽稱筑的由來，因爲西漢時，貴州的中部是夜郎國；當在許多蠻夷小國當中，算是最大，所以俗有「夜郎自大」的成語。夜郎國王姓竹。水經註云：「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子，流入女足間，聞有聲，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以竹爲姓。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這是竹王的故事，也便是貴陽的「筑」字的來歷，因而田雯黔書有云：「余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魈、木客，魍魎之倫，及閱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這是事實的證明，現在竹二郎、竹三郎祠，不知尚存在否？至筑之稱「貴筑」，或作「貴竹」，因貴州多產竹。零陵記云：「桂竹之野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疏，每日一出，羅紈金翠。」

「桂竹」二字，竹譜又作「筀竹」，或又寫作「貴竹」，「貴筑」。

一說「貴筑」，不但指貴陽，實指貴州，因「州」「筑」二字是一音之轉，所以「貴州」卽是「桂竹」，卽是「筀竹」，亦卽是「貴筑」。

礦行散記

李芸生

展開中華民國的地面，從黑龍江到瓊崖，自東海濱至葱嶺，在這形如秋海棠葉的神州大地，如果用經濟眼光來度測一下。以地面的出產言，當然要推東南平原上豐饒的農業產品；以地下的資源說，要算西南山岳區殷富的礦藏；地面地下二者產藏兼有而豐裕者，唯有東北四省堪以膺選。撫順，北票的煤礦，興安嶺茂密的森林，滿山遍野茁壯肥碩的大荳高粱，早已爲國人所熟知的了。一般說起來，中國西北部是比較「貧乏」「窮困」的地方。抗戰以還，半壁山河陷落，朝野人士才漸漸注意到西北大地。經過幾年的考察，探測，試驗，發掘，以實際的證明，西北並不像傳說那麼「荒涼」「不毛」，它有豐富的礦產蘊藏在地下，有茂盛的原始森林儲存在深山深谷，有漫無邊際的草原可以飼養牲畜，有縱橫的溝渠可以灌溉農田，因此西北是裕餘，祇須待國人來開發經營，便可以與東北四省媲美，這可以用這個具體的事實來證明它。

憑弔嘉峪關

我們既然到了肅州，老君廟油礦是不能不去的，這次我們一行幾個人藉接洽公事的機會，到聞名已久的後方天然油庫來觀光。

在我們沒有去礦之前，就聽到許多從礦上回來的朋友談說：礦上是如何寂寞，飲食是如何難得，行路是如何艱辛。途中是戈壁灘，排骨路，冰溜，石塊。汽車在渺無人烟的戈壁灘上拋錨，沒吃，沒喝。在冬天更有凜冽的風雪交加，這段旅程是艱苦的。但好奇心的勵力，使我們顧忌不到這些，終在一個初冬清明的早晨，我們暫別了肅州。

汽車一出酒泉城郊，公路便浸入了漫漫的戈壁灘裏，在附郭二十公里以內，還算不差，可以見到鎮堡，村莊，有樹木，也有人畜，不過分佈的相當稀疏零落。

行二十五公里，至嘉峪關，這座關名，是國人耳熟能詳的地方。它是萬里長城的終點，我們這些慕名而來的遊客，特地來憑弔這座當年雄峙邊陲重圍鎖鑰的名關。

由嘉峪關車站到關上有一點三公里，我們一行幾人踏渉跨越通沙漠中的水草地，來到這座關上，大家都是興緻勃勃，完全忘記了穿着重裘和高統毡靴徒步的疲勞。關內有警備的士兵看守，我們投刺以後，他們很和氣的准許我們進去，并且陪我們登臨這邊陲的雄關。

嘉峪關是建築在一座小山上，關高約二十公尺，是一座約二百公尺的正方城堡，東西兩面各有城門兩道，可以通達，南北則爲橫牆，接連着兩翼長城，這座關隘，聽說是後來改建的，所以女牆還完好，不過城磚受風沙的侵蝕，尖銳的稜角，已經變成了光順的曲面了。這裏在清季中俄條約時，曾

謂為商埠，其實關裏沒有什麼人家，不能作為商市，所以實際上的商埠是在酒泉。

在關上眺望，極目千里。向南望，是連綿不斷白雪皚皚耀人眼目的祁連雪山；向北看，是渺無邊涯黃灰茫茫使人神傷的戈壁荒灘。俗話說：「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真是一點也不差。剛從繁華的都市來到酒泉的人，覺得酒泉是異樣的寂寞，但在嘉峪關上比較一下關內外的情形，酒泉便成了的確可以使人留戀的地方了。人們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但人們的企求，如果得到最低度的滿足，便覺得非常的適意和安逸。

河床與冰灘

由酒泉去老君廟的公路，現在有新舊兩路，前者長八十三公里，後者長一〇七公里。我們為要爭取時間，是擇定新路的行徑，這段公路，仍然與祁連山平行而西的。一出嘉峪關的缺口，乃是大片荒灘，新路沿綫，更是鮮少人煙，這條路是礦局負責監修的，施工很困難，因為沿途沒有村落，工作時期，須要隨帶帳篷和食料。當我們經過的時候，還曾見到舖修路面的工作隊。

在前面，我曾提起戈壁灘上的「排骨路」，所謂「排骨路」，就是公路路面起伏不平，其狀如排骨然。原因是祁連山上溶下來的雪水或是暴雨後的山洪，因為沒有一定的河道可以導引，山水便四溢橫流，無法住擋，任其沖刷。因此便造成了寬狹深淺不等的河床，公路橫過這樣的地段，便成了俗稱的「排骨路」。

無水的河床是構成了排骨路，有水的河流，一到冬天，便結成了冰灘。途中我們遇過六七處冰灘，短的約數十公尺，長者數百公尺，這對於汽車是一種害患，因為一不小心，輪胎就會逼裂的。

戈壁灘上的水源并不怎樣缺乏，問題是在如何使現有的水量保蓄而能利用。灘上的土壤組織，空隙特大，水份容易流失。往往在山巖處的水源很豐多，但涓流不到十餘里，便消失於無形了。所以有人主張用礦渣來敷設河床，這是就地取材，是一件可能舉辦的治水工程。

跨進了礦區

礦區是具有國防軍事意義的，是不任意讓人進入的，我們此行是執有礦局辦事處的特別「派司」，照例車子到達車站，要受查問，站長馬上用電話報告礦局的負責人和有關的部分，為我們準備一切，不到十分鐘的功夫，我們便進入了礦區，首先，我們看到這種有組織，有系統的處事方式，使人有一種新的覺觸。

一進礦區，車子便在寬廣光潤的油渣路上行駛，我們雖然是重載高速——每小時四十公里——的卡車，而車行的平穩，好像是小臥車奔跑在都市的柏油馬路上，使人有輕鬆有力的感覺。

礦區的廣袤，東西是××公里，南北是××公里，東依山岡，南臨祁連，北對沙灘，西界深澗。總面積約××平方里。在抗戰以前，這裏沒有什麼人煙，每年春夏的時節，祇有少數的商人帶着簡單的工具來到石油河畔，採掘積成固體的油苗，入秋以後，便絕人跡了。抗戰初起時，政府的採

礦者，抱着拓荒者的精神，帶着蒙古包來到此地，經過七年的經營，已經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建起了高矗的洋樓，接毗的房舍，平坦的道路，林立的鋼塔，并擁有一萬以上的人口，這便是我們大後方建造起來的礦業新都——老君廟。

豐沛的油源

我們一行幾人來到礦上，是被視爲「貴賓」的，他們特地派人招待引導，我們被安排好住宿，便有人領我們到八井油田去參觀。

這裏的油層不很深，通常在五百公尺上下，是用鑽井機打鑿的，原油色黑稠膩如墨汁。據一位技術人員告訴我們：「當原油出土的時候，地下的壓力非常的強大，如果油液中夾雜着沙石細粒，可使引導的一吋壁厚的鋼管，在片刻的功夫內，卽可冲裂，那時的原油，便四濺噴射，不易收拾，所以常在打井之前，先在新井的附近掘幾個深池，以便儲蓄噴來的油料。這豐沛的油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油出土後，經過澄清工作，便移送到輸油總站，再由總站配遞到各煉油廠。從原油中最先提出的是揮發性高的汽油，次爲煤油，再次爲柴油，石蠟是提煉柴油的副產品，瀝青是最後的渣滓。目前因限於工具，原油提煉的效力還低，除可以煉出汽油，煤油，柴油及製造蠟燭外，機油瀝青還不能提煉，剩下來的渣油，卽用作煉油及燒磚的燃料，仍是用之不盡，祇好放在石油河裏，讓它漂去。

在礦區裏，隨處可以打井，不過我們現在因爲限於器材，祇打鑿完成了××個井，比較礦業先進國家的油田裏如密林似的油塔，眞是不能望其項背，不過，我們在抗戰艱苦的時代，尤能在後方自力更生建起這樣大規模的事業，實在是一件堪以引爲自慰的事。

礦井上的最大危險，便是火災，當火災在井上發生的時候，根本就無法撲滅，原因是面積大，火勢熾，用水灌救固然不行（油比水輕），用沙土掩蓋，也是無效，唯一的辦法，就是使發生火災的地點與外界隔絕，讓它完全燒盡爲止。據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意見，礦區的火災是無救的，飛機有時還可以撲滅。這裏井上四圍挖有縱橫的安全溝道，火災的預防，可以說是達到了相當完密的境地了。

談食衣住行

這裏是在戈壁灘上，一切生活需要的物品，完全仰賴運道輸入，老君廟在地理行政上是歸玉門縣管轄，但因離酒泉近，所以一切食品都仗肅州供給，由于需要的浩繁，酒泉的物價受了極大的影響——比河西各縣都高。

礦上負責當局，對於全礦員工食品的供應與補給，在可能範圍以內，極力向自給自足的路上走。食糧的自給比較困難，它需要廣大的耕種面積和優良的自然環境，這裏一時不易做到，他們先從栽培菜蔬着手，現在礦局有農場三處，經過長期的試驗扶育，關外可以生長肥大的白菜，碩重的蘿蔔。據礦上負責人談：這些自己出產的蔬菜，可以供給全礦三個月的食用。

在礦上服務的員工的制服，大半由礦局供給的，顏色是耐髒而具保護作用的黑色。因爲礦上的油煙，不容你保有

清潔的肌膚和整潔的服裝，所以在礦上工作的人員，對於洗滌盥漱，都不怎樣認眞。

「新都」裏的房屋，經過幾年大興土木以後，已經相當整齊可觀了。辦公室是幾幢的樓房，有暖汽管的設備，在後方都市裏恐怕還不多見，職員宿舍是新建的西式小家庭住宅，精巧適用，初次到礦上觀光的人，大家一定會驚奇，戈壁灘上竟會有這樣漂亮的建築。據說還有比現在住宅更完美的新型房舍，將要次第築成，那時老君廟的外觀，更將增色不少了。

行，在礦上，完全是由汽車代步的，一方面是地區遼闊，須由汽車代勞，以節省工作往返時間；另一方面，是燃料可以就地取用，不費代價，在礦上，你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接送汽車，不分晝夜的奔馳着。

負責礦上員工生活用品補給的組織，是供應社，它是一個組織龐大性質複合的機構，它包容有人們生活用品製造加工的各個部門，好像大都市的百貨公司，它爲礦上員工準備着一切需用的物品。

零星見聞錄

礦局在組織上是一個機關，但由于地理環境的施予，使它不僅負責行政上業務處理，而且尤須注力于其他有關事業的配備，所以礦局的負責人，不但是這個機關的主管人，也可說是這個地方的行政官，他是礦區發號司令的首腦。

這裏有電燈廠，麵粉廠，醫院，黨部，學校，銀行，菜市，工場，作坊，招待所，供應社等等。這些都是爲着適應工作上生活上需要而設置的。

精神食糧和娛樂，礦局也特別注意，他們自己有電台，可以直接收聽中央社的新聞電報，出有三開一張的塞上日報，這是礦上唯一的報紙，也是關內外鄰近各縣新聞的淵源，最先用油印發行，現在已改用鉛印編排了。礦上有無綫電收音機，傍晚用擴大機傳送到全區，不僅收到國內廣播，國外的廣播如印度新德里的華語新聞廣播，是經常放送的，七年前冷落的戈壁灘，決不會想到能從隔着青藏高原對面的印域，傳來國人的聲響吧！

這裏的銀行，有中央，中國兩家，除代理國庫及辦理匯兌外，也作一般存款，儲蓄業務。

再有這裏的工作上下班，完全是聽汽笛，信號，白天與上午是那長鳴的吼聲，聽說有一位來礦觀光的朋友，在半夜聽到回音嗚叫，疑爲警報，從睡夢中躍起，結果是一場虛驚。這裏是從來沒有警報的。

月色迷惘了

礦區的海拔在二千公尺以上，而是一方平坦開寬地，四圍沒有山林的阻擋，高燥，空曠的關外半沙漠性的大陸氣候，應該是適宜人生的。但礦上的空氣且不潔淨，尤其在冬季，特別惡濁，過去礦上冬季取暖，家家都是燒煤炭，空中的烟霧已經夠濃密的了，今年全礦都改用渣油作取暖的燃料，一家至少有兩個烟筒出烟——一個煮飯，一個燒鍋爐——工場，辦公處也是燒渣油，再因渣油未完全燃燒的炭分比煤炭多，所以今年礦上的烟霧更倍增往昔。傍晚，從高岡上下瞰

座城市，盡是一片烏烟瘴氣，點點燈火，黯淡無力。這座巨城幾乎被油烟窒息住了它的呼吸，如果在皓月當空的望日前後，在別處可以見到晶瑩的月盤和清藍的碧空，而在這裏，只見到灰暗的空際，月色也迷惘了。初到礦上的人，終是感到呼吸不舒暢。這裏肺病不常見，而盲腸炎是佔疾病中的最高紀錄。

風雪火燒溝

我們一行幾個人，在礦上作盤桓兩天的竟日觀光，使我們獲得不少新的見聞和許多新的知識，實在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第三天中午，我們匆匆向礦局的負責人辭別。

我們這次回程的車子，因為要到火燒溝交一部油桶，所以必需循着舊道歸去，從礦上經火燒溝回肅州是一〇七公里，憑我們機件完好的車子，無論如何，半天的工夫，便可以趕回的：車子離礦的時候，非常順利，但行駛不及十餘公里，水箱凍結了，水箱裏的水不能對流，車子一點力量也沒有，但勉強的還能向前推轉。車速每小時十公里左右，真使人焦急，好在礦區到火燒溝祇是四十多公里的短距離。誰知道剛走到半途，空中便飄飄降雪，起初是一片片的雪花，以後且是一球球的雪絮，廣漠的戈壁灘上，披上了銀色的外衣，公路的路面也被雪花蓋沒了。到甘新公路第「八一三」號路牌時，通礦支路便轉上了幹綫，這裏就是酒泉與玉門關的打尖站——火燒溝。

從礦上到火燒溝的行車時間，完全越出了我們預計，到達車站時，已經是午後三點鐘，天光暗乳色，雪飄飄然降，以天氣和時間說，這時已經不是行車的時間，但這裏地方很小，沒有旅行招待所，同時大家又沒帶齊足夠的行李，我們要走，是勢所迫然的。

關外的風雪，倍於關內，朔風吹來，皮膚欲裂，身上雖着老羊裘，也感不到一點溫暖，好像是穿着單衣一樣不濟事。我們胡亂的進了一點飲饌，加好熱水，便匆匆登車開行，火燒溝在風雪戈壁灘上消失了影子。

夜宿惠回堡

大家對着過冷汽車換水以後，便可以一口氣開到肅州，就是這一段旅行，也是這樣期望的，但事實上且不是這樣的，車子開出火燒溝不及三公里，兩輛車子的水箱又凍結了，跑平路用二檔排，還是沒有一點力量，祇好停下來休息，不停則已，一停反而壞了事，同行一輛車就此就發動不開。天色已經暗淡，時間不許我們等待。我們祇好先前趕路，告訴司機處理該車的辦法，人員都擠到一輛車上來。

這一輛車子，前進不到五公里，汽缸溫度不斷增高，馬達發出不勝負荷的吼聲，這時天色已暗黑，在白茫茫的戈壁灘上，不到一處村落，一點燈火，大家都是焦急萬狀，但誰也不能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我們當時的困難。

我們邊走邊停，好容易「對付」十來公里。同行的人，都是新來河西的「生客」，「前程絕何處」？誰也答不出這個問題：幸虧火燒溝上來了幾個車子的築路工作人員，從他們的口中，知道在三公里的前面，有一個小村鎮——惠回堡。大家在絕望中得到了希望，我們叫司機加速趕路，但汽缸熱度

太高了，前進僅半公里，車子完全不能動彈了。我們是在風雪凜冽的戈壁灘上拋錨了。

為了解除我們的窘境，我們必須設法趕到前站，我們便開始步行，留幾個人守候車子，等待我們的消息。我們在深沒腳踝的公路上踏雪前進，七點半鐘，到達我們心目中的安樂窩——惠回堡，不久車子也趕到了。

費了一點鐘的工夫，打開了荒城堡裏的小飯館，大車店，我們大家在廟寺：今晚是得到了安息的場所，如果我們循新路回來，今晚就不知露宿在戈壁灘上的那一處了。

同行者帶的行李不敷分配，大家都擠在烟氣熏人的火坑上捲縮，已經是夠受了。可是灘上的寒風偏偏突過門縫向我們示威，大家咬緊牙關忍受着。整夜在坑上翻覆轉側，不能成寐，雞鳴的時分，大家已醒來，在坑上談起來，這是誰也不能預料昨天在這裏夜宿。

飛馳歸肅州

天明不久，我們便跳下坑來，東方很白亮，知道今天是一個風後雨霽的大晴天，片刻，太陽吐出紅光，輝映着平廣無垠的戈壁雪野，煞是潔白美麗。

也許是有定數？我們和惠回堡結了不解之緣吧！汽車早晨加水檢查後，并沒有毛病，但昨夜且偏偏和我們作梗。

八點鐘，我們告別惠回堡，朝向太陽行駛，今天我們是西來車輛的第一部，在平舖雪花的公路上，還見不到車轍，說也奇怪，車子好像吸了新鮮空氣似的，分外的有勁，司機很平淡的放四十公里的高速。九點半回到嘉峪關下，遠望銀裝了的名城關隘，更增加了它壯麗雄偉的氣象。

太陽未正前一刻，我們返抵了古肅州。礦區的人，物，景色，給我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李白與夜郎

柴聘陸

「李白流夜郎，」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但是他被判的罪名雖是「流夜郎，」事實上他究竟到了夜郎沒有？真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illegible]且還另刻了他的詩；推原後人所以誤會的原故，因為他有「白田馬上聞鶯[illegible]說李白確曾到過夜郎，其實「白田」這地名也很普遍，原集註云：[illegible]馬經過寶應縣，是很可能的；況且他聞鶯詩中有句云：「白田已緣絲」，[illegible]上的，產量有限，決不會家家戶戶[illegible]絲的，而且「緣絲」之上用了一[illegible]說：從是「時節已不早，白田地方已是家家戶戶在繅絲了。」用緣絲來記[illegible]，則白田一地，屬於江蘇省的寶應縣，是比較有理由了。

[illegible]追他同行；後來永王失敗了，他逃往彭澤，被捕下獄；乾元元年，肅宗下[illegible]洞庭湖，上三峽，正在途中，忽到冊立太子，大赦天下，於是他便恢[illegible]答各詩，如「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如「昔放三湘去，今還萬里[illegible]」都是指的此事了。

[illegible]了夜郎，那末他詩集中應當有不少吟詠夜郎風土景物的好詩；現在一首也

峨眉四奇

——峨山八記之六——

黃大受

虎溪流螢

虎溪無月寺樓幽，腐草神奇爛不收，萬點明星行上下，峨眉教替半輪秋。

——邵潭秋先生虎溪流螢詩

虎溪流螢，這美景是很少有人欣賞過。一則因爲伏虎寺靠在山麓，游人很少在這裏逗留。二則看流螢要在夜間，既然無機會住在伏虎寺，自然碰不着，三則過去無人介紹，美景也就不彰了！邵潭秋先生和筆者，都在伏虎寺裏住過很久，都一致認爲這可以列入峨山奇觀之一，所以邵先生把峨山十景，重加品題，取消幾個名不符實的，把虎溪流螢也列入一景，他在「峨眉十景題詠序」裏說：「虎溪流澗自伏虎峯，有橋跨峽間，幽暗[illegible]，腐草不集，夏夜螢點，多至數千，熠燿閃爍，憩布金閣觀之，極有奇趣」。

峨眉山能夠看見螢火的地方，也不少，惟獨伏虎寺的峽谷裏特多，我們在天氣陰暗的晚上，從報國寺旁大路上山，到伏虎寺，進了玉皇樓以後，再走幾步路，便到虎溪橋，橋跨虎溪湍急陡峻的地方，溪兩旁雜草很多，而且天氣陰暗，非常潮濕，終年不見天日，可以特別適于流螢生長，在橋上四望，無論那一處，都是繁星若密，螢火點點，任何一叢草上，或一簇樹枝上，都有螢光，多的時候，幾千幾百，就是奇觀。少的時候，也有幾百幾千，而且在秋季時也很多，只有在冬季才沒有，一到春天，又漸漸增多起來。

特別是附着在樹枝上的螢光，看去就和天上的星兒似的，有時我們好奇，用一塊砂石擲在螢火叢中，頓時眼花撩亮，萬點螢燄奔飛，流來流去，那種藍光的急速移動，好看得很。

再過橋走上陡層石坡，到了布金林，布金林牌坊下有木凳，坐在木凳上看流螢，就像是在一片黑的地幕上，看見滿星閃爍，和頭上樹叢中藍天的星星，互相輝煌，加上虎溪水聲淙淙，急流如萬馬奔馳；山間風呼呼作響，也增加游興不少。

伏虎寺廟宇很大，曾經做過四川大學的校本部和文法學院，住過六七百人，裏面房舍很多，中間有龍師殿，紀念道家張三豐龍師的，大殿右旁有張三豐狂草的福壽二字，後面高處，有五百羅漢堂，可惜香火不盛，羅漢堂旁，有大路可以通到羅峯，是隱君隱居的地方，峨山十景之一的羅峯晴雲就在那裏，雖然山頭名不符實，並不希奇，廟後是虎背山，形如虎背，[illegible]，伏虎寺便是以鎮壓虎患而得名，虎背山上秋季楓葉很多，滿山紅葉；而且虎背山[illegible]綿由下一直伸，像屏風地[illegible]，頗爲形勝，邵潭秋先生有「登伏虎峯絕頂至虎背山」詩云：「伏虎峯，鳳凰坪旁，卓立屏風煙

雲蒼；鑽舍兩足煙外鐘，深巖絕頂蟠乖龍；今朝謂升九天際，鳳凰鼓羽虎搖背；登臨陟險捫青藤，羅峯在下森千層……早經荊棘滿世間，更踏虎背尋絕嶺；捋虎鬚，履虎尾，於蒐奪氣帖耳弭，乾餔席地啖白饃，大觥澆天飲尤美；須臾谷風轉淒冽，鳳凰翼般山寡色，雷音纔似小兒啼，（虎背可瞰雷音寺）涼風方在青楓側，（下虎背經涼風橋）……」讀了這詩，便可見虎背的形勢和大概了！

洞池猿羣

九老山前罷飯僧，羣猿築巢挂青藤，去來跳蕩如風雨，不學王門曳裾能。

——邵潭秋先生九老猿羣詩

九老腹虛眞有道，洞門玄牝自冥冥，無窮日月從天運，徹夜金銀向客明；燕舞朝光從[illegible]舞，猿鳴幽谷强知更，攀羅捫葛還多事，石髓[illegible]愧養生。

——前人九老洞止宿詩

九老招邀上玉京，鑽天[illegible]路入雲平；客來久與清暉染，聖諦還從苦集生，[illegible]機渺，渡河香象沐湯清。殘僧樓話茶烟起，別有背山負手情。

——前人洗象池詩

峨眉山的猴子，是相當的有名，而且猿羣之多，超過任何一山，峨山猴子的特點，是[illegible]怕人，對於游山客人，覷若平常，而且常常向游客乞討東西，游客也不敢提，因爲猴性靈敏，而且猴羣衆多，有組織性，有一個猴子受了傷害，其他的猴羣便都紛紛復仇，據[illegible]僧的估計猴子的數目，至少有四五百以上，不過平常不容易全體看見，最多也只能看見二三百個，普通也可以看見幾十個，或百來個。

在天氣暖和的時候，猴子常常出來晒太陽，特別是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看見猴子，天晴的時候特多而已：猴子生長的範圍，是在洗象池到九老洞一帶，而以這兩個地方爲大本營，據筆者的經驗，洗象池看見猴子的機會要多些，而且猴子數目也多些，洗象池寺和九老洞寺前都有月露台，常成猴子的游戲場，只要一出廟門就可以看見猴子。

筆者有一次在洗象池看見猴羣，有二百多個，初見的時候，只廟前地下有幾個，後來四周望望發見樹上屋頂上，到處都有猴子，盪秋千的盪秋千，打架的打架，而且爬來走來的，越來越多，有一個大猴子，有四五歲小孩高，據說有一百多歲了，是猴祖宗，有些猴子，懷中尙抱了吃奶的小猴子，充分表現地母愛，小心翼翼地撫抱着，有趣得很。

我們把一大把包谷，洒在地上，猴子不一會兒就搶個精光，不過到不致亂搶因爲大猴子常加以管束的，有些狡猾的猴子，却常常爬進僧房，想偷貯藏或擺着的餅果，經和尙再三吆喝，方才他去。據和尙說，猴子常常把他們的東西偷走，可是也無辦法。

到了冬天，猴子多半藏在洞裏，吃在秋天採來的果實，不過有時猴糧發生恐慌，冬天也要出來採糧，在遍山皆白的雪地裏，幾百幾千個猴子的奔馳跳躍，也很奇怪，筆者在冬天曾遇見一次，不過，這機會難得！

洗象池[illegible]很大，峨山十景之一，「象池夜月」就在這兒，至於九老洞，在仙峯寺旁一里多路，仙峯寺爲山中大廟，

殿宇宏偉，也叫九老洞寺，廟前的菜園很有名，九老洞前面有個軒轅台，據說是黃帝得道的地方，洞門口是窄窄的，我們叫它做前洞後洞，轉進去則很深黑，洞裏蝙蝠很多，非常陰寒，曲曲折折，兩里多路，在到盡頭，有一個趙公明的財神殿，殿後還有小洞，據說可爬進去，裏面很大，不過游山的人多半游到這裏為止，好事者才會探奇再進！

高山佛燈

我陟峨眉必消巔，一心禮佛竭誠虔，晝行勞瘁亦云苦，夜伏常就僧壞眠，蘧夢方酣突驚破，星星之火燎窗前，僧人告余佛燈現，得毋與君有善緣，披衣審視簷牙下，十光五色炫眼簾，大者分飛小者聚，牟尼一串相牽連，遠馳近驟與飆忽，高翔低舞故蹁躚，豈是腐草化螢火，紛飄萬點由蔓延，豈是野狩燃薪竹，飛花爆發受風旋，二者俱非難理剖，還向佛座叩其詮，我思衆生多夢夢，故示光明常豁然，安得佛力廣大，億萬燈火照無邊，吾人亦具神明宅，何竟幼滅全其天，凝思久立霄露濕，寒虫唧唧奏幽絃。

——先伯父寶聯定先生峨眉佛燈歌

峨眉山上的佛燈，眞正的原因如何，到現在沒有人能理解，峨眉山只有在洗象池，接引殿，三頂才可以看見佛燈，灌縣的青城山也可以看見，這些能看見佛燈的地方，都是因為前面開闊的緣故。

看佛燈一定要滿天黑暗的晚上，初現時只有幾點，詳細看去越來越多，漸漸滿山滿野，飛來飛去，有的是搖搖不定的樣子，有的好像固定在那兒，有的是一羣，有的是一個，有的像螢火，有的像燈火，不容易分辨清楚，恐怕佛燈的原因很複雜，不能用一個道理來解釋，也許有一部是燈光的反射，也許有一部份是螢火，也許有一部是星光的反射，……原因一定很多。

宋代有人已經將佛燈懷疑，曉得不是什麼佛燈，不過習俗相傳，這是「萬盞明燈朝普賢」的奇觀，游山的人到了這裏，也少不得欣賞一番，不過，峨山十景，也沒有將佛燈列入，可見當時也不十分奇怪。

佛燈出現的時間，晚上六七點鐘就開始，夏季當然要遲些，有雨的天也沒有，有雲的時候也沒有，有月亮的時候也沒有，當你能夠欣賞峨眉夜月的時候，峨眉佛燈便失之交臂了！

二峨豬肝

清清石河流，鬱鬱山林秀，二峨稱勝地，豬肝誇奇游；學仙羨純陽，崇道懷許由，玄機苟可得，富貴何須求？

——作者詠二峨豬肝洞詩

二峨山和大峨山不是一脈，它在大峨山的南方，跨峨眉樂山兩縣境內，山勢不十分複雜，高度尚不及大峨之半，現在游山的人，多不去游玩，唐朝時候，到還有名，叫做綏山，相傳出產桃子如碗大，但至今除了豬肝洞道觀前有幾株桃樹外，便什麼桃樹也沒有了：

大峨山全是佛寺，二峨山全是道觀，二峨山上很是荒涼

，全山不過十几個道觀，相隔很遠，勝景也少，游玩不便，只有靠靑龍場的二峨山脚，去欣賞猪肝洞的人很多，

靑龍場在峨眉城南約卅里，沿峨西公路走到鞠漕，再沿鞠靑公路到靑龍場，靑龍場是峨眉第一大鎭，人口有五六百戶，出場沿河邊行走，過鐵索橋，橋下水流湍急，鐵索是架在兩岸上覆木板構成的，走上去蕩來蕩去，過橋上幾個山坡，便到二峨山麓。

山脚下有一個道觀，宙宇也東倒西歪了：其中也沒有可觀之處，沿山旁穿過幾處石坡，越走越高，回頭一望，靑龍場一帶平地，映入眼底，春夏季稻田碧綠，汪洋一片，有時滿地菜花，黃綠相間，好看極了！

猪肝洞在半山腰，先經過道觀，才能走到，道觀淸靜異常，只有一個老道，精神很好，自言有八十餘歲了，道觀房屋，剛修不到十年，有幾間房間，明窗淨几，到可避暑讀書，樓上倚欄俯視門外幾棵桃樹，紅白相間，「洞口桃花笑人」之態，眞令人陶醉已極！

從廟側小門上台階，迴首看見一個大牌坊，已經歪歪倒倒，差不多全要塌了。兩旁幾塊碑匾，石刻很多，有二峨八景題詠和呂洞賓題詞，但是不易認淸。

猪肝洞實際是一個懸崖，不能算洞，頂上垂下一大堆石頭，無論遠觀近看，都像猪肝，這就是猪肝洞的來歷，這肝在唐朝時就存在，現在至少有一千五百年，形狀依然未變。洞中極凉，爬山後出了大汗到這裏歇一會兒，眞令人凉快不已！

旁邊有一個小洞口，可以入內，叫紫芝洞，用樓梯可以爬進，入內不過一方丈左右大小，其中鐘乳頗多，道人便說這是虎，那是蛇，那是龍……附會得可笑。而且說，呂洞賓就是在這空氣不良的洞裏，得仙成道呢！

一般人來游二峨山，都是以猪肝洞爲目的，到了猪肝洞，便算是游了二峨，二峨猪肝之奇，和大峨的牛心可以相比，不過牛心廟已在「雙橋淸音」裏說過，所以這篇便不再多敍了！

China House

12 Russell Street

Calcutta

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

國人自辦國外高尚旅館

現代設備　歐美餐點

預定房間，請向附近中國旅行社接洽

川滇東路重征記

易戌疆

川滇東路，北起瀘縣，南迄昆明，長凡九一五公里。路川黔滇三省，為我國西部貫穿南北之大動脈；為別于由樂山經西康入滇境之川滇西綫，因以川滇東路名之。卅二年春，余奉調由越滇邊陲受訓于成都，道曾出此；翌年結訓還湘！為先父謀安窀穸，既安、寇犯湘北頭，長瀏諸邑，相繼淪陷。卅三年六月十四日，挈眷及弟、衛兩弟脫離返滇南，間關萬里，跋涉數月，甫卸行裝，又奉調西北服務，束裝就道，復循川滇東路遄赴陪都，當霑益啟程之日，適值先父週年忌辰。滇東湘日，慘黯無暉，風木增哀，令人難已！而旅途泪影，歷歷湧現目前，爰記茲篇，用以志念先父并留泥爪云耳！

別矣霑益

川滇鐵路自昆明北來，經曲靖抵霑益，計程一七二公里，暫時通車至此；路基雖展築迄于宣威以北，但尚未舖軌，此間為公路與鐵路之接合點，城內商業蕭條，惟西街尚差強人意，新市區在西關外火車站附近，鳩工庀材，正在建築中之商店，比比皆是，欣欣向榮，將來發展，正未可限量。

留霑半月，飛機軋軋之聲，晝夜不絕於耳；承友人姜主任義希介紹與空軍第×總站附空軍鄧見龍上尉，承允予搭乘該站便車赴瀘，當於西南服務社取得乘車證，配搭空軍第四一一〇一六號車，駕駛士朱欣榮，許昌人，接洽後，約於翌晨在西門外登車。

元月十一日，（歲甲申農曆十一月廿八日）適為先父忌辰週年，天曙，即詣[illegible]，攜一[illegible]香燭，內心[illegible]送別，七時許，余登車，行前想霑益[illegible]，紅日躍入，[illegible]往之際，展輪北行，與霑益珍重道別。

宣威道中

霑益行十餘公里，至天生橋附近，與西南公路分歧，北行入川，東行赴筑，沿途崗巒起伏，山色青翠可愛，坡度不高，道平如砥；午後一時抵宣威，適逢街期，北郊廣場一片，人如山海，盛鬧之況，有如北方之趕廟會然，此間採用銅幣，約三百枚換國幣百元，（毫洋銅每角值國幣三十元。）

宣威亦名榕城，宋時曾入大理國版圖，東山聳峙于城之東郊，稱為邑之名勝，古蹟則有諸葛營、假糧堆、穎川營、可渡關等，可渡關位于縣北一三〇里之可渡河北，有小城，明洪武初年建，環山近河，為入滇孔道，此間名產，首推火腿，有雲腿之稱，亦有製成罐頭者，遍銷西南諸省，霑益至此，計程八六公里。

自此續行，進入山路，霜重天寒，冷風刺骨；沿途林木蒼鬱，而人烟甚少，行七七公里杉木箐，入黔省境，又四公里哲覺，山間一小鎮，可供食宿，四十五公里黑石頭，野居數家，客春曾宿此一宵。

威寧城外

車過馬鞍山，距威寧十餘公里，可以遙望城外草海，過白馬壩，汽車馳驅于海濱山側，時晚霧蒸騰，遙望海波，如與天相接，時當紅日西墜，反映湖上，彩霞色甚都麗，鷗鷺三五，小艇二三，相與點綴於上下，景色[illegible]絕！繞湖半匝，停宿于東門外，門臨湖畔，仍可瞭覽風光，惜暮靄籠罩，暮色蒼茫，而征塵疲乏之餘，不復貪覽勝景。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謂：「威寧控引滇蜀，統制羅施，雖在西隅，實當要害！」自宣威以來，至杉木箐入黔境抵此，計程一七六公

里，沿途多林木。青綠入眼，彌望皆是。威寧雖爲縣城，而市集逢七日一街期，此間特產爲羊毛線織品，質雖粗而價頗賤，外表絨料厚而暖，毛線衣褲每套僅值二千三百元，地當川滇公路及鐵路與宣昭公路之聚集點，異日之繁榮，正未可限量，設能整理草海爲風景區，則黔西首邑，當不讓畢節獨步，

發威寧望草海大霧迷茫，汪洋一片，穿南北城，宣昭（至雲南昭通產木臘）公路分歧于此。

赫章印痕

自威寧二十六公里越最高峯，紅日耀人，霧生山底；入赫章縣境，道中凝凍甚堅，車行路滑，十四公里媽姑，附近煤產甚丰；北行，霜霧茫茫，冰山玉樹，皎然盈目；又十六公里越鐵天坡，堅冰舖道，車輪搖曳，而山霧瀰漫，十步外不可辨，車行甚緩，不敢疾駛；又二十一公里，抵赫章縣。

赫章清時爲黑章驛，今改縣。附近平疇一片，小溪迴流，無城，有小街一道，聊供食宿，生活低賤，沿途以來，土民苗夷等草衣跣足，負筐于背，傴僂于山間小徑，狀極堪憐！憶昔年旅遊桑隴間荒僻諸邑，所見貧瘠狀況相似！

復行登綠坡，冰凍之堅，氣候之冷，尤爲凜冽！車輪套以鐵鍊，上坡之際，先徐徐退兩次，車行之處，冰無轍痕，幸司機煞車沉着，否則覆車于俄頃，危險孰甚！

翻越勾消山脈，下坡入平地，野馬川附近，水田甚多，村舍亦密；過此復越一坡，過平山徐蜿蜒下山，即爲七星關橋。

七星關下

七星關橋當川滇東路之五五三公里附近，橋跨烏江上源，橋端有碧亭，亭中石碑林立，成角形，七星關在山間，有石磴可通，相傳諸葛武侯南征西羅，曾禡牙於此；楊慎七星橋記所謂：「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關乘接鐵之區，」者是也，又武侯曾祭星于此；或謂諸葛武侯于環繞七山，埋燈爲一壺，農人掘山土，偶有遇之者：缸油盈然，燈焰熊熊，因此得名，似近于無稽，許鴻磐方輿攷證謂，「七星關在七星山，下臨七星河，（按即烏江上源）以山有七峯故得名，」頗近理，元明清以迄民國，數爲戰場，歷代兵家，視爲險要。附近村落多在山坡，遠望如秋林殘葉，如拂曉疏星，亂零點滴，錯落山間，田畦則宛如梯級，謂之梯田，人烟雖甚稠密，而產物不豐，此貧乏之所由也。

畢節鱗爪

越七星關橋，車盤旋登七星山，高坡之上，田園村落，相映眼簾；過楊家灣朋歸店與隆場撒拉溪等地，爲沿途繁盛鎮集，物產漸丰，人烟漸密，復經臉高坡，四顧濃霧瀰漫，堅冰舖道，玉樹滿山，車行其間，微霰飛入玻窗，不復睹路，繳經停車擦拭，勉強續行；過長春舖而履平地，氣候陡見溫和，于暮靄蒼茫寒風襲骨之際，逕入畢節，赫章至此九十六公里。

畢節本西南夷地，其名稱由來有二說：（一）近城有一水，擬若壞壁，昔人謂之壁川，因以得名；（二）元初設驛時，適逢除夕，故名畢節，其地當畢（節鎮經黔西至畢節長二一七四公里）川滇兩公路之交點，川黔滇三省之衝要，貨物山積，人口日增，爲黔西重鎮，山川秀麗，文風甚盛，[illegible]路廬櫛比，市肆殷闐，新聞紙有西黔日報一家，游劇場有新生合之聯誼劇社。

黔南喫緊之際，筑垣人士，相率西來，人口一度激增，生活亦頓見高漲，近又紛紛東下，而往來流動人口甚繁，使畢垣蔚然成爲黔西首邑，餐館旅社澡塘，百貨店，鐘表店，汽車修理行林立街頭，應有儘有。

此間誦畢之小食，首推中華路某小肆之豆腐腦爲馳名，摻以粉條油花生米及雞肉絲，加入雞湯，味特鮮美適口。

黔蜀邊陲

川黔邊境，仍是萬山叢複，滿目荒涼，畢節近郊，村舍田疇相望，頗見殷繁富庶。日出冰消，道雖泥濘，而車行甚適，進早餐于燕子口，客飯每食九十元，爲沿途生活指數最低者。

再行又是峻嶺高坡，山間皎然如玉，房屋簷溜成冰，長如箸，短如釘，土民負販趕街，衣不蔽體，抗冰雪寒風于高原之上，征人衣重裘過此，亦覺冷入肌骨，對此荒僻同胞，惻憫之心，油然而起！黔省鮮產棉花，婦女鮮知紡織，布匹多仰給蜀中，而運輸困難，價値奇昂，貧乏者果腹之匪易，遑及蔽體之布耶！

過長春鋪復行，于六八二公里處可俯瞰赤水河，可遙矚北岸高山蜿蜒如筆之公路，自此曲折下坡，九十二公里抵赤水河鎮。

赤水河源出萬山之中，緣黔省西北邊境，經赤水縣，會長江於合川縣境，兩岸壁立，一綫溪流，浪急灘多，不利舟楫，渦水漩時，往往色赤，故名赤水河；鎮夾河而峙，南岸屬黔，僅野店數家，北岸屬川，市肆夾道，商務殷繁，盤繞河畔，有如山城，得兩岸高山屏障，雖山頭積雪，而鎮中溫暖如春；自杉木箐由滇入黔境，至此出黔省入川，在省境經行三五九公里。

橋跨赤水河上，溝通黔蜀兩省，橋北盤旋上山，汽車怒吼悲鳴，蜿蜒山谷，九公里東門箐，鑿巖成路，如懸半空，俯瞰谷底，廬舍田園，相映入目，自此復行，山嶺又易上銀裝，氣候冷冽。

永寧河畔

雪山關脚南距赤水河二十四公里，野店數家，當爲小市，汽車不及趕至營盤山，遂宿此一宵；生活之低，爲川黔公路之最，山間氣候寒冽，煤產甚丰，家家生火禦寒；通宵孤衾未煖，越晨，復冒寒進發。

營盤山至敍永之數十公里間，均係下坡道路，除高山絕頂外，鮮見冰凍，氣候漸見溫和，水畔山邊，漸見村落，間有茅舍數家，繞以綠竹，山居興趣盎然，川中廬舍，多架木覆瓦，牆塗白堊，與滇中之土垣茅舍，黔中之草牆茅頂，又別具風光；沿途人力，或馬騾挽曳之膠輪板車，載運川鹽入黔，或深山之煤炭栗炭以轉敍永者，絡繹于道，而人力吆喝之聲，不絕于耳，使人憶及昔年經武漢九江時、一如輪埠所見閧佚之景象。

車輪爆裂於距敍永二十五公里之回合頭附近，停車修理，道側有數煤窯，礦工匍匐鑽入約五尺之隧道，頭戴布巾，油燈插其上，蛇行入洞，蜿蜒二三里，每擔約八百斤，分兩次曳出，窯中冬暖夏涼，故四季皆赤體工作。

自此沿永寧河谷行，雙峯夾道，一水縈迴，山色蒼翠欲滴，水聲潺潺悅耳，而負販往來，絡繹於道，汽車司機，往往忙於迴避，個中風光匪爲黔境岑寂單調可比。

敍永即明之永寧，以永寧河爲界，分東西二城，有兩橋橫跨河上以通往來，南曰蓬萊，北曰永和，兩岸市肆均繁，廛廬櫛比，西岸爲汽車所經，殷闐尤盛；自畢節來計一八三公里，入川省境，風景清幽，永寧河自此以下入長江，可通舟楫，川南煤產，胥由此轉運出口，而川北自縣轉運此間，再銷于黔滇諸省，鹽倉到處皆是，農家副產，首推甜橘，郊外橘樹成林，彌望皆是，甘蔗莖細而短，既不如資內等縣所產之汁甘水富，復不如滇南粗莖大根，故此間糖類，多仰給于外來。

瀘縣瑣記

自敍永沿永甯河左岸北行，風物秀麗，人烟稠密，江水不時出沒，帆檣上下，印入眼簾，而山崖水畔之間，煙戶頻頻在望，茅舍竹籬，相映成趣；四十公里江門，有支路達古宋，計十五公里。江門之魚，馳名于川滇道上，北行，越安富橋，沿右岸行，過納谿縣，江流較

野，彌望平原，暮色蒼茫中，抵瀘縣南岸之藍田壩。

瀘縣爲蜀漢時之江陽，清名瀘州，民國改縣，地當沱江會長江之口，當水陸要衝，南控黔滇，爲川南重鎮，昔年川中內亂，此地曾屢爲戰場，素有「鐵打瀘州」之稱。今遺跡宛然而在，長江水漲時期，火輪可上溯宜賓，今當川滇東路之起點，北行赴成都廣元，入西北公路，實當西北物資轉運西南之樞紐，近年以來，人口繁增，商賈雲集，而沿江帆檣如林，殷闐尤甚他處，附郭水光山色，明媚清華，風景幽麗，固遊長途中所見。

瀘縣距渝，水程五四〇里，川江航業，戰後力求改善，有國營招商局及民生實業公司等經營，水漲期間，一日可達，冬季水淺，亦不過一日又半，上水時則需三日也。

大足紀遊

吳缶

乙酉暮春，江津楊長駱先生應大足郭縣長卓吾陳專員希曾之邀，組織大足石刻考察團，承約參加。陪游八日，既下陳蕃之榻，復醉北海之樽；訪龍岡於北山，歷寶場于寶頂。石刻則妙麗莊嚴，天人俱足；梵宇則參差掩映，殿塔争高。永昌寨中，君靖之緒猶在；聖壽寺外，智鳳之締構猶存。歷歷心影，悠悠客情；成詩八首，序以短文。

過釣魚城有感

胡馬悲鳴不敢前，釣魚城外繞江烟。
若非宋室降書急，三戶亡秦又重演。

永昌寨

永昌殘壘少問津，北塔寺前草自春。
欲問佛龕供養像，當時誰是寨中人。

北山佛灣

笑靨豐肌春意盈，水衣風帶似裁成。
佛灣多少乾闥窟，留與游人細品評。

寶頂道中

綠樹鳥聲歌千囀，依山田水綠萬層。
好在陰晴風又定，滑杆一路過邱陵。

聖壽寺

前崖後寺佛千尊，寶頂山頭宋刻存。
雕壁未完智鳳死，森森柏樹對黃昏。

大足機關團體，地方人士，招待甚殷，開民間重視學術之風。

頻來紅棗似霞飛，日日筵開快酒杯。
東道殷勤多雅意，更思投轄阻客歸。

細雨過雍溪

麥浪濃淡秧針齊，雨透疎林水滿陂。
布穀耳邊啼未了，滑杆載夢過雍溪。

大足救濟院院長，在齊邊本區至合川，歸途中擬撰詩以謝而未果。

合州城裏共離樽，但覺黯然銷別魂。
他日溫塘如過我，山花野草也迎君。

西南二千五百里

江[illegible]

六

八月初，前方的戰況漸漸惡化。衡陽已於四十七天之後淪陷了！同時雷州半島的敵人也[illegible]，繼向粵桂邊境進犯，經由北上的廣州[illegible]的姿勢，曾經一度要[illegible]的人心，此刻又顯得無比的浮動！[illegible]說柳州已實行疏散了，許桂路西行列車每班總是滿載。獨山的情形，表面上雖仍鎮定，但由於人口激增，物價劇烈波動，使一般[illegible]家[illegible]難民增加無限的負擔！

停駛了很久的獨都段列車[illegible]於在這緊迫的時光修復通車了，可惜只跑了幾班又告中斷。本來以獨山為接轉站的公路車輛，此時只准駛到都勻為止；而獨山至都勻的七十四公里路程，無形中又成了旅人們的難關！一般寄營「黃魚」生意的司機們，一時也就活躍起來。由獨山到貴陽每人[illegible]就是四五千，到都勻也得一兩千，但處在此等棄地，也只好任憑他們宰割了！誰都知道「黃魚頭」是可惡的，但我們可不能怪他，而應該歸罪於產生「黃魚頭」的社會[illegible]是一切都上軌道的話，老百姓又何至於忍受這種[illegible]的剝[illegible]

我是「八一三」紀念日離開獨山的，儘管當時的經濟情況是這樣困難，但也只好硬着頭皮去做黃魚。好在妻已於一星期前先到了貴陽，不然，還要負担是够[illegible]刷！

離開獨山時已近黃昏了，今夜的宿處在什麼地方，還不能逆料！聽說沿路的治安十分成問題，何況又在夜間！因此大家都擔心着這件事！司機總說今晚無論如何可以開到都勻，為了實現這一諾言，所以雖然在黑暗之中仍然保持着每時二十五里的速率。車子裏本來已裝了頗多鎢砂，另外又加上十幾件行李和三十多條黃魚。顛簸的情形就和篩米一樣！

約莫八時左右駛過[illegible]。剛過得口[illegible]見一片喧囂的聲音，並且從車頭燈的閃耀當中，看見許多手執傢伙的人物擋住去路，彷彿還聽見「叫他們立即下車」的語氣！當時使大家非常吃驚，以為不幸的事件必會到來了！在這憂疑不定的氣氛中過了好一會，司機才來告訴我們，原來是先行的一輛車子在離這兒三公里的地方給土匪洗刼了！這方面[illegible]的車子前去追剿。後來[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了以和貨物，卸起來的確不大容易，結果也就算了！這時，大家才從不安中[illegible]，但[illegible]到都勻的[illegible]此役[illegible]了。

墨[illegible]是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市集。在平時，能够碰到過往客人停下來喝一杯茶的機會也是不可多得的，此時卻意外地停了幾部車子在這裏，而且又在夜間！客飯馬上由九十元一客漲到一百三十元，而且只有一盤肉絲炒白菜和一碗[illegible]的菜湯！不過離開吃午飯已經八九個鐘頭了，肚子裏正唱着「空城記」只要有飯吃已經不錯了！

飯後，跟着來的是「住」的問題，集子上僅有的幾間「雞毛店」已給捷足先登的人佔去了！他們的旅行哲學第一就是「搶」，因為[illegible]是[illegible]唯一[illegible]。所以當人們忙於找飯吃的時候，他們已經把[illegible]的地方安排好了。我一個人帶了大小四件行李，行動很不方便。同車有一位廣東老鄉，鄉音一打，似乎[illegible]比普通人容易熟識的，所以我便提議和他分工合作，請[illegible]先去找歇處，[illegible]行李。後來，[illegible]說，[illegible]找到，但已經[illegible]一[illegible]子的[illegible]好了，[illegible]在[illegible]一[illegible]。當[illegible]，在[illegible]一個去處[illegible]很好的了！但是當我搬着行李[illegible]門時，老板娘不肯開門，理由是：「坐不下了！

五三一四八一

」於是我便叫「老鄉，」而這位老鄉也居然附和着說：「實在擠不下去了」社會上還一種「過橋抽板」的人何其多啊！我懷着懊喪的心情把行李搬回車上，準備在露天過一晚！

淒柔的風，撩起旅人無邊的懷念！我想着我所喜愛的工作，我想着漂流在遠方的友人，我想着祖國的辛艱的道路…………等到這一切都漸漸地消融在靜夜的「極限」中時，我便闔上了眼睛！

第二天，當陽光淨化着山間曉霧的時候，汽笛叫了所有的乘客，司機的意思是想在今天晚上趕到貴陽；當然，大家都無條件的贊同。

墨冲至都匀只有二十八公里，約莫七時半左右便走到了。在離城一公里的地方，司機叫我們下來步行，因為這裏有一個檢查黃魚的站口，坐在車上，彼此都不方便！其實，只要車子靠得住的話，下來舒舒筋骨是誰都樂意的事！不過初做黃魚的人都免不了存着戒心，既怕車子溜走，又恐行李打失，所以遲疑不決！一位湖南籍的旅伴告訴我：「老鄉，莫得關係！我老頭跑這條路就足足跑了兩年多，別的且不說，做黃魚却有點經驗，你儘管放心好了！」於是我便隨身帶了一個重要小包，下來和他一同步行。

經過車站時，看見車子正在加油上水，司機笑咪咪地用眉目向我們示意，大意是：「沒有問題，一會就來！」看情形是滿順利的。所以大家都安心地找館子去了。

飯後，汽車又把我們帶上征途。吃飽了飯人是很容易睡着的，兼之夜來又沒有好好地睡過一會，所以車子一開，我便打起瞌來！

約莫過了一刻鐘光景，同伴叫醒了我。據說離此三公里的地方，是一個專門檢舉黃魚的站口，所以黃魚都得下來步行！當然，人是沒有問題的，但行李却的確是一件累贅的事！好在這裏也有專門接運行李的板車，就是敲點竹槓也無法計較了！

負責檢查的是一位軍官，聽他的口音好像是湖南人。他有着非常豐富的社會經驗，什麼樣的人都很難瞞得過他的眼睛！但他的確是一個好人，沒有貪婪，沒有勢利，却有着查緝人員所缺乏的同情！當我們僱用的板車過站時，他最初是盤問我們的姓名履歷，和沿途經過情形，接着便認真的檢查行李。後來他又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坐什麼車子？」我們小心弈弈地將準備好的話回答他，并且告訴他「暫時的目的地是馬場坪，由於搭車困難，故只好跑腿！」

「跑腿？」他笑着說：「連小孩子也不能會相信！我曉得你們都是黃魚；照規矩是應該把你們連同行李一并扣押起來的，念在你們都是流亡到後方的同胞，一路的辛苦也够你們受了。倘再留難你們，良心也實在過不去！……………」

這番說話很使我感動！在這人人都唯恐拿得太少和人人都帶着假面具出來應付的社會上，能以坦白的態度來待人處世的人能有幾個呢？

檢查手續完畢之後，我們隨着行李匆忙趕行，約莫走了一公里，到達一個矮山的稜綫上，從這裏望過去，可以望見黃色的公路在原野裏蜿蜒伸展，四隣茅屋挹攬無遺，但却不見有汽車的影子！大家都面面相覷，連那位湖南籍的老黃魚也在頓足嘆氣！

「×××！這個黑心的王八蛋！」有誰在發火了！

「騙子！亞拉下次回獨山準把四時春的周某揍一頓！」這是甯波口音。

……………

大家互相抱怨了好一會，誰也沒有想出一個主意來。後來還是那個老黃魚提醒大家：「諸位不要抱怨了！抱怨有什麼鳥用？還是把行李推到前面的集子上去吧，或許車子停在那兒也說不定呢！」事已如此，大家也沒有異議。

行到離集子不遠的地方，果然發現車子停在一座茅屋旁邊，司機和助手坐在茶攤子上喝茶！這時大家都歡喜得跳起來，也無暇去責怪別人了！

由這裏到馬場坪的一段路，土匪十分猖獗，刼掠的車件，時有所聞。此刻因為湘桂前綫軍情緊急，由貴陽東開的隊伍，不絕於途，雖也會影響到行車速率，但旅客的安全却因而得到保障。

到甘巴哨以後，路線折向西行，這裏已經

是平越縣境了！下午一時抵馬場坪，黃魚們又下來走了一段路。為了想採集一些本地的資料和補充一點旅費，我便去馬場坪招待所找陳主任。但是剛剛把借旅費的手續辦好，便看見許多同行的旅伴從門口過去，我就心錯過時間，便匆匆作別，趕到預先約定的地點等候上車。

從馬場坪開出時，日影已漸漸偏西了。我們搭的是新車子，而且使用汽油，再加上司機的熟練技巧，本來今開到貴陽并不算奢望，但是，沿途都給人和騾馬的行列塞滿了，汽車只好捺着性子，緩緩閒行。一遇到有間隙時便拚命急駛，兩旁的景物，「噝」的一聲，便被掠在後面去了。

跨過武陵山脈，進入貴定縣境。縣城只有一條筆直的街道，車子穿過時費不了五分鐘！城牆已經拆掉了，市面仍然顯得很破落！五年前我曾經在這裏住過一晚上，但兩次都來去匆匆，沒有在這印象裏留下一抹特殊的色彩！

直到晚上七時才駛抵龍里，為了安全打算，只好宿在這裏。經過兩天來的風塵勞頓，一躺下去便睡着了！等到天亮起身時，才發覺遍身痕癢，原來這一夜工夫，臭虫跳蚤已在我身上完成了一件浮雕傑作！

今天的旅程比昨天輕鬆得多了。旅人們都懷着一副行將抵達目的地時的心情！模擬着見到親人時悲喜交集的情景和那陌生城市給予人們的魅力。

離城不遠，車子偏偏出了毛病，我便僱了一輛馬車上路。

一個多月的旅途生活，此刻可以告一段落了！迎着窗外如畫的景物，數着得得的馬蹄，我想到「戰地笙歌」裏的幽美場面！但是離城越近，都市的氣味就越濃！樸素的田舍風光，換成一付亂忙忙的景象！堂皇的標語，左上右落的牌示，點綴路旁！不過，這種情形就有如水中泛起的波紋，離開中心越遠，波紋的起伏就加輕微，直至於無形的消歇！我是生長在窮僻的農村，也曾訪問過好幾個省會，所得到的印象大體都差不多，如果把眼光侷限在狹小的一偶，也未嘗不可以向人們驕傲：我們并沒有和科學文明離開太遠，至少表面上是於此！但是一踏入廣大的農村，便可以發現到處都是貧窮，飢餓，羸弱，無知！世界的歷史正處在劇變關頭，難道我們還沒有到改變敷衍作風，去迎頭趕上人家的時候嗎？

馬車一直把我們帶到貴陽招待所。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在這樣富麗堂皇的屋子裏進出過了，我想到這裏也許就是我暫時的「家」，心裏一半驚喜，一半憂懼！這一剎那，我感覺到失落已久的童稚，又一度回復到我底眼光裏！

到貴陽後第一件要務是理髮和洗澡，不然像剛剛從香爐裏爬出來的一副嘴臉，怎麼好去見人呢？所以把行李草草地安置一下便匆匆地出來。

在街頭碰到文開建初二兄，知道妻已入文風書店工作，我們會齊之後，便一同到「東園」吃午飯順便報告一下旅途的經過情形。

飯後我個人帶着公函去川桂處謁見王主任，請示關於以後的工作問題。當時由於湘桂區撤下來的同仁太多了，附近的社所都有人滿之患！因此我便被派到曲靖來。

在貴陽總共逗留了五天，每天除了在馬路上躂跑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茶館裏渡過的，因為日裏大家都有工作，我一個人閑着反而沒有去處！還是早點到工作崗位上去吧！於是我又挑起一肩風砂，滿懷希望，獨自向着那荒漠的高原上馳去了！

七

動身的那天是八月十九日的清晨，亞招和妻送我到大門口，互相說了一番勉慰的話之後，便匆匆地踏上征途！

出中山門，僱了一輛馬車到二橋。車子是昨天下午就和貨運站的張站長接洽好了的，此刻是等着辦理上車的手續。約莫十點鐘的時候，我們終於被指定配搭八〇一〇號的鹽砂車。司機是個下江人，脾氣很壞！也許他本來想留兩個位置搭黃魚的，偏又給我們佔用了！所以一開始就對我們不滿，一路上刁難怪氣，指桑罵槐，我們也只好裝聾作啞，置之不理！駛到二場，他便藉口車子毛病，要修理，勸我們去另外想辦法！我們心裏雖然忿怒，但除了容忍和等待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一等就等了五個鐘頭，離開二場時已近午

後三點鐘，[illegible]沒有什麼[illegible]，[illegible]保持着每小時三十里的速度前進，看情形今晚大可以到達安順的。

但先離開平壩沒有多遠，後輪的軸承破了，車身傾側得很厲害，只好在路邊停下來！四面都沒人烟，我們只好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司機手裏的螺旋鉗上面。然而他却并不十分着急，看樣子還想叫我們去「自己想辦法！」我們捺住性子勸告他，并且答應到安順後請他們吃一頓豐富的晚餐，但他却不發生興趣，仍舊堅持延宕政策！這時我們心裏實在氣不過，便和他爭論起來，他說車子壞在主要的部份，再行怕出岔子！我們的理由是：停在荒漠的郊野裏絕對不是辦法，而且附近治安又不太好，倘不能趕到安順，寧可開回平壩去再說。正在爭持不下的時候，剛好有一輛商車駛過這裏，調解了這場糾紛；雖然我們每人多花了三百元，但總比在荒郊裏拋錨好得多了！

太陽落下去了，晚風在山間散佈着涼意，我計劃着到安順後，第一件事是洗一身淋漓痛快的澡，然後安安穩穩地睡一覺，但是我們這輛一九四〇年的老「道奇」却十分不爭氣，一路搖搖擺擺的向牛車「效顰」！同伴顯着急得不斷地喊着：「老爺，走快一點吧！」

，在夜色迷茫中踏進安順城。

這座號稱黔中首屈一指的大城，我并沒有看清楚它的面目，只留下一幕燈光點點，人影雙雙的景象！

第二天一早，我們持着客票到站上去交涉，要求站方另外派車給我們。這時，剛好有一輛錫砂車進來登記，司機看見我們只有兩個人，行李又簡單，也就沒有異議，況且助手又是廣東人，談起鄉情來顯得投機，他告訴我「車廂是用舊料子裝起來的，底板已經有點鬆爛，貴陽出來時在路上丟了兩包錫砂，後來花了半天工夫，出了四千塊錢才把它找回來！」他叫我們沿途幫忙關照，以便早日到達目的地。

今天的旅程是相當順利的，車廂雖然破舊，但機件却還健全。而且僅僅載了兩噸錫砂，又不帶黃魚，所以走起來和風一樣地飛快！司機不時掉過頭來叫我們：「看牢東西！」我們也簡單直捷地回答他：「放心！」

中午駛到黃菓樹，這個因瀑布聞名的市集并沒有想像中的繁榮，也許是戰時條件困難的緣故吧，到這裏來的人多半是匆忙的過客，特地為遊覽而來的人那真是太少了！

黃菓樹食堂，坐落在市集的一隅，規模雖小，但却保持着清潔整齊的作風，窗外是遠近聞名的大瀑布，江水自遙遠的天際蜿蜒而來，到此便急轉直下，激成一瀉萬尺的奇觀！假若將來能够利用這個水力發電，在附近興建幾個大規模的工廠以利民生，那將又是一副全新的面貌了！

飯後繼續上路，公路在重重疊疊的山谷中迴旋，一路上很少見到平坦的水田，農作物都種在山坡的斜面上，水源灌溉全賴天時，農民們的生活是一向天管的！」一年到頭靠吃包谷什糧過日子，能夠吃到米的已經是「中上之家了！」

向日葵也普遍地栽種着，車行過處，滿地都是金黃色的秋裝！爲了對光明的渴求，它們天天都是從東天盼望到西天，從不灰心，永無終止！光和熱，愛和信仰，原都是生命裏不可缺少的東西啊！

下午六時抵達晉安，這天足足在車子上顛簸了十個鐘頭，跑過了五個縣境，精神已相當疲乏了，晚飯後立即上床睡覺。

「二六」日晨離開晉安，中午經過盤縣，一陣急雨，把我們挽留下來。同時車子的馬達也恰好在這時發生故障，所以只好在這裏多待一天。

我們住的旅館是兼營茶館生意的，閑着無事，我也拿了一本小書，下來消磨時間。老板看見我是個「斯文中人」，而且又是房客，所以特別客氣，一杯清茶之外，還抓了一把葵花子放在我面前，并且聲明是免費的；東西雖然微薄，但盛情却難以辭却！

當時，隔座有幾位「老鄉」正在談論着一件新鮮的事情。

「唉！一年忙到頭，也得有個了日子啊！春間借錢買了一口小豬，指望今冬賣點錢給阿才定一門親事，誰曉得前幾天瘟死了！……」一位光着腳板的老頭兒嘆着說。

「[illegible]一點點還罷了，[illegible]饑荒到了，一群人怎麼能活下

去嘛？日本鬼子要打我們江山，老天爺又降下來許多災難！就是說明年真命天子能夠出世，也要十幾年以後天下才得太平啊！」另一位老鄉附和着他。

「今天是七月初三，到八月半還有一個多月！唉！辛苦還在後頭呢！仙人都說過了：『不信但看中秋半，黃風夜雨真慘然！晒得雞飛井狗讚！』一下子死了倒也沒有什麼，不死不活才真是罪過！……」

這些說話弄得我有點莫明其妙，後來問起他們才曉得近來這裏流行着一些可怕的謠言，而且還有來歷不明的傳單出現。

生長在封建落後的農村裏的同胞，你說他笨嗎？他不一定很笨！你說他聰明嗎？也不一定聰明！像「人之初，性本善」這一套老古董，就是硬拉着耳朵也灌不進去；但是像目前所流行的一類謠言，他們却能夠背得層次分明，絲毫不亂，真是一件怪事！

後來我讀到一篇八月二十日刊行的「新疆日報」的社論，也正為着這件事嚴加駁斥！勸告人民不要聽信毫無根據的謠言！又說即使釀成水災旱災，也不過是自然界的偶然現象，并不是天命註定的！

晚飯後，一個人獃在房子裏，看看窗外是一片昏黑，市場的活動早已沉寂下來！旅人們對於枕頭是十分愛好的，一靠上去就不顧意起來了！

我一口氣讀完了一篇與戈壁的「舊式的地主」，本來已經很疲乏了的精神，此刻又像驟入了遙遠的記憶中，引起無邊的思念！

這是一個充滿着散文情調的短篇，作者滿懷着摯愛與同情，伴隨着善良的主角進出在故事裏面。雖然全篇所描寫的都是些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但他那一往情深的筆鋒和那類似草原牧歌的音節却頑強地抓住了我底心靈！

我素來就憎恨那浪費時光，把大部分的生命寄託在安樂椅上面的廢料般的人們！然而，當我看到那老年人所遭遇到的淒寂的悲運，悄悄地談那無光的生命熄滅下去時，我心裏泛起了許久不能平復的感情！臨睡之前，我還閉着眼睛歡想了好些時候！

二十二日中午，離開[illegible]縣。汽車經過一番修理之後，更顯得年青而有力了！馬達嗚嗚地叫吼。車廂後面拖着一長串黃色的烟塵，迎來大山，又送走了小山，一步一步的深入這荒涼的高原，離開那瀟灑的故鄉是一天一天的遠了！在故鄉，此刻正是莊嚴而多彩的秋之邊緣，我記起童年時代的一段時光，腦子裏便浮現出許多的親愛的臉孔！然而，這一切都離開我更遠了！雖然高原上的風光是值得人陶醉的，但這時完全是另外一種事情！生活的道路是這樣地曲折而漫長，人生是這樣地無盡止的奔跑，但願抗戰能夠奠定一條到達獨立自由幸福的路基，以免後來者再忍受暗中摸索的痛苦！之外，我還有什麼期望呢？

下午六時，到達[illegible]，我們剛好還來得及搭上[illegible]一班[illegible]車到[illegible]。不過十二公里。列車行得很慢，抵曲時已八點多鐘了！車站離城還有兩公里，聽說路上不大平靖，只好在車站附近的「雞毛店」裏過一宵！

二十三日晨，冒着微雨進城。這裏已經是旅程的終點，最少在短期內可以安靜一下了！

八

一個陌生的人來得陌生的地方，常常會把平凡的事當作新奇！最初，我是喜歡一個人於晴明的早晨到郊外去蹓躂，高原上的秋天和夏天是沒有什麼顯明的分界的；尤其在缺水的地方，既沒有青蒼的林木，也沒有繽紛的色彩，太陽從濃重的雲層中探照下來，把大地鍍成一種單調的黃色，雖然有着溫暖，但所代表的却是凋落的風情！烏鴉成羣地在草地上發掘食物，常常為了小小的利益而引起大大的衝突，交戰雙方都打得頭破血流，毛羽零亂！其他「非戰鬥員」則站在旁邊伊伊啞啞，吶喊助威！行人來到面前，它們也不怎樣害怕，這和我們家鄉的還沒有見到人影便遠走高飛的情形比較起來是多麼新奇啊！不過，儘管習慣上有這末大的差異，但基本上却有一點完全相同，就是它們的顏色仍然是黑的！

在蒼茫的曙色中，有許多來自四鄉的人，他們帶着農村的副產品如雞蛋，洋芋、包谷等到這市場上去販賣，其中大半是婦女，她們背負着龐大的竹籃，但是一對小腳却尖的像鑽子。這種封建社會遺留給她們的毒害，真是罪孽

深室！她們只有一個單純的思想——生活，然而生活却像一付沉重的枷鎖，牢牢地鎖着她們！如果你看中了她們的貨色，那末她們可以爲了幾毛錢的軀體和你嘮叨半天！你覺得討厭吧？她們會這樣告訴你：「先生，生活高了，有什麼辦法？天旱了三年，種不出谷子！但吃總得要吃啊！你們有錢有世界，不覺得！我們鄉下人，吃點鹽巴也算打牙祭呢！」

要是碰到趕集的日子，我也喜歡去趁趁熱鬧。這裏買米用大斗，每斗合一百一十市斤，市場上另有一批專門司斗的人，如果買賣成交，他們可以收入一筆數目不大的過量費。此外賣油賣煤也用公秤，背油的苦力有權利揩油罐底下的油；秤煤的司秤人過秤時每担可以檢得重約十把斤的一塊貢物，

還些是多末平凡而又新奇的事物啊！

但是，日子一久，興緻也就漸漸地消失了！整天對着那高原上的渾濁而單調的天空和那苔痕斑駁的城牆，天晴時滿天都是塵土，下雨時滿地都是泥巴，尤其在北門外鬧市，市場和馬路都是新開的，眞是晴天像香爐，雨天像墨盒！如果沒有必要的話，誰也懶得到外面去！因此，生活就漸漸地趨向修道士方式，除了本位工作之外，便只好把全副精神蒸發在書本裏！但是逃難至今，連日常最必要的衣物都丟光了，身邊能帶出幾本書來呢？

還裏最初只有一家晨曙書報社，最近因爲青年軍第×××師在此集訓，需要更多精神食糧的補給。所以新近在北門外鬧市又開了一家普智書店和青鳥書店，聽說還有一家新禾書店在籌設中。馬路旁邊的書攤子有好幾家，不過價錢都貴得驚人！一本重慶只賣一百塊錢的書，這裏總要賣到三四百塊錢，普通人實在買不起！同時，由於交通困難，由重慶發來的書一個月內能够遞到還算是好的！所以許多有時間性的刊物，到此時已經變成歷史了！至於銷售的情形，也相當特別，一般的都是追求色情文學和不三不四的如羅通掃北，乾隆遊江南等一類的貨色！理論書幾乎沒有人過問！如果拿銷書的情形來測量當地文化水準，那就未免使人担心！但願八年來戰爭的血火能夠把歷史的殘渣洗鍊淨盡，讓一切新的誕生！

○ ○ ○ ○

時光過得眞快，這種單調而平凡的生活不覺又過了半年！人是容易適應環境的！初來時，我常常爲亂忙忙的逢迎景象而感到困惱，但此刻我已經完全習慣下來！我想到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十年艱辛的日子，生活是無盡止的漂流！能够在旅途中獲得一點點友情的溫暖，那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啊！況且，我如今又處在這樣的崗位上，使我能更深切地體驗出旅人的苦衷！每天每天，迎來一批，又送走了一批，而我，却始終懷着滿腔的熱愛與同情，堅守着這塊荒涼偏僻的土地！

偶然，我也碰到過一些同鄉，其中一位還是初中時代的同學，敍述起十年前的同窗舊事，彼此都有無窮的感慨！他在我們班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材生，學問品行都臻上乘，但是十年來無情的環境，磨損了他進取的雄心；他告訴我：「社會不但在埋沒善良的人，而且在虐殺善良的人！舊時操行甲等的同學，今天仍然處在飢寒交迫的境地中；但丙等的却早就發達了！」他舉出很多例子來證實他的看法并非錯誤。最後他又說：「一個人，要嗎一開始就做和黑暗搏鬥的戰士，要嗎就一直睡到天亮睜開眼睛看見是白天時，才恍然大悟，急急忙忙的趕上去！最痛苦的却是跌倒在泥沼裏任憑黑暗欺凌的人！」他的人生觀是相當灰暗的，但是現實鋪成的道路已是還末狹窄，你叫他從什麼地方去找尋樂觀的根據呢？

記得逃難出來的時候，歐洲第二戰場剛剛開闢。雖然社會人士都充滿樂觀的氣氛，但面對着這艱苦沉重的戰爭，誰也不敢粗心大意！但是，還不到一年光景，戰爭的局面已變得了決定的勝利！光明不僅已射到羅馬的城頭，而且照遍了整個的歐洲大陸，也照遍了整個太平洋！然而，我們的國土上却仍然望不見晴朗的氣象！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處在陰沉而多雨的山城裏，我特別想念着殘破了的美好河山和那「往昔攜手的友人！」可惜雁兒不向西飛，我無從獲得你們平安的消息！但願春風吹得散大局之陰霾，願友人們活得安靜！

五三—四八六

蒙疆拾零

——參閱本卷第四期本誌——

陳國鈞

階級制

階級制蒙古原是個封建的社會，沿行其特有的階級制度，很是嚴格，最明顯的階級，分貴族和喇嘛，奴隸三等，在貴族中又可分兩種：一種爲一般貴族，一種爲特殊貴族。一般貴族，即王公，貝子等有爵位者，有這種爵位的人，均係台吉，即爲成吉思汗的子孫。台吉是太子的意思，爲元帝之苗裔，係有功而封者，以建功的多少分爲四等。蒙古中的扎薩克與協理，都限于台吉充任，其他的階級則不得參與，爲蒙古社會中的統治階級。特殊貴族：係當日佐助成吉思汗有功者的後裔，此種貴族，無一定的系統，由階級地位上言之，要比一般貴族低一等，惟其屬下有奴隸。喇嘛在蒙民社會中，亦爲一種特殊階級，有下屬「沙比」，所謂「沙比」即徒弟，但此種「沙比」與廟主——喇嘛並非徒弟關係，而是一種從屬的奴隸關係，各大召廟中均有之。在外蒙古庫倫地方，就有一大喇嘛廟，內有奴隸數千人之衆。——奴隸又稱黑人，爲屬於貴族的下層階級，蒙語叫「哈穆直勒嘎」可分爲平民與家奴兩種，但蒙古平民與其他各國的平民，其概念全然不同，在平民內又分箭丁、隨丁、陵丁、莊丁、廟丁等五種。家奴爲最低的一級，爲從屬於平民的奴隸。箭丁係代其主，對於所屬旗政府，負納稅當兵等義務，實爲蒙古社會內的中堅生產份子，若有學識及能力者，亦可充任管旗章京，或低一級官吏，但不能充當扎薩克或協理。隨丁爲貴族的隨從，一方面須對所屬的貴族納各種稅金，並服各種勞役，一方面又須代所屬貴族對於旗政府負一切義務，并可充當下級文官職務。陵丁爲守墓的人，須納一定的稅金，有的仍須服一般差役，在社會的地位，較前二者爲低，僅能充下級官吏而已。喇嘛的奴隸中，有名莊丁者，與陵丁相同。廟丁屬于召廟，對所屬的召廟須納一定的稅金，並服一般差役，此種廟丁信奉喇嘛教，並修習經典，遂稱下級官吏的權亦然。以上所述蒙古的社會階級，分爲貴族，喇嘛、平民、奴隸，乃是封建社會中的典型階級制度，其界限雖嚴，現今尚存在，祇是徒具形式而已。

牧畜

蒙古的經濟產業中，以牧畜業最旺，蒙古人視之爲唯一的生計，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業牧畜的，可說是世界第一個牧畜民族了。蒙人因以牲畜爲其惟一的財產，當我們問他們的貧富時，常以牲畜數相答，足見牧畜業如何與蒙人的密切關係了。幾百萬方里的蒙古全境，除南部的戈壁沙漠區及西北山地之外，均是一望無際的廣漠草地，它是天造地設的大牧場，同時蒙古地區因受氣候地質等的限制，既不適宜於農耕，亦惟有以牧畜是合乎環境的謀生之道，故而形成爲蒙民惟一的生存資源了。蒙古地方的牧畜，有駱駝、馬、牛、羊等，以羊最多，牛次之，馬又次之，駱駝又次之，蒙古人衣其皮，食其肉，飲其乳，藉以解決衣食的兩大問題，更以所餘的皮肉及乳品運輸出去，換取財幣來建造自己的住屋廟宇，并購買日常需用物品，於是住行的兩大問題及其他的生存問題，亦都連帶可以解決了。不過蒙古牧畜的總數，到底有多少是極難精確統計的，據我估計，總在幾萬萬頭。

農商

近年來蒙古人業農的亦漸漸加多，農田亦逐年增加不少。外蒙古的農業中心，在鄂爾渾河，哈拉河，色楞格河等附近各地，內蒙古則在黃河後套一帶。蒙古鑛產的蘊藏，亦相當的豐富，外蒙古有二十多處已發掘的金鑛，內蒙古各旗盛產煤炭，賀蘭山中的鐵產很富，阿拉善旗的鹽，尤稱富庶，每年運銷到西北各地的極多。蒙古各地的工商業，大多是由漢商經營，而且多是山西河北人，在外蒙古俄國商人亦多。

貨幣

在蒙古所流通的貨幣，除了內地的各種紙幣外，仍舊用清銀塊子和內地的銀元。外蒙古有一蒙古國家銀行，資本多半是由××出的，發行蒙元與紙幣很多。自敵寇侵佔內蒙古數地後，首先就統制經濟，設立偽「蒙疆銀行」操縱全部金融，濫發一種不兌現的偽紙幣，名為「蒙疆券」，俗又稱為「駱駝票」，因在票面上印有駱駝。由於無限制的濫發，物價高漲，人心恐慌，一般蒙民都不願意收用，仍是秘密行使法幣，它的價值要高出於偽幣一倍以上。

喇嘛教

蒙古文化中，最具有力量，而能支配蒙民心理的，就算是喇嘛教了。蓋自元祖封西藏，喇嘛八思巴為國師，並定喇嘛教為國教後，遂盛行全蒙古，迄今未衰，已經有六七百年的悠久歷史了。滿清一代，尤對蒙古人厲行極端的愚禁政策，更利用喇嘛教以麻醉蒙古人的心，便提高當喇嘛的待遇，並免除喇嘛一切傜役，因之地位增高。一般蒙人受這種獎勵，都以當喇嘛是無上尊榮，並且以為從此坐享一切，毫無生活的顧慮；並且可以受人歡迎，於是爭先恐後去當喇嘛的很多，馴至今日，當喇嘛者竟佔了全蒙古人口的大半數，各地方的召廟林立，每一旗內多的有五六十座，少的也有二三十座，建築巍峨宏麗，極盡輝煌的能事，一般不當喇嘛的男女，亦多誠心皈依，手拿着念佛珠兒一串，家家供佛，人人誦經，大好的光陰，都消磨於念佛珠兒旋轉之下；並且不惜將其全部財物完全供給喇嘛們去化用。近年來許多由內地回蒙的知識青年們曾宣傳廢除喇嘛教，但它在蒙古已根深蒂固，一般官民還是執迷不悟，絲毫未能動搖他們的心。外蒙古雖在新的黨部統治之下，對之亦無良法。內蒙古伊盟達拉特旗的扎薩克康王，素來有心改革蒙政，曾在蒙政會上，大聲疾呼過主張喇嘛還俗，結果亦是枉然，足見它並非一時就能打破掉的。

活佛

喇嘛教中的領袖，俗稱之為「活佛」，清時封號為「呼圖克圖」，世世轉生承襲。現在蒙古最受眾人尊崇的活佛，在外蒙為哲布尊丹巴，內蒙為章嘉，這兩位活佛儼若太上之王，不但是內外蒙古喇嘛的首長，喇嘛教的教主，而且兼有領導的政權，即王公等輩亦禮拜維謹，言出必遵，實與古羅馬的教皇一般。此外，各蒙旗較大的召廟中，亦各有活佛，還許多活佛的產生，據說是這樣的：當一個老活佛去世，並不以為他死，而是有個替身的，他的靈魂已入另一個小孩身上，這小孩能夠認識老活佛生前穿用的衣物。由該召的大喇嘛拿了他的衣物跑到各地去訪找，某一個三歲至七歲的聰明小孩一見衣物高興，爭着要拿，如此就可確定是個轉生的新活佛。大喇嘛向這小孩的家長商洽，給了一筆身價錢，如娶親般的迎接回召。新活佛到召後，特請很多高深的老教師教他學經，還送到遠處有名的大召去升造，等年長學成返召，被立為真正的活佛，為該召至高無上的主持者，受眾民的敬愛。

喇嘛

在蒙古的每一個召廟，都有劃一的階級，並且各有一定的職務，

以活佛爲首長，下爲扎薩克喇嘛，是管理教務行政的領袖，其次爲大喇嘛是廟內的主座，管理廟地產業，再次稱德木齊喇嘛，是管理廟內財政庶務，又次爲格志貴喇嘛，是執行寺內教務行政法規，又次爲格隆喇嘛，一班是受過戒的喇嘛，以學經程度深淺分三等；又次爲班第，是一類最下級的執事喇嘛。且有佔大多數的廟喇嘛，乃是一般蒙民子弟們頭髮當喇嘛的，還就是一批普通的喇嘛，遇着民間婚喪祭禮時就請他們去誦經的。以上的階級，以期數爲準，以三年爲一期。我們從喇嘛的服裝上也可有區別，最高的穿黃袍，普通穿紅袍，下等的穿紫袍。每一個當喇嘛的，主要生活是念經，完全消磨於黃卷青燈的歲月裏，專賴平日人們的佈施，不從事生產，不勞而獲了一切，他們早就喪失了蒙族固有的優良精神。然而禍害民族最厲害的莫過於當了喇嘛不再婚配，不留後代，使人口越來越減少。同時有不少喇嘛暗犯姦淫，多沾染了不治的花柳病，還種流毒，實在可怕。是滿清慢性絕滅蒙古族的手段，促使整個蒙古族日趨于衰落地步。

新教育

蒙古就因了喇嘛教太盛行的關係，一般官民們儘集中于此，而對新的學校教育，無一不抱冷淡態度，且在一種狹隘的觀念中，以爲蒙民一旦有了新知識，會造反生事，那末老王爺的王位就發生推翻或動搖的可能。不過近年以來，中央關懷蒙古地方的教育事業，在積極提倡獎勵之下，王公們在面子上儘行敷衍，竟領了大筆經費不辦學校，把分發下來的蒙漢文書本，都束之於蒙政府內的高閣上。所以我們要談蒙古教育的推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外蒙古自從宣告獨立後，才正式有了學校的成立，所有的新設施尙佳。現在內蒙古，除已各淪陷區外，中央不遺餘力，大事推進蒙旗教育，因而蒙古官民多少對教育也漸知注意，已增設學校多所，蒙古的學主倒不少，伊克昭盟於抗戰後設校最多，有國立伊盟中學，還是目前內蒙唯一的最的學府高，並有小學校三十餘所；烏盟的東公旗，西公旗各有一所，曾設綏西；額濟納旗有三所。各該校的經費除由中央教育部每月發給外，不敷之數，均由就地自籌，首從不易推行的蒙旗教育，現已漸有進步，將來更可長足的發展。敵僞侵佔了許多蒙旗後，就擬訂其奴化蒙民的教育計劃，編製日文教材，以蒙古語爲國語，內容充滿親日思想，在歷史書中，更無中華民族字樣，此舉不獨陰謀毀滅我國的文化，且欲抹殺我國的歷史，其用心可謂惡毒至極。各蒙旗淪陷時，原有的學校，多半被迫停課，但敵僞仍強迫開學，由敵僞辦理了師資訓練所，遣派教員，分赴到各旗，代敵僞灌輸麻醉的思想，澈底奴化我們蒙胞，復在各蒙旗設立青年學校，日文日語補習學校等；在歸德設有一所蒙疆學院，那是最高級的學校，各校的學生，都是勒令各蒙旗保送前來，實不堪此虐政的摧殘。

衣着

蒙古人穿衣，有很多不同。一般王公官員等，逢到典禮時仍襲用清代服制。平民們的衣服品質，則隨其貧富或地方而異，普通人穿的衣，大多是長袍大袖，色尙紫彤，到天冷時改穿綿羊皮袍。喇嘛們穿的衣，特別較寬大些，色尙紅黃紫，婦女穿的，也多是大袖寬衣。已經結婚的女子，往往在外面加穿一件小坎肩，在頭髮上梳了二條髮辮分垂左右，上面還飾以各種金、銀、珍珠、珊瑚、瑪瑙、綠藻等，視爲美觀，並示富有。男女們多赤足着長統靴子，行動時甚方便。祇是穿了衣服很講究潔淨的，多是不加洗濯，每次于食後，以衣拭手上的油，或器上淨穢，弄得污垢不堪可知。

飲食

蒙古人的食料，因地產異同，也有很多顯然的區別。在沙漠地帶人人以畜牧爲務，渴則食牛羊乳茶，饑則食獸肉，在已有農産的地帶

，物產有高粱、小麥、黍、粟以及雜穀野菜等，該地蒙人的飯食，即與內地農民無異；在接近農墾地帶居住的人，每膳除炊黍啖菜外，亦間佐以牛乳與獸肉。蓋即介乎蒙漢之間者。蒙古人對於食物烹調，極為幼稚簡單，惟於製牛羊乳的方法很多，最有心得的約有十種，即：酥油（又名黃油），乳皮，乳酪，酸乳，酪丹子，乳豆腐，乳酒，乳茶，白油，乳酒等，凡是蒙古男女，無不精熟此道，且人人嗜好。

居住

蒙古人早就習慣于沙漠中的生活，故他們向來是以遊牧為業，逐水草而居的，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只在地面上搭起那便於移動的帳幕，俗即稱為「蒙古包」，此包係圓形，高約丈餘，內用木條編牆，外圍毛毡，在包頂有個小窗戶可以流通空氣，透露光線，包的前面有小門，便於人的出入，人在包內都是席地坐臥，包內舖以氈毯毛氈為坑或三五層，或八九層，視其窮富而異，並陳設小几，銅佛，陶器等等，亦有華麗者。許多富有人家，另外設置一包，以供炊爨，馬有廐，牛羊亦各有圈，惟貧富皆無廁所，無論男女老幼便溺，必離包數十步，擇野而蹲之。現在蒙古墾殖地方，漸趨于農業，雖然亦有居蒙古包者，但移動時已少，改住無樓的土屋反多，式如內地，其建築極為簡陋。各旗的王公，仕官所在的居處，亦建了屋宇，大多富麗堂皇，有宮殿式者，有半西式者，也有三楹五楹者，其建築均極堅固。惟蒙民的本性喜住蒙古包，即如王公仕官之家，多在屋的院落，設置一包以住之。蒙古地方因盛行喇嘛教，故召廟的建築極多，規模多宏大壯麗，廟的中央建立正殿，四圍建配殿若干，附近建喇嘛的住屋，鱗次櫛比，一個大召廟常可構成條市街。

婚俗：

蒙古人的婚姻習俗，各地稍有不同，現以內蒙伊克昭盟所行者為例而說。蒙古大多是早婚，往往女子比男子稍長，常可見一男子十二三歲，已與女子十六七歲，結為夫婦，男女年滿十六未婚者極少。普通婚姻的結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撮成者，亦有由自由戀愛而結合者，雖經自由戀愛而認識，但要成婚時亦必須徵得雙方家長的同意。請仍媒妁通言，並沿用其傳統固定方式的儀禮。通常先由男家請一媒人，攜帶了哈達奶酒等至女家為雙方介紹，女家認為合意，乃收媒人攜來的各物，即由女方父母兄弟去拜訪男家，男方亦同樣往訪女家。當彼此過訪時，各攜禮品極多，（為哈達，磚茶，酒及牛羊，）雙方經數次談定了娶禮，等諸事均妥協後，便可以訂婚。在未娶之前，男家必先交出聘禮，都係牲畜，以馬二頭，牛二頭，羊十二頭為常例。然而富家的數額尤鉅，亦有用金，銀，錦帛等者。若過了一二年要迎娶時，男家先請喇嘛定一良辰吉日，屆時新郎全身換新，着上長袍馬褂，長靴，戴紅纓帽，束白腰帶，騎一大馬，背着弓箭，狀很英武，猶如出征然，便逕往女家而去，諸親隨行者有數十人，及抵女門時，女家作閉門不納之狀，俟親友再三關說，其門始開，迎衆各人入室（多為蒙古包）。此時新郎以哈達進謁岳父母，岳父母即設全羊席（俗名午茶或羊背子），進酒以宴之。宴畢，新娘背面端坐，由姨姑姊妹等陪坐四圍，新郎走向新娘的背後跪於地下，喜問新娘名字，新娘佯作不答，衆男女多與新娘諧謔，移時，新娘始自語其名，新郎謹記之，然後起立，此舉名為「討小名」。是日新郎與諸親在女家分得各種贈物，並留夜喝酒。翌晨新娘先出戶乘馬，繞家屋三週後便馳而去，新郎聞聲隨後乘馬追之。諸送親人等亦隨之而去，衆抵男家時，其門亦閉，亦佯作不納之狀，必須各家親友再三關說，男家父母始開門延入，此種古代掠婚的遺風猶存。此時屋外置一小桌，旁生一火盆，桌上放弧矢，羊背等，桌旁置一羊，新娘新郎即向之跪拜，此舉名為「拜天地火神」。拜畢，新娘始拜見翁姑，並拜佛堂，灶王及家庭長輩等，並答親友禮。喇嘛復於此時誦吉經，喃喃不休，以[illegible]不辭。至此結婚儀式告畢。男家便設筵宴款客，送親者住一日或數日而去

・臨行之時必留女母住數十日而後返，在男女洞房之夜，迷信屋內有鬼怪，夫婦不可即合睡，必須請一口吻犀利而善於詼諧的老媼，為之闢說一番，至次夜夫婦方能合睡。

喪俗

蒙古人通行的葬式，各地相同，大概可分三種：一、為土葬，即將死者納於木棺而葬之，惟富者有以木製大方棺，以白布纏屍，坐於棺中，埋葬於地，亦有圓形的坟墓，並常去祭掃，全與漢俗相同，此種葬法，行之者不多。二、為火葬，即將死人屍體移至曠野，以柴薪或野糞引火焚化之，同時請二三喇嘛誦經，直至死屍燒盡為止。焚後拾其遺骸裝入小罐，藏於喇嘛廟上，再由大喇嘛誦經碎骨，以此骸灰和以麥粉，製為餅形，而納諸白塔內，納骨時，尚須舉行隆重的儀式，富貴之家且派人遠送至青海塔兒寺，山西五台山或西藏拉薩者，行此種葬式者多為王公，喇嘛等。又婦女死後亦行火葬者，大都係死於癆病或產病等則如是。三、為野葬，為蒙俗中最原始的一種葬法，最為簡單，一般貧家多行之，係將死者的遺屍棄至人跡不到的荒僻處，任鳥獸啄食，至葬時，其家人將死者的遺屍或請人揹負，或以牛車，二三喇嘛隨後誦經，即向野外進發。走到喇嘛選定的地點，即將死體放地，由喇嘛誦經後全返，再隔三日後家中派人往屍體處探視，以鳥獸食盡為吉，認為死者已棄其臭皮肉，可升天極樂，不勝欣慰；倘屍體尚存在，則以為死者生前罪孽深重，昊天不收，再請喇嘛誦經贖罪，超度亡魂，必至被鳥獸食盡始止。故我們旅行於蒙古荒野地方時，常可見到不少白骨青磷，這就是鳥獸啄食所餘的死人骨。

禮節

蒙古人通行的禮儀，不勝舉述，大都仍係沿用前清的遺制，非常講究。在蒙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禮儀為遞哈達，係一種絹布，其形長方，極薄，色淡清，長約尺餘。蒙民謁見王公，仕官，或拜見其父母，尊長以及喜慶場合時，都是互以哈達相獻，以表示敬意。此外，為交換鼻煙壺，也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禮儀。當有客人到家時，主人必須先取出所佩帶的鼻煙壺鞠躬，捧獻，客嗅後，也如禮以答，友人相逢途中，亦要交換鼻煙壺，通常交換時各以客套話寒暄，「賽數克塔塔」！（漢語即請吸烟！）「他，阿木魯，由伯弄」！（漢語即你一向好嗎？）又問對方的家畜安否？年景豐收否？以示敬意。尚有一種打籤的禮儀，為平民見了王公台吉，卑屬見了尊長時所行的跪下禮，當相見時，必距離數步處，左膝小屈，右膝折下，此為打單籤，若雙膝都屈下地，此為打雙籤，算蒙古人中最大的敬禮。（未完）

稿費待領

路偉良　雷金流　帥雨蒼　陳宗祥　曾今可　黃性一　白雪
崔文龍　何敏先　楊子毅　戈衍棣　苔蘚　張宏濤　劉平格
曾昭璇　易宜拙　鄭臨川　陳成庸　王建時　葛豫夫　喻智徹
釋天慧　許溯伊　冼玉清

諸位先生大鑒請示最近地位以便寄奉稿酬爲荷

中國旅行社出版科啓

歌樂山游蹤

程俊波

五三－四九二

霧季消逝後，大時代之首都重慶，漸漸隨着萬卉萌芽的春天，顯出一種活躍蓬勃的朝氣，無論個人或團體，都充滿新的精神，展開新的事業，同時錦繡河山，也充滿新的氣象，隨地表露春之嫵媚，景物宜人，似乎美麗的春光，在誘惑人們的遊興。自命好遊的我，在這鳥語花香的時候，能不能選擇一個風景絕佳的地方，作一次旅行，以飽眼界；但心裏是這樣的想着，而旅行的目的地又未決定，同時我所住的附近，也尋不出一個堪稱美景的地方來，正思索間，忽然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歌樂山的影子，這個地方，我以前曾去觀光幾次，確是渝郊的風景區，今當大地春回，嫩綠翻新之際，特偷閒一日，以作歌樂山之遊覽，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啊！

時維三月，天氣晴明，余用畢早餐，即向目的地前進，因爲要欣賞沿途的風光起見，甯肯捨乘汽車之便，甘願跋涉之勞，輕裝緩帶，健步如飛，四顧田疇交錯，春水綠波一色，蛙聲震耳，鷄犬相聞，荳蔻齊開，紅白相間，青青麥，秀若長葱，萬紫千紅，盡入遊人眼底，快何如之，沿公路兩側，有無數雜樹，參差不齊，這些樹木，受了春風薰陶，都已吐露新的枝葉，綠陰冉冉，簇擁道旁，以蔚藍色的天空，配着長蛇形的綠樹，更顯得大地間之無限美麗，望之油然生愛。

層巒疊嶂，綠樹含烟，遠景迎人，歌樂山在望，高門華屋，幾如棋佈山林，偶爾見之，好像一座小島，橫在目前，以現在的景況觀之，似較過去有生氣，尤其春天的歌樂山，更是嵯峨雄偉，面目一新，遠眺之餘，胸襟爲之一快。

開闢林場

杖藜隨步，不覺已抵育苗實驗場，是場位於成渝公路的旁邊，屬於歌樂山之地帶，面積甚廣，土壤肥沃，全場分爲若干方塊，每塊土地，都種植新的植苗，如杉樹柏樹等，種類繁多，不勝枚舉，有的萌芽出土，葉色嫩黃，有的青枝綠苞，長約數尺，一般林業工人，荷鋤肩桶，不是忙於除草，就是挑水灌溉，對於樹苗之培植，林場之整理，幾不遺餘力，故一切樹苗繁盛整齊，已表現出林業當局之成績；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實驗林場的話，一定要說它是一個新闢的公園。

這個新興的育苗實驗林場，係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負責經營的。場內除鑿有蓄水池外，尚有嶄新的房屋數棟，石砌的「成章橋」一座，橋上修以紅漆欄杆，完全是人工的點綴，頗爲藝術美觀。睹其全部工程，業已告竣，房屋的外表，並不怎樣華麗，正合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標準。筆者因人地生疏的關係，未敢升堂入室，只有在林場的外圍，縱目瞻仰，由此推測，這房屋顯然是該所的辦公所在，諒不致誤我以言出武斷罷。

商業繁榮

自外患侵入，烽火燒遍中原之後，所有較大的繁華都市，以及交通暢達的地方，幾爲倭寇的鐵蹄踏破。一般陷區同胞，不堪敵偽蹂躪，於是隨着政府的抗戰旗幟，陸續西遷，致戰時首都之巴縣，人口增加，爲數甚鉅；不特城市如此，就是窮鄉僻壤，也常聽到外省人的口音，只要是交通發達的地方，無形的就繁盛起來，這林木優美的歌樂山，當然不能例外，照目前的情形看，它是都市的雛形，遷建區後起之秀，最熱鬧而人聲嘈雜的地方，首推歌樂山車站。該站公路左右，

都是高樓大廈，幾無空隙之地，大小商店，約計二百餘家，所佔面積，長約里許，無論何種店舖，都是五光十色，擺得整整齊齊，應有盡有，眞是無美不備，處處引人注意，由此可知商業之繁榮，實不亞於城市；如果不缺「孔方兄」的話，採購貨物是很方便的，決不使你興向隅之嘆。

至於行政方面，因交通的發達，人類的需要，也有不少機關學校之設置；如維持治安的，有重慶市公安局歌樂山分駐所及內政部警察總隊。醫療疾病的，有國立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及寬仁醫院。其他郵政局，電報局，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央高級護士學校，助產學校等機關林立，人烟稠盛，雖屬彈丸之地，頗具現代化的規模。

其次交通方面，亦有長足之進步，舉凡一切交通工具，可謂極為完備；除有公路局之汽車，專供旅客搭乘外，其餘滑竿，馱馬，亦是當地交通工具之一，在這山路崎嶇，不堪跋涉的人們，騎馬代步，實屬需要；惟乘滑竿，最為普遍，而又舒適，故旅途之滑竿往還，觸目皆是，尤其汽車的奔馳，駄馬的疾進，軍運頻繁，客貨載道，覩此情形，儼如赴敵之兵，開始衝鋒陷陣，這不是戰時的緊張，前方的縮影嗎？

保育設備

成渝路的左側，昇平路之附近，有一條新闢的馬路，就是保育路，汽車由此宛轉行駛，可以直達山中。該路的旁邊，水利委員會利用地形低陷之處，掘成一個不圓不方的蓄水池，並以水泥混合土等材料，加以人工修飾，故橋頭池畔，尙屬淸潔雅觀。惟池內乾涸，常不見水，又深感美中不足。池之周圍，種植芭蕉，花草，樹木之類，點綴得頗有畫意，此外豎立若干嘉言牌告，如國民守則，國民公約等，均足為吾人生活之指針；無如文字過多，不及一一抄錄。

觀賞蓄水池後，即赴戰時兒童保育會第一保育院，該院設立山岡，位於歌樂山之西北區，風景幽雅，屋宇堂皇，在未進院之前，必先登石階數十步，始能入內。筆者跨進院門時，最初映入眼簾的，即是「鶴齡堂」三字，房屋高大寬敞，環境極佳，禮堂內桌几板凳，設備齊全，上懸國父遺像，儀容和藹，宛然如在，眞是精神不死，無任敬佩，院內花園道路，整潔異常，教室與辦公室，佈置得頗為別緻，教職員宿舍與兒童寢室，分配亦相當的合理；其餘圖書室，音樂室，醫療室等，無不俱臻完善。至於運動方面，又有操場，籃球場，鞦韆架，以及滑板等設備，全部工程浩大，建築輝煌，在此抗戰時期，舉辦兒童福利，寓教育於救濟，誠開歷史的新頁，深為兒童慶幸。一言以蔽之，就是兒童的衣，食，住得有保障，進以學校方法，教育兒童，使這些流離失所的兒童，將來成為頂天立地的英雄，為國家効力。眼看這光輝燦爛的兒童保育院，正象徵中國前途的光明，同時國家對於兒童未來的事業，也寄有無窮的希望。

天然風景

這裏是重慶的屏障，人們的樂園，山路蜿蜒，綠陰夾道，峯巒如劍，直指天心。蜜蜂與蝴蝶紛飛，野卉和雜花怒放，鶯歌燕語，傳來悅耳之音，好鳥枝頭，撩人春意，在此桃李盛開，紅紫繽紛的季節，無數青年男女，聯袂往來山道，絡繹不絕。

筆者行抵山麓，即步入停車場，進場的右邊，係荷花池，池畔楊柳樹成林，正當綠葉紛披，柳絲纖細，隨着微風的飄舞，呈現處女般的美態，在這亂離客居的我，不禁有柳絲牽動故國情之感！羈旅巴山，鄉心不已，抒寫數首，藉供無聊之嘆：

故國三千里，飄零日漸長。歸田原有意，縮地恨無方。富貴如春夢，人情似水涼。何時還故土？把酒話農桑。

巡視車場，徘徊良久，旋即循着曲折的路徑，攀登千餘石級，直往山巔之雲頂寺探尋。沿石級的左右，均有長方石凳之設置，以供遊人憩息之用。須臾已抵「全生門」，進門後，發現道旁的石壁上，鐫有模糊的字跡，走前觀之，尙能辨明淸楚，原文為「雲頂古寺，公

共保持。不改學堂，不招僧侶。鄉紳經理，不分儒釋。不准伐樹，樹要人惜。名勝之區，不關一邑。永立爲案，告示刻石。倘有違犯，官廳嚴緝。此爲約法，實行以力」。碑示的上端，刻着「川軍總司令行營示」等字樣，觀此數語，可知過去的川軍當局，愛護森林，保持古寺，實屬無微不至。今雖人事變遷，而景物依然如舊，古人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嚴肅的碑勒，已成爲名勝的遺跡，堪爲今人憑弔。

登高俯瞰，春光盡在目中，峭壁嶙峋，形勢異常險要，萬松蓊翳，古木參天，這就是「歌樂靈音」，巴渝的名勝，遍山木石皆奇，花卉俱備，加以山郭人家，樓懸百尺，青山紅日，掩映着珠簾畫棟，益覺風景天然，別饒逸趣，若不是身歷其境，誰也料不到層峯叠壁之間，居然有這樣華美的建築物。處此米珠薪桂的今日，這裏決不是平常人的住處，我以客觀的態度來觀察它，這大概就是人間的一幅富貴圖吧！

遊雲頂寺

尋芳選勝，雖趁春遊，這古老的雲頂寺，終於給我爬到了。寺外綠樹陰濃，頗饒幽靜，門前有一圓形蓄水池，因山勢高峻的關係，無水可蓄，不過虛有其名而已。廟門首的橫樑上，除鐫「雲頂寺」三大字外，尚有石刻門聯云：「雲間天籟，頂上圓光」。其餘「路透禪關」，「渝西第一奇峯」等題字，亦先後爲此寫照。至於寺內的陳設，極爲簡陋，下殿除鐘、鼓、神像外，別無所有；惟正殿簷下，高懸「大雄寶殿」橫匾一方，殿前有鐵質古鼎一座，三足兩耳，高約四尺，爲敬神者焚香化紙之用。上殿正中，供奉釋迦牟尼的塑像，另有十八羅漢，分列兩旁，可是年久失修，已非本來面目。在這風雲瀰漫，河山動盪的時候，一切物資和經濟，都爲國防所需要，那有餘資來修理神像？恐怕香烟的供奉，還要實行緊縮政策呢。

在我理想的雲頂寺，定能引人入勝，決不會使你失望，不料入寺後，所見無非黝黑的板壁，頹廢的神像，並沒有特別的東西，足供遊人欣賞。我這幻想的迷夢，完全被現實消滅，不勝悵惘！

離開古寺，復向前遊，經該寺的左邊，另尋芳徑，荊棘滿目，地勢坎坷，陡生路盡途窮之慮。前行，豁然開朗，道路暢通，並有石砌的門牆，倚山聳立。我這好奇的遊客，不管它是什麼所在，毅然踏進，回頭瞻顧，上有「出塵」二字，好像是迷途的指針。這個地方，山明景秀，別有清幽，一座西式的房屋，小巧玲瓏，久已聞名的林前主席別墅，到今日纔給我欣賞了。門前萬千花木，依舊芳菲，別墅前面，也修有高大的石門，上書「常關」二字，下題「青芝老人」，瞻仰之餘，深感「北辰」遐逝，遺跡空留，曷勝哀悼。

獨行躑躅，踱出「常關」，由這裏下山，即到環山路，往來過客，徜徉松濤之間，說不定是騷人墨客，不願爭逐於城市，退居山林，步當年子房的後塵，永偕赤松子遊離。回想我這布衣的窮漢，爲生活所迫，忙得不亦樂乎，卽有高蹈之心，恨不能如願以償，因此，只有忙裏偷閒，入山覽勝，不讓這大好的春光，專爲它們所有；可是時間眞快，轉瞬紅日西斜，柳色青青，又到荷花池畔，鶯梭織柳，粉蝶蹁躚，眞含有無限的美意；無如好景不常在，眼看這明媚的歡樂山，卽刻就要離別了。青山送我，隨數青靄長留。再得機緣，不妨重覽春勝。

× × × × × ×

竭遊終日，心曠神怡，兩腿的力量，換得精神上之享樂，使一些新愁舊恨，化爲烏有，既不羨慕名利，也不計較貧窮，抱着樂觀的態度，隨遇而安，「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縱然兩袖清風，猶不減遊山之樂趣。總而言之，春天的歌樂山，是富於吸引力的，有如成年的美女，長得豐姿秀豔，顯露春情。一般高尚的遊客，和愛好風景的人們，無不嚮往光顧，恣意流連；尤其我對它的留戀，已是與日俱增，它太美了，給我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我這一枝筆，實不足以形容它的美處，僅就記憶所及，拉雜敘述，以作我遊歌樂山之紀念。

香港風物雜憶

陸丹林

從廣州乘廣九鐵路的夜車，到達九龍，已是晚上十一時左右。出了尖沙咀車站，向南遠望，天上繁星點和海島上高低錯落的燦爛輝煌電燈，透過了夜色的蒼茫，交相閃爍着，還無量數的電燈，倒影在海面，金蛇般蠕動，覺得香港的夜景特別魅人。壁立千仞般的郵船軍艦，泊碇在碼頭與浮筒上。三三兩兩的小汽船，帶着紅色的光點浮動着，破浪飛駛，寧靜的海面，給劃破幾道的波紋來。香港夜景，實在美妙。與從海棠溪晚上隔江遠眺重慶市區的景象，有點彷彿，這是給初到香港的人留下一個永不能磨滅的印象。

香港，她是華南與歐美，尤其是南洋羣島水道交通的橋樑，是英人百年經營的殖民地。她本是我國的領土，毗連寶安（新安）的小島。中國人進出，在民國三十年以前，來去自由，不需要什麼證件，因之國人住居香港（連九龍新界也包括在內）和游歷香港的便很多了。

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我到過香港好幾次，但都是匆匆的往來，最多也不過住兩個月而已。比較中居住較久的一次，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至三十一年三月，一連在港寄跡了四年多，港九的風景名勝，在公餘之暇，也曾眺過不少。今日回憶起來，還是歷歷在目，雖然有些已有點模糊，拉雜追述，尚能描繪她的輪廓。

百年以前，香港是一座荒島，所以歷史上的古蹟，是很少的，雖然有一點留在後邊再說。談游覽香港，自然以她現在由人工修築而配合天然的山水樹石而說。淺水灣，她不只是暑期納涼游泳的勝地，卽春秋兩季亦是士女如雲，熱鬧異常。立體的建築物，不規則圖案的花園，紅花綠葉，彌望無際，雖在嚴冬，也很少凋殘。數百公尺的海灘，建築一兩百座的新型游泳棚，全是私人所有物。沙灘之上，烈日之下，紅黃的草綠色的帆布繖，一朵一朵像大菌般的插着。中外男女穿了游泳衣，或是臥沙灘，晒太陽，看那白雲蕩漾，海鷗飛翔，潮水呼嘯，小鳥跳躍。或是載沉載浮的在綠波中作各式游泳，讓浪花洗滌塵慮，各樂其樂，盡情享受。沒有私家游泳棚的，可以到麗都去臨時租用房間或換衣處。麗都，是瀕海建築的華麗大廈，備有西菜，茶點，菸酒，冷飲，以供應遊客的需求。逢着星期三晚，還有跳舞會，參加的不必衣履齊整，卽穿了游泳衣，也不算爲失禮，她是郊外逭暑的酒吧，一切習尚，適合暑期的需要。還有淺水灣酒店，是花園式高等的消夏旅邸。她和市內交通，平均每小時有一次特開的自備大客車，接送客人往來香港大酒店，取費雖較普通公共汽車貴一倍，但它比之乘坐出租客車（的士）便宜得多。淺水灣一帶，遠離市塵，在香港島的南面，背山面海，樹木翳鬱，花壇鱗列。晚上如果與二三知友，坐在麗都的露天花園在習習的海風裏，促膝談心，或是靜聽收音機播送音樂，海風習習，無不淸幽欲仙。海上碧波萬頃，漁舟燈光點點，射在水上，隨着波浪蜿蜒，冉冉不絕。遠望水天相接的燈塔，一明一滅，眨着眼睛。傳來潮浪拍岸的聲響，與後山唧唧虫聲，那時的心境，如風中青烟，無牽無掛，不禁使人與太空同化，把煩囂洗滌乾淨。右邊陸上的山路，時有一兩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駛過，車頭燈光，長虹般直射，閃耀有光。是有閒階級們約了他的知心友伴，在晨間二時，乘車來吃冰室應時的魚生粥。這種生活，是舒適？是靡爛？那是在各人的觀點如何了。

和淺水灣樣身的私家游泳場所，在赤柱。和九龍的青山道上，也有

不少，但風光和飲食休憩的設置，却都比不上淺水灣。至於最好的游泳地點，還是要推石澳和淸水灣，其地灘軟如氈，水淸如鏡；交通不便，沒有汽車，不易前去。大衆化游泳，那又要推七姊妹（英王子道中段），西環，和九龍的荔枝角了。那裏的游泳場，除了本國體會員之外，臨時門票只收兩毫，便可以進去玩個痛快。裏面備有茶點，飯菜，可以照價享用。

由史塔士道右轉去深水灣，兩旁是古木參天，雜花生蔓，青葱蒼老的峭壁，峯迴路轉，夾着一條灣曲崎嶇的小徑。徑旁一曲小溪，溪水朝夕流注，涓涓不絕。流到有幾處地方，水從小徑的卵石上泛濫，人們在巉岩參差的山上，一步高，一步低，小心翼翼的走，萬一偶不留神，便弄得鞋襪濕透。好事的乘機赤着脚玩。樹梢因風激動，呼呼作響，與遠遠傳來啾啾的鳥聲相應和。轉了一個山谷，四週開朗，穿過蟲球場，又是淡藍色的海面，明靜淸新地，吻着堤旁，使人聯想到杭州九溪十八澗的風景。我還記得，有一次紀香曾問我西湖陸上的風景何處較好？我答是九溪十八澗，并告訴他深水灣風景，差可比擬。果然，我後來帶他去玩過一次，他却贊賞流連不置，沒有事的時候，成了我們恣意遨遊的所在地。

上山的纜車，在東方只有香港有此建設，到香港的人，爲了好奇心驅使，多好乘坐一次上山玩玩，普通人上到山頂瞭望一下，便算了事。固然站在山頂，左右前後，九龍半島和長洲，太歟山，青洲，鴨脷洲等島嶼，盡收眼底，波濤浩瀚中浮着無數的大小輪船與帆船，穿梭般往來，船塢、倉庫、碼頭、大廈、教堂、園圃等建築物，分布各處，使人感到海港的偉大。其實在山上瞭望，只是見到香港市區的布置和四週的形勢而已，轉過左邊，循着石路蜿蜒下山，那便別有風景，岡巒盤環，飛泉淸秀，懸崖峭壁，叢生着無數喬木，把水徑遮掩了一部分。雖在酷熱蒸蒸之時，强烈的太陽光也難直射下來。路線順着山勢如弓字形，不通行車輛，儘可以優游自在的緩步，且行且談，毫無一點拘束。轉了幾個小彎，突聞水聲淙淙，自溪邊傳來。便從草叢封着的小徑轉入溪旁，則巉石猙獰，高有數丈。斷連起伏，水由亂石中迴環冲激而出，錚錚若鳴琴。四週是原始時代的樹叢，樹身附着連綿不斷的古藤，有幾條自高空垂直而下像蛇般的樹根盤結在懸崖旁邊，松鼠，小鳥在蒼龍蜿蜒的樹上奔躍着，彷彿到了「人猿泰山」電影的外景裏。亂草荊棘中，雜生着黃紅斑爛奪目的雜花，這個奇跡，當地的人們便叫它爲雜花澗。星期例假日，時有團體結隊前往野餐，幕天席地，談笑歌唱，無拘無束，隨興所至。此地能够使人特別留戀的，因他林壑幽深，全是天然景物，絕無人工修綴，有高山有溪水，有奇花，有怪石，有鳥聲，有松鼠，有草虫，有藤蔓，撥草牽蘿，才能够到達。與淺水灣的全屬人工所造成的現代化華麗建設，兩相比較，差了幾千年歷史了。出澗不遠，下山，便是香港仔，與東北的筲箕灣，同爲漁船麕聚之區，就地可以一嘗香港出產的各種海鮮，魚、蝦、蟹、貝，及其他奇形怪狀魚類，自己都可以在漁船上親自選買，交茶館（或艇）烹飪，別饒風味。倘若適逢天上一輪明月，光照海面，水上蛋女，搖着小艇，接送旅客在海面盪來盪去。蛋女「鹹水歌」，此唱彼和，聲調悽豔，還是華南水上蛋民的抒情歌調，順口歌唱，發洩內心的情緒，純出自然，另有他的音韻。鹹水歌，在廣東內河，偶然雖還有蛋民歌唱，但已日漸絕跡。獨有香港水上的蛋民仍屬保全，月白淸風之夜，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酬唱，如要在香港采風問俗，則還種民間歌謠，自須充分的領略。

由加列山到香港仔是下山路，一路是原始山林景物，還有一條平坦的馬路，她的風景，比之山路，格調迥殊。由爐峯崗，循着這條沿堤的馬路向香港仔行去，左邊是巉巖連綿的高山，右邊是一望無際的海面，山色海波，極雲水煙嵐之勝，路是紆曲灣迴，兩旁樹木青蓊可愛，有天生的，也有人工加種的，相隔一兩公里，水均深谷間，時有三幾幢參差錯落的林園莊舍點綴着。風景是一步一換形，最適宜春季與秋末的旅行，薰風拂拂，清蔭覆路，黛色參天，散步其中，亦足暢敍怡情。

公園，借大一個花園，布置設備，都不見佳，她雖有天然的山勢，而花園亭台布置似和全部建築，不甚調和。較有可觀的，還是她暖室裏的亞熱帶植物，値得瀏覽，這個公園，最大的缺點，就是日落以後，便不准遊客逗留。因之夏夜，下層階級的人們多到「跑馬地」裏的草地去納涼，未免用非所用，應用而又不用的了。

比較的還是九龍好玩的地方多，青山道旁，有一小水，猴子一兩百隻，在那深淵陡峭，怪石磷峋　虬松古藤中，蹤跳地走來走去兩號叫着，遊人駐足而觀，牠也絕不畏怯，反而前來牽衣拉杖。遊人們爲着博牠的歡躍，事先多携備些花生餅餌，拋給牠吃，猿如蟻隊，千奇百態，煞是奇觀。

青山，荃灣、沙田。幾處在峯巒深邃之中藏着梵刹道宇和花木樓台。其中布置閒雅，迴廊曲折，芳香四溢，可以流連。設備較好的，要推沙田的禪寺，可惜常常有人借此爲呼盧喝雉的賭博，或是飲酒吸雅片等靡爛生活。清靜無爲的梵宇，變了酒肉徵逐的腥羶俗地。其中僧尼雜居，是寺院中別樹一幟的新作風，但遊客們多把他們僧尼當作酒保，女招待看，則見怪不怪，自然不覺得刺目。其實，他們一切以營利爲目的，有旅館式房間出租，打牌，吹烟，飲酒吃肉，戲謔胡鬧，隨人歡喜。是亦大開方便之門，實行與人爲善（？）之旨，恐怕就是如此。

荃灣的蒲公潭，藏在深山翠峯裏，山石黝色，鱗疊成波，嶺崎起伏，態纷萬狀，怪禽野獸，栩栩多姿。山腰瀑布，由高瀉下，長有二十多丈，驚心動魄，氣象萬千，水聲澎湃，浪花四濺，下有深潭，潭邊沐浴，水冷徹骨，涼沁心脾。潭的附近，漫山古樹，蒼翠不見天日，加以鳥聲宛轉，夏季探幽到此，眞是置身清涼世界，感到無窮的安慰。可惜由荃灣市入去，山路崎嶇險峻，爬山越嶺，有些溪澗，蘚苔滑步，且要跳足而行，步步要當心，約行十公里，才能够到達。「有瀑灑千尋，懸崖眩五色」，這十個字，差可描繪它的奇景。

若果爲着看新式科學化遠東最大的蓄水池，那麼九龍大帽山下的城門銀禧水塘，不可不實際地去參觀了。他是紀念英王喬治五世登位二十五週年的建築物，工程實在宏偉驚人。香港是海島，九龍也是沿海的半島，盡是鹹的海水。港九居民的食水，差不多是望天打卦，是盡積蓄雨水經過濾清消毒而成的幾個自來水池的供給，因之年年鬧水荒，常要節制用水。後來港政府下了極大的決心，在九龍舊城門村，沿山築渠引水，規模宏大，可供九龍香港兩地的用水。上海閘北水電公司的水量，在國內本屬數一數二，但和它相較，眞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了。山的西北，有觀音山，奇峯突兀，非常偉麗，從山麓到大帽山，半途有荒涼寂寞的廢垣敗壘數重。

香港九龍新界林泉丘壑的風景，可資遊玩的很多，只要自己去搜索探選，攝影寫生的對象，更爲豐富。景物一半是天生，一半是靠人的認識與裝飾，一經修造，便成佳境。中外的名山勝地，莫不如此，港九也不能例外。

現在談談港九的史地：本來港九二字，不能相提並論，香港，是因中英戰役以後，被逼割給英國的。九龍呢，直至現在還是租借地，主權所屬，各不相同，爲了行文方便，姑且連續的說而已。

香港的的名稱在廣東通志和新安（今名寶安）縣志都沒有提及香港島，只有新安縣志卷二官富司所屬的村落有香港村。而香港的得名，有說是海盜林某之妻林姑佔踞本島，而叫香港。有說有紅香爐漂流到海邊的天后廟，土人把他安放在廟裏，因名港爲紅香爐港。又有人說，紅香爐是象徵的，指天后廟的小島如香爐而說。這些都不是着實可靠的材料，比較可靠的，還是從香港村而來。因爲香港村，是在現在的香港仔附近，那裏羣峯起伏中有島上的瀧，瀧水流注入海，成了港口，居民因水味甘香能飲，與海水鹹澀不同，就互相汲用，因之便叫他做香江，由香江入海的港口，跟着叫做香港了。

香港另一別名曰「裙帶路」，相傳英人佔領香港的時候，是在南邊的赤柱登陸，向北而行，由一個土人阿裙做嚮導。阿裙是什麼地方人，無從得知，大概是一個蛋民。阿裙因常替英人帶路，使英人熱

識島上的形勢，給英人的助力不少。所以後來香港的徽章，也留着阿裙的形像。這個徽章，凡是港政府所屬的船隻，它的藍地旗幟，中間都有一個圓形圖案，構圖是粗形的香港山形，港上泊着兩艘帆船，岸上站着兩個中國人，有一個正在歡迎登陸的英人。據英人說，他就是阿裙。到下薄鳧林牛奶冰公司的路邊，還安置着「裙帶路」的路表。

香港雖有維多利亞城，但是，只有其名稱而沒有城垣，把它紀念當時的女王維多利亞而已。

港九史前遺跡，實不容易探討，二十多年來，雖有不少的人在海邊發掘古物，有石器，陶片，銅戈，銅斧等出土，但這些遺物，是否漢民族或由外處漂蕩而來，很難審定。至於原屬英人的文物，最早的要算是基督教第一個傳道入華的英國馬理遜牧師繙譯新舊約聖經稿本，這是和中西文化交流很有意義的史料。民國二十九年春間，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香港大學圖書館曾把它公開展覽。第二呢，便是英王喬治四世的御容。這個畫像本屬贈與清廷（道光年間），當時清吏因無例可援，不敢奏呈，便送還留在廣州的英國商行。英人佔港後，才把他轉到總督府裏去張掛。

青山，舊名杯渡山，在屯門灣旁。屯門，在唐代已為南方名鎮，宋明時也屬要塞。明統一志於杯渡山條有說：「在東莞南一百九十里，上有滴水岩，一名屯門山。」就是指它。葡人在明代正德年間來華，就從麻剌甲到屯門，是歐人第一次登陸的地方，也是歐洲勢力東漸的開始。杯渡山的得名，是因俗傳，宋時代杯渡和尚由南海到此而來。青山寺裏石佛岩，有粗劣不堪的杯渡石像。山上有石刻「高山第一」大字，署款「退之」，并非韓愈親題，據亡友許地山考證，是北宋鄧符協摹韓字刻石而已，青山寺近年修葺完好，石佛岩的石質瑰麗，古樹很多，風景幽雅。岩後有化龍岩，即魚骨岩，中有觀音像及大魚骨兩根。魚骨來歷，無可稽考，惟土人們却假託鯨魚撞山化龍而去，剩下魚骨的神話來惑衆。十年前港督金文泰有對聯題在山門。這位金文泰自稱是中國通，向華人談話，好文縐縐的掉成語來自誇是熟讀四書五經，其實他是一知半解附庸風雅的武夫（綽號金老虎）罷了。

有民族性的古蹟，要算九龍的宋王臺。臺上東面正對着鯉魚門，北面是九龍寨城。臺上有屹立的巨石，下有天然的石窟，就是宮舘石殿的遺址。石殿雖然建在臺上，而實際的當時皇帝的行宮，是在現在北帝廟附近。隔相不遠有候王廟，候王是帝昺生母楊淑妃的弟楊亮節，死後，人們追念他的忠節，建廟塑像來紀念這一位衛國禦侮的民族英雄。

宋端宗的陵寢，是在赤灣的天后廟西南角，面對內伶仃洋，墓碑刻着「大宋祥慶少帝之陵」，照理，「祥慶」應該是「祥興」，他是誤寫的，其實正名，應作「大宋端宗皇帝之陵」才對。

大嶼山，在港島的西邊，她的面積比香港更大。島上有鳳凰山，高三千多英尺，是港九與新界的第二高山。（第一高山，是九龍的大帽山，高有三千五百英尺）西北面的東涌，有舊寨城，廢砲殘壘，現在還歷歷可數。西邊的大澳，是重要的漁港，也是大嶼山下的繁盛市區。海岸警署下，有許多亂石堆積起來，從海上遠望，很像一個巨人，雙脚插在海岸，身體倚靠在山邊。土人們對他是有一個傳說：

『在古時（他們沒有說出什麼時代）的大嶼山，有一個壞官，他不特好財，而且好色。大嶼山一帶稍有姿色的婦女，遭他摧殘的不計其數。鄉人們對于壞官的貪淫，恨之入骨，大家密議把他除掉，來洩公憤。有一天晚上，這個壞官又出來凌辱婦女。鄉人們知着，把他趕到一個山頭，前無去路，後有追人，於是鄉人把這壞官打死了之後，再把屍身拋到山脚。他滾下山麓時的衣服被荊棘石頭等弄破，赤身露體成了化石，還是鄉人的祈願，希望他去作祟別個地方。而這個石人正對的地方，是香港的唐家灣村。果然從此那邊的青年男女便淫蕩起來。村裏父老們覺得很奇怪，請了堪輿家四處踏勘，究竟是什麼地方壞了風水。最後査勘到大澳來，見這個裸體石人，對着本村，所以得着壞風俗。於是就和大澳鄉人情商，把石人鑿毀。怎知石質堅固，工作了許久，都沒有一些成功，只得設法把他的生殖器敲掉。在巫艦

說來，他是經過圖了。唐家灣的青年男女，才慣現暗短的恢復常態」一

這種故議不絕的故事，其實不只是大澳如此，即其他港僑風水的地方，也有同樣的傳說。不外是撒興家宜其如寶之否，為吃飯的技倆罷了。

大澳附近有「番鬼塘」，這個地方，在英人佔港以前一百多年，已經有的了。「番鬼」是指荷蘭人而說。原來在二百多年以前，荷人商船曾寄碇在此，船上的人擅自登陸，私盜搶奪居住，鄉人們便叫他為「番鬼塘」。還有荷蘭廢壘，在其附近。清初，荷人商船到廣州卸貨之後，不往澳門，而停在大澳休息。在冬季把船拖上沙灘，除掉船底生着的動植物，或從事補修罅隙。外船不在澳門停泊，而在大澳逗留，這是清廷的優待。在當時恐怕只有荷蘭商船是如此，因為荷人曾助清軍協攻台灣鄭克塽的原故。大澳與雞翼角中間的二澳村好似一條白帶垂在諸峯之間，形成天然界限，大氣磅礴，如山崩，如海嘯，北面，有港九新界中最大的瀑布，名水嘮嘈，瀑布從山上瀉下曲折很多，每曲有潭，全瀑高有千餘尺，眞是「壁立千仞，飛流千尺」的奇偉壯觀，所以又名萬丈瀑。附近景物，倘用人工再為整頓布置，當可成就比荃灣的涌公潭更偉大的風景區。

與水嘮嘈，涌公潭兩瀑布，成為鼎足而三的，是龍潭。由粉嶺搭沙頭角公共汽車到石鑼坳的警局附近下車，南行上山轉到涌尾村，循着小涌走，便見有五丈多高的瀑布如白練般注入龍潭了。她的附近，還有新娘潭，瀑布比龍潭短了十分之二。土人相傳明代村人迎親，新娘途中遇雨，經過潭邊，在路面滑倒，新娘便瀉入潭裏，因此而得名。如由大埔乘船到涌背登陸，先到新娘潭，後到龍潭，交通也很便利。因為地處荒僻，人煙不多，不慣遠足的人們，不大願意去遊玩，然而瀑布還是自古如斯，不分晝夜的流瀉，盡了他應盡的責任啊。

還有一處古跡，值得提及的是：九龍寨城，現在稱九龍城。城內有城門鋼鐵建築的路。依中英條約是屬中國所有。城裏屋宇，七零八落。存有書院一所，已改做小學校。衙署還有幾塊石碑，門口有惜字亭舊存，繼續遊覽，只有時時選影外景的微賤物詩條。余竊已缺，有些還可，但今人有些築之感。當英人於一八九八年六月，與清吏成立了九龍半島及其附近島嶼的租借條約後，英人把新得的地方範圍，叫做「新界」。英人接管錦田圍時，遭過鄉人強烈的抵抗。英兵用大礮轟擊錦田圍門，傷殺了許多人。事後，英軍官把鐵門認為戰利品，連同木砲陳列。直到民國十三年，錦田村民函請港督史塔士把鐵門歸還。史塔士為討好村民情感起見，便把這兩鐵環組成的鐵門運回錦田安置。這副鐵門去國廿六年，才得物歸原主，研究史地的到了錦田，必去參觀摩挲一下此「楚弓楚得」的遺物。香港的西營盤，是前清海盜張保仔的營壘，只有其名，遺址無從查攷。惟銅鑼灣東角的砲台街附近，現在還有幾尺高的荒廢雉堞，埋在那亂草叢石上，據說是張保仔的東營盤。

港九的史跡并不多。但郊外優美風　，卻是到處都可以見到。有居民的大小島嶼，約有三十多個，建築比較好些而又好遊玩的，要推長洲。長洲北帝廟裏，藏着一把大石劍，不知從何而來。土人傳說是人打魚，從海底撈出來的。

在前兩年，英國對我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香港與九龍問題，直到現在，卻沒有一字談到，這是很難費解的一件事。香港士人有一個傳說：太平山上有蟾蜍石。這塊大石頭，天天向着山頂走去，等到它到達山頂的時候，香港便會歸還中國。這是荒唐無稽的夢話，但是，不平等條約既經取消，把不平等條約最初的香港問題丟開，那眞成了夢話。那麼，我們希望英人自動的歸還香港九龍，恐怕也如土人希望蟾蜍石上到太平山頂同樣的渺茫了。

×　　×　　×

有文寫就，偶然想到香港戰前的其他事物，在此願為拉雜的談談。

香港的居民，十分之九是華人，而華人中十分之八九是廣東人，故廣州話在香港最為普遍。不過她是英國的殖民地，英語也很通行，

多事物的稱謂，多是中英合璧，如日語的「外來語」一樣，郵票叫士担，銅幣叫仙士，公共汽車叫巴士，出租小汽車叫的士，手杖叫士的，電話叫德律風等，就是一例。還有些名稱非常守舊，且有不可爲訓的，他們不肯更改，如警察叫綠衣或差人，警署叫大館或差館，郵政局叫書信館，財政局叫庫房，消防所叫救火會成水車館，菜場叫街市，機關裏的通譯或華文書記叫師爺，對英吏要叫大人，申請書叫人情紙，對港政府叫皇家，對英國叫國家，水泥叫英泥或紅毛泥，汽油叫電油，機油叫偈油，汽船叫電船等，初到香港的，眞是有點茫然而莫名其妙。

香港房屋最偉大的，要算匯豐銀行，全座用白石築構而成，巍然屹立，表示雄壯莊嚴。最高的是東亞銀行，高有十一層。戰前落成最新的大廈，是大道中陸佑行，是水泥鋼骨築成的九層新式樓宇，我在港主編的大風半月刊，就是租他的四樓做社址。上海南京陷敵後，商務，中華，大東等書局在港均設有分廠，尤以中華的印刷鈔票機器，是遠東手屈一指的新型，於今，其存其沒，無從聞知了。

二十六年八一三滬戰發生，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前，香港成爲我國對外交通、經濟、文化、工商的橋板，抗戰的精神帶，他的重要與繁忙點，後來印度的加爾各答是比他不上的。那時我國各重要機關，多設有駐港辦事處，中央且經常派有高級職員處理應付一切事務。我們只就抗戰後國人在港所辦出版物而說，就有申報，大公報，星報、立報、珠江日報，星島日報，華商報，大衆日報，中國晚報，越華報等，定期刊物，有東方、大風，良友，戰時日本，時代批評，時代文學，筆談，宇宙風等，和原有的十多種報紙刊物，便可以知道那時出版物的活躍了。

香港是由自港，出入口貨物，除了菸(包括鴉片，鴉片是官賣的)，酒、軍火等之外，其他一切都沒有稅的，故在香港購買洋貨，是非常便宜，如五分一斤糖，一分銀一斤鹽，十元左右可買一百八十斤的暹羅(或越南)白米一包，二三十元可以做一套時式的毛質洋服，一套黃加機中山服，只要四元。其他可以類推了。

氣候因有海風，暑季雖長，最熱時絕沒有如重慶的高熱度，而且逭暑消夏的設備也很多，暑天并不難過。沒有蚊子，晚間得着酣睡，不致擾人淸夢，冬天也不冷，絕對的沒有下雪。

香港雖屬海島，道路建築很好，雖是上山，交通工具齊備，克服一切艱困。公共汽車，電車，由早上六時開至晚間十二時半，收費全是單程算，付了一次費（電車由三分至六分，或一角，公共汽車，五分至一角，或二角。）便可以乘坐全程了，其他出租小客車是計程收費，幾角錢即可乘坐。過海與郊外和九龍新界方面，交通也很便利，即戰前的上海，也比不上她。

香港四週的空氣，令人較難過的，就是洋氣太重，奴隸性太重，守舊性太重，這些，我想從內地有點思想的人到香港去，必定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吧！

歡迎：批評・訂閱

五三一—五〇〇

甘孜到色許

梅幼雲

由西康甘孜到和青海相隔不遠的色許寺，是我們運輸的全部途程。七月廿一日，奉令押運着兩百馱工米和工具，由甘孜出發，到色許。當天午後•開始旅程。

馱子先出發了三小時，我因爲聽說今天換牛馬的站口百利距甘孜祇有十幾里，所以不慌不忙的挨到午後五時，才翻身上馬，順着河沿的山路進去。滿以爲幾鞭子便可跑到百利，誰知跑了半天，二十里都不止了，都還沒看見百利的影子，天色已漸漸的黑下來，心頭開始焦灼。我見人便用才學會的一句蠻講問路：

「啊囉！百利伯氣者喲？」即「喂！百利還有多遠」？

每個蠻子都很恭敬的回答了我的問話，但是我一句都不懂，等於沒有問。最後碰見一個漢人，才知道百利距甘孜卅里，我已跑了廿五里，再跑五里路到百利渡坐皮船過河上坡，便是百利。

趕到河邊過皮船的地方，天已黑盡，坐在那一塊牛皮綳成的像大罎子似的「皮船上」，蠻子用一根滾圓的大木頭做槳，在急流的水漩裏，不知是用的什麼法術似的，將我送到對岸，幾十個烏拉娃（當差經管牛馬的蠻子）都已早到了，擁到岸邊將我扶持上馬，恭恭敬敬的牽着馬上了那個極陡的高坡，來到百利俄巴房（蠻保長辦公處）一個黑胖高大的俄巴（蠻保長）活像京戲上扮演的蠻王，咭哩呱啦的指揮着烏拉娃將馱子下好，又鞠躬灣腰的把我請上樓。樓上屋裏有兩張矮坑，壁上掛着十幾枝精良的步鎗，貼着許多漢藏合璧的佈告。坑上坐着兩個頭人，鋪着很漂亮的藏毯，頭人請我上坑盤腿坐定，派俄巴帶人給我鋪好了鋪，便請我吃糌巴，一大盤半生的牛肉，少說點也有十幾斤，熱騰騰的端在我面前。上面還插着把亮晃晃的蠻刀，一把雪亮的銅壺坐在我面前的小爐子上，裝的是牛奶茶，還有十個煮鷄蛋，他給我一個人預備的這頓飲食，是夠我吃幾天的。我將帶來的方辦白糖送了他們點，他們如獲至寶，鄭重地包起來，預備拿回家去吃個普天同慶。

他們因爲我的「客氣」，高興得了不得，特意去請了個懂蠻話的漢木匠來當通事，告訴我他們最歡喜中央，問我中央軍爲什麼還不派來？提到現在駐在這裏的「廳米」（兵）時，他們只是搖頭。

他看我對那盤生牛肉實在無法報答，便拿了兩塊給那位木匠師父，他說：

「狗屎！你吃！」這位頭人的漢話，只有「茶喝」，「你吃」和「丫頭」三句。我看他拿着我吃的牛肉叫做狗屎，不覺有點生氣，而那位木匠師父接肉之下，反而一再道謝。我忍不住問木匠，爲什麼蠻頭人喊牛肉做狗屎？

「他是喊我，不是喊牛肉，我姓荀，他喊我荀師。」木匠笑了。我也笑了，頭人也莫明其妙的笑了。還指着木匠，祇說「狗屎！狗屎！」

吃完了這頓豐富的夜飯，便叫俄巴引我去睡。一間小小的房子，倒很潔淨，床前地下坐着兩個年輕的蠻丫頭，且很漂亮，俄巴臨走時，指着兩個丫頭對我說：

「恰巴（性交）雅莫雅莫的打囉（好好的）」。

我才知道是派來侍寢的，誰知道却遇到我是寡人有疾，寡人不好這一套；我給她們每人兩張新票子，雙雙請出後，便關門而臥。她們跟他們都認爲我是一個有點希奇的人，第二天一早，頭人豎起大拇指，對我說：

「河大喇嘛惹！」即（你是大喇嘛！）

於是又端了不少食品來供養我這個大喇嘛，我倒對內中的一盤「血腸」頗感興趣。「血腸」是用牛血、牛肚、牛心肝切爛裝在牛腸裏蒸來吃的，雖然沒有蒸熟，還是血淋淋的，味道却很鮮。他看我愛吃，又硬送了我一盤，不由分說的裝在我褡巴口袋裏。給他錢，他不要，他要和我做「霞波」（朋友）。

下樓來，百利的烏拉娃和甘孜的馬，拉娃拿着佛珠當算盤，正在辦交接手續，手續辦完，上好馱子，向林葱進發。百利到林葱，祇有三十里，因爲又是一個換牛馬的站口，今天祇能住林葱。由一個穿着件大紅襯衫把蠻袍子斜脫一只大袖在傍邊穿着一雙紅牛皮的蠻夯——蠻靴軟皮有色的叫蠻夯——的小波母——少女——伺候我上馬。她是這馬的主人，也騎着一匹馬跟着我的馬走。初時，我祇注意前面的馱子，後來我們兩騎馬衝出牛羣，向前馳去，在一片臨河的樹蔭裏下馬休息時，我才發現她那一對含情的秀目和愛人的面龐兒，竟和素一模一樣，尤其是那微笑時的神情，兩個媚人的酒窩，身材也是那麼嬌小，要不是她蠻裝打扮時，我眞會以爲是在做夢，以爲是回到了十年前的南京。她被我目不轉眼的看羞了，撲到我身上來，和我偎倚着坐在樹下。

一騎馬飛馳而來，那是她父親，因爲她忘了帶褡巴口袋，怕她路上受餓，所以馳馬送來，他看見她和我坐在一塊，他好像也很高興似的站在她旁邊。他慈愛地撫摸着她的秀髮，我陌地想起我年老的雙親來，眼眶中竟不自覺地滴下兩滴熱淚，「回家去！」恨不得插翅飛去。看看我的二老。

林葱住了一夜。翌晨，吩咐俄巴上馱子先到二十里外的絨壩岔等我，我一個人騎馬到離林葱五里的大金寺去觀光，這是關外工程最大的喇嘛寺。甘孜事變時，毀於兵災，中央撥款培修，數年尚未竣工。在甘孜時，便聽說大金寺如何的偉大如何的壯觀，進寺看時，果然名不虛傳，好一座莊嚴富麗的建築。

大金寺在未事變前，藏番勢力保護之下，凶悍異常，漢人經過，必須下馬頂禮。甘孜縣知事入寺，未曾下馬，致受奇辱，而無如之何。事變後則態度又復軟化，我在此騎馬遊寺一週，便一馬跑到絨壩岔，這裏的烏拉（蠻子當差的牛馬）困難，需有三天的躭擱。

保正給我一間很潔爽的住房，又派了三個蠻丫頭給我守馱子，並問我要不要漂亮的波母，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五三一—五〇二

守馱子的一個蠻丫頭，懂得幾句漢話，時時上來兜搭，一會給我熱牛奶，一會給我點火吃香烟，我看她長的還不討厭，順手摸了她一下臉蛋，糟了！

「我你伙計一個搭囉！（搭伙計即軋姘頭）你跟前我老實愛囉」！她竟跟我談起戀愛——決非戀愛——來了。我誑想笑，我想假使這是一個漢人少女向我說這話，豈不可笑？

「我不通（丈夫）一個沒得囉」！她表示她沒有丈夫。

「你不通一個沒得嘛，多多有囉」！我也學着她的蠻漢話。

「門巴可（的確）沒得，我良心老實好囉！你我不愛嘛（即你不愛我）我老實造孽囉」！她見我不大理她，竟急得要哭起來。

「我波母是的囉：K麻（牛）多多有囉！你跟我不通一個當（即你當我的丈夫）。我K麻你跟前一下給囉！」

沒想到我走上了蠻桃花運，可是我沒長着那號腦袋，我跟她不通一個當。她再去伙計多多找，那還吃得消？（蠻女婚後，仍以搭伙計爲榮。）

她老蘑菇着不走，我沒法，祇好跟她說：

「我路上三天走，門巴可累囉！八痛（病）囉！八好了，我你伙計一個搭囉！」

「你不痛了嘛。你我不通一個當囉！伙計不是的囉！」

「吶嚓！吶嚓嚓！」（即是！是！）我祇求她早點出去好讓我睡。

作了整整三天，天天出去吃酒閑耍，回來祇好裝痛，纏得她竟一心一意看護着我這個假痛的人，第四天才得啓行。她還站在俄巴房前約我早點回來，跟她不通一個當。

結壩岔出來。當夜野宿。第二天才到玉隆。本隊轉運站即設於此，有兩個同事的駐此專催玉隆到色許的烏拉，因爲蠻倌夏克刀登家住於此。這一路的蠻子，由甘孜到青海，全是他的百姓，催烏拉的馬牌，非他蓋章不能生效。我很想見見這位現代的李克用，適値他出，未克如願。

第二天一早，馱子上好，又繼續前進，玉隆駐的劉遠階帶了個李通事上玉樹去做生意，約我同路，我正愁不懂蠻話，見有通事同行，正合己意。俄巴給我牽來了匹大黑馬，渾身漆黑，雄壯高大，頑劣異常，據說是蠻子都不敢騎的馬，我把繮繩接過，跳上馬背，試跑一趟，眞如騰雲駕霧，耳邊祇聽風響，的是駿馬。

縱馬前進，滿地盡是鼠洞，不小心便有失蹄的危險，一過玉隆，沿途全係荒山蠻嶺，已不復有青稞遍地蠻房櫛比之景象。這些老鼠吃什麼呢？奇怪，每一個鼠洞，祇要老鼠一伸出頭來「吱吱」的叫兩聲，就有一只灰色的小鳥，給他銜食物來。滿地密密的不知有多少鼠洞，無數的小鳥飛來飛去的找食物餵老鼠。

「蠻子說，這些老鼠是喇嘛，小鳥是給喇嘛當差的小娃子」李通事告訴我。

劉遠階是一個身材矮小語言粗魯的人，倒是李通事比較好點，有了他頗不寂寞，且可多學點蠻話。

當夜宿在[illegible]台站。第二天，押着馱子向前行走，正

午，跟烏拉娃一塊吃過午茶，我們三人便騎馬先行，早想點到竹箐找房子住。他倆的馬拚命地跑，都追不上我騎的黑馬，快到竹箐時，我一馬當先，預備跑過前面的大河，才跑到河邊，大石旁斜倚着一個穿着光皮蠻皮衫的蠻女，急馳中的馬竟爲豔影所驚，站住不走了，那蠻女回過頭來，鶯聲嚦嚦的說：

「格南住？」（即那兒去？）

我用甚麼話來形容才好呢？從前看到杜甫的詩：

「翻身向天仰射雲，

一笑正墜雙飛燕。」

我總覺得他未免形容得太過火了，現在：我才相信，或者眞有可能性，我呆在馬上，沒有走，也沒有回答她，祇楞楞地看着她。她笑了，站起來牽着我的馬環。

她像是才在河邊洗了頭，頭髮散披着，赤着脚，右臂袒露在皮衫外面，臉上的自然姣麗鮮豔，和那紅色的櫻唇，編貝般的白齒，決不是塗口紅擦黃粉所能模倣她萬一的。穿着一件極普通的蠻皮衫，渾身不假絲毫裝飾，自然美麗，像法國畫上最美的仙女，但還比仙女多着一副流動的眼神。

她要我帶她回去，我勒緊了馬，讓她騎在馬後，她兩手緊緊地抱着我的腰，兩腿玩皮的踢着馬腹，向竹箐馳去。這時，風聲，水聲，馬蹄聲，和着她的歌聲，陽光斜照着馬上的雙影。是人間？是天上？是現實？是夢境？

竹箐下馬，劉李隨後趕來。

「你說你不玩丫頭，怎麼馬上還帶着一個」？

「你也要與着打恰巴了」！

他倆看見她的背影，便大聲問我，因爲我路上老勸他倆不要欺侮蠻丫頭，她回過頭來拉着我走，好像不願跟他倆在一塊似的。

「啊！」他倆作見顏色，不禁同叫起來。

「我硬沒見過弄個乖的蠻丫頭！」李通事說。

「漢人裏都找不到，你硬是安逸！去吧！她在拖你打恰巴去」！劉連附說。

爲什麼見了漂亮的人就要往那方面想呢？我討厭劉的粗俗，不願意理他，她紅着臉拉起我就走，請我到她帳蓬裏去吃牛奶。她住在竹箐山後十幾里的帳蓬裏，祇有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弟弟，帳蓬外成羣的牛馬。進帳坐下，她忙着擠牛奶我吃，跑進跑出的像是一只溫柔的美麗的小鳥，在我身邊飛着。她一家人都不懂漢話，祇有用手勢和我僅會的幾句蠻話來表達情感，她笑着改正我蠻話的發音。

她指着我叫「霞波」（朋友），又指着她自己要我叫她「霞孟」（女友），她告訴我：

「阿大果朵（父親沒有了），阿媽有朵，（母親有）本家（弟弟）及（一個）有朵」。

坐了一會，我站起來要走，她也跟出來，我沒學會這句：「不要來，看天黑了，你不好回來」的蠻話，做手勢叫她不要來，她裝不懂，她牽了匹馬；又陪我跑上街。我祇好請通事告訴她，請她早點回去，免得走夜路，我明天去找她，她才馳馬回去。

住處找好，到總段上交卸了一部份馱子，跑了兩天快馬，腿部酸痛得很，吃過糌巴，便蒙頭而臥。

五三—五〇四

在竹箐幾整住了七天，劉李天天去賭錢，半夜才回來。每天早上，霞孟便來拖我起床，騎着她的馬上她帳蓬裏去吃牛奶牛肉，有時陪我騎馬到附近山上去玩，累了就隨地下馬休息。她很聰明，幾天的工夫，竟學會了不少句漢話。她是藏牛販在山上生長的蠻女，不容易有和漢人接近的機會，否則她一定能學會很好的漢話。

第七天一早，我沒通知她，便同劉李還有三個在竹箐才認識的軍人上路。

「這幾天你恰巳打安逸了吧！」又是劉矮子。

「沒有！我一回都沒幹過。」我冷冷的回答他，劉李都不相信，和他們辯有甚麼價值？我也懶得傷神。

走了十多里，後面遠遠的一人揹着長槍騎着快馬追來，看不清是什麼人，劉李都忙將鎗端好，新參加的三人也都拿出鎗來，大家都勒馬持鎗等待着這突如其來的追客。

「慢點走！慢點走！」我聽出來，是我才教會的兩句話。原來是她，巴巴的追了來。大家才鬆弛了緊張的心情。

她戴着頂紅色的蠻皮帽，半壓着秀髮，斜揹着支長鎗，英武婀娜神彩飛舞的追上來，拿一大包酥油和乾牛肉親手給我拴在馬後，哽咽着向我念了幾遍「唵嘛呢叭咪吽」，將一個小的圓佛像悄悄的放在我手裏，便轉身鞭馬而去。李通事將佛像拿去細看：

「這是蠻子最寶貴的東西、是班禪的骨灰做的。你拿這個跟蠻子換幾條牛馬他都幹。好好地保存着吧」！我收過一看，原來是她頸上套的「格哇鳴」（鐵製小匣口儲佛像護頸上謂能避鎗炮災邪）裏珍存着的，我心裏湧着一種說不出的情緒，也祇默默的爲她唸了幾遍，「唵嘛呢叭咪吽」願神佛佑彼。

我們六騎馬銜過牛馱前驅，一路人多，倒不覺累，由腳下很多雪豬子跑來跑去，一見人來，便入洞去。這個東西吃了最除濕氣，山上又有許多山羊奔走，我們想吃羊肉，鞭着馬翻山越嶺的追着山羊打，放了好幾槍，一個都沒打到。馬也跑夠了，人也乏了，夜晚露宿在雪山上，蓋着羊毛毯羊毛被，還是冷得一夜沒有睡好。

呼呼的晨風裏，烏拉娃打着皮火筒在風地裏燒牛糞煮早茶，在風地裏燒火，非用蠻子製的皮火筒不可。他用一張羊皮縫成，頭上縫上個鐵管子，羊皮一張一閉地將風擊動着由鐵管口吹出吹火，他們用起來似很容易，我拿過來則始終壓不出風來。

經過察里康都，翻過全路最冷最高的海子山。上海子山時，山太陡了，馬爬不了多高就要站住喘氣，喘了幾十次氣才到山頂。山頂上的風吹得馬東偏西歪的站都站不住，鼻子像被堵住似的氣都出不來，渾身冷得不敢動，好不容易翻過海子山，到達石渠住宿。

石渠到色許祇半日途程。次晨一鼓作氣，跑到色許，一排紅色的喇嘛寺雄峙山腰，這便是我們這次運程的終點——色許喇嘛寺。

漢長安古城

何正璜

早朝薄霧中，我們由西安北門僱膠輪無篷馬車一輛，出城北行，目的地是二千年前漢代活躍舞台的京兆故都。雖然明知「西京」豪華的建築佈置，均已早成廢址，但對歷史的趣味與熱情之誘惑，無法拒絕，特地攜帶了輕舒的靈感和沉重的心情，準備將自己將史實[illegible]前景物諧成嚴密的一片，去領略，去思維，去憑弔。

車出西安北門，車轍所經，俱爲唐時西內苑故地，並得見觀德殿之遺址，按此殿雖爲於隋而實爲隋代所建。隋史：「開皇二年上疾愈，享百僚於觀德殿，賜錢帛任其自取，盡力而出」，卽是此地。車行不遠，次第經過唐大安宮遺址，唐歌武殿及漢代太倉等處，並可遠望唐大明宮內之走馬門鷄台，三清殿，群雲樓等廢址。

行行重行行，又望見漢翠華殿，六朝逍遙園等，故跡較爲尤顯，故雖較遠，而反覺更爲清晰。

二十五里的土車大路，在兩旁樹列盡處告了結束，盡端乃一片荒涼土圍，有類城狀之土壁二堆，廢頹危聳，我們在此停車。

此卽漢代京城之東南第一門，名霸城門，王莽更名爲仁壽門，門色青，故俗名青門，述異記：「景帝元年，有青雀群飛於霸城門乃改名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爲綺撩雀去，因又名青綺門」，此門外舊出佳瓜，乃秦代貴族東陵侯於秦亡後隱居於此所種，俗稱東陵瓜，爲長安近郊名物之一。此城門立此已二千餘年，今僅可見殘破之土壁，但危然高聳，猶可於雄偉中，說明其悠久與高貴之歷史身份。最難得的，由於遠久的風雨剝蝕，牆面斷裂，裂處倘存有當年[illegible]之遺[illegible]，[illegible]圓如杯口大小，深約二分，清楚可辨，我們特拾取數塊，以作紀念。

由荒土斜坡，可走上城頭，城上之土盡爲紅色，土中夾有黃綠色的琉璃碎片極多，繩紋瓦片，更多不勝取，可見當日建築之富麗。

俯視停車處，才知道我們剛才上來的路，原是舊日的護城河，現雖淤爲平地，惟地勢低凹整齊，清晰可見。

大家都站在城頭，任性眺望，此處頗高，全城景物歷歷在望，於此烽火匝地之日，來此民族昌盛國威遐震的漢朝故城上，撫念今昔，至爲淒愴。

漢高祖大定天下，欲都洛陽，爲婁敬之諫，遂改都長安。歷傳至孺子嬰，凡二百十二年之帝業，均在此城之內，址本秦之離宮，高祖增修後由櫟陽遷此，惠帝更廣之，周圍六十五里，城形如斗，又名斗城，離現在的西安城西北二十五里。後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均都此，直至隋代開皇三年新修今日西安城所在地之大興城後，此城始廢。七百餘年間，盡爲京兆帝都，地面上印有多少帝王們的足跡，林

宮裏又還有多少后妃們的笑聲，一整部西漢的歷史，都演自這咫尺之下的古城中。漢代是中國史上最威武，最活潑的一朝，我幻覺得似乎看見張良蕭何們的衣袍，在黃土中飄逸；霍去病衛青等的金甲，在荒草中閃礫；劉向董仲舒們的紗冠，在阡陌中隱約；以及風塵僕僕遠道歸來的張騫與蘇武，正都佇立在這荒草殘垣的廢墟城裏。

遊於城垣處，後部盡成高原，細細麥苗，淡淡野花，空曠不見人畜，藍天蔚朗如洗，一切表示出極靜極美的調和空氣清新冷肅，若非陽光明爽，幾疑此身亦已化成此古城中的古代幽靈了。

渺茫中，渭水北岸一帶，淡紫色山陵迤及雲末，詢知乃當係咸陽原上之漢家陵闕，這些方整漢墓中的帝后們，謀略山河，縱橫生時貴業無位之京兆故宮，幽靈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沿城壘車緩行，在城內巡覽。首過長樂宮遺址，長樂宮原爲秦始皇之興樂宮，高祖還來後修飾此宮自居，但自未央宮落成後，此宮即專居母后，關於長樂宮的記載不多，大約即因爲它不是人主所居之故，關中記：「長樂宮周迴二十餘里，有殿十四。」漢武故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三輔舊事：「秦作銅人立阿房殿前，漢立長樂宮大廈殿前。」三輔黃圖：「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池中。」關中記：「酒池北起台，天子于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太平寰宇記：「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牛飲。」三輔黃圖：「長樂宮有鴻台，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台上，故名，」漢書韓信傳：「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以上還許多記載的實際，都已化爲麥田，僉人既杳，酒池亦湮，一切只好在想像中去領略，只有斬韓信的地方，今名韓信灘，乃大塊紅砂石，草木不生，作殷赤色，韓信爲漢家打得天下，落得斬首夷族，寃氣自應不散，姑無論此塊地質有何特殊原因獨異，而能留此遺跡作爲人的警惕也自不壞。除此一片紅地外，餘皆成爲麥田，黃綠交落中，二三幼女，着大紅衣，坐地上挑摘薺菜，四處不見人家，不知其何從而來，窈小腰背，正可作此豪麗故宮遺址大畫面上絕好之點綴。

上車復行，今日我們所經過的這些大車村道，月下雖是崎嶇荒蕪之路，而在當年，卻均爲錦綉畫梁之處，非瓊宮之閣樓，即琳殿之庭廊，想當年如何森禁尊嚴，怎能容我們一輛木板馬車在此自由馳覽！

漢時京兆中街道的遺蹟，絲毫不能得見，我們只可以記載來揣度，漢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水泉深二十餘丈，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三輔決錄：「長安城每面三門，四面十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可見昔日市容是非常完備整齊的。

離車道十數丈處，有一小丘，同行除君指告乃秦代樗里子墓。按樗里子乃秦惠王之弟，爲人詼諧聰明，秦諺有「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傳其臨終時，囑葬渭南章台之東，曰百年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時我墓，後漢代修建長樂於其東，未

央於其西，墓適在其中。

遠望晴沙綠原上，有名的漢墟石馬，孤立在一片麥田裏，行近下車，量馬身高六尺，長八尺，後腿已半陷土中，兩耳亦失，全體結構雖非精美，但大體尙稱渾厚，並且它是故漢城中今日惟一具體古代遺物之存在者，浴風沐雨已縣千餘載，今尙得親手撫其項背，誠爲可貴。馬之前足上，細視隱隱有字，因取手帕細細揩拭，模糊可見爲：「大夏……」餘埋土中，我們根據此二字，均推斷其爲晉時物，按後秦姚氏自敗於後魏拓拔珪後，其部將赫連勃勃卽叛而自建一國，自稱爲大夏天王，其時間與地點均可能在此，如我們判斷不誤，則此馬爲一千五百餘年前之匈奴作品。

車行抵東高廟下，漢城中除此高廟外，尙有中高廟與西高廟，一共三處，緣漢城既築如斗形，斗柄上三點卽各築一廟於極高處，同治囘亂時，漢人羣避其上，但西南高廟竟爲囘人攻破，殺漢人老弱逾三千，實爲宗教上之悲劇，今日適逢村人搭台唱戲，本意乃例年舊曆二月初七日舉行超度遭難亡魂的，我們本未預知，恰於今日來此，倒也巧遇，不過村人早已忘卻超度原意，已經成爲熱鬧的社戲了。

爲符堅與姚萇時的宮殿遺址，卽所謂樓閣台，亦名明光宮，本武帝所建舊址，地特高，東西各二，四垣高聳，西京籌委會在此立有木牌上書：「兩阜對峙是當日端門，再南爲雙闕城，北魏改爲子城，唐建咸宜宮於此」。

沿途碎瓦殘磚，俯拾不盡，千餘年來時有取者，而今尙堆藥滿地，可見當日宮殿之大，尤以繩紋瓦與格紋瓦最多，至少亦爲六朝物，間或也能覓得漢時碎片，不過完整的是極難找到，有年號的更爲希少，我們下車來俯行細覓，像一羣拾破爛的孩子，夏君運氣大佳，竟拾着破磚半塊，上有平帝元始年號，歡喜之極，我們雖未拾得有年號之物，但明知每一碎片，均屬千年前宮殿上之小纖維，今得親手拾取，也非常能慨慰心懷。

車再進，漸有三五人家，並有一寺，額書感業寺，現改爲私塾，車停寺外，我們以很興奮的步伐走入寺中，因爲久已聞名此乃中國惟一女帝武則天當年出家爲尼之處，雍錄：「貞觀二十三年太宗上僊，其年卽以感業坊濟度尼寺，盡度太宗嬪御爲尼以處之……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詣寺行香，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欲以間蕭淑妃之寵，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是那一代怪傑奇女，曾一度潛修於此，遙想媚娘當年，尼裝素容，伏處此中，不知是如何的楚楚堪憐，誰能料到一隻小鳥出籠，竟會展翼冲霄，叱咤風雲呢？如當日高宗不來上香，或上香而並未晤見，武氏當不得再入唐宮，則唐史在永徽三年以後，應不會是今日唐書上的寫法了，現在寺中荒蕪污穢，令人難以想象當年少年至尊的高宗與妙齡尼裝的武后在此院中重逢相泣的情景，只有兩塊磨匾，一書「武則修焚香院，」一書「大唐感業禪院，」丟在院角，還可說明一點這今昔毫不聯繫的興廢，令人埋入深深的憑弔與幻想。

另一角偶，有蓮花座一只，四角皆彫有一個小獅，刻工之精緻，固爲他處所少見，而形態之調皮，更屬罕有，前方二小獅以二前足並伏地上，下顎略偏的又緊貼足上，癡憨之態，於頭部表情中，充分露出，一望而知是飽乳未久的獅雛

，神氣活現生動可愛，惜在暗角不宜拍照。遺歷已半埋土中，中空處又被利用盛置殘水，污穢不堪，後二角上昂坐之二小獅，則已被村童敲倒在地，首足殘斷。此伏坐之二小獅何日遭受同樣之命運，想總爲時已不在遠，我以前總以爲古物售與外人爲可惜可恥的事，今見此精美的藝術品，在如此悲慘的處境中，又反而感覺祖國之大，竟無它們容身之地也！

上東行，至城西北角，在此沿途道之兩邊，盡爲錢印磚，每磚上有二十或三十的錢痕，知爲五銖錢之原模，不過有字的陽面，都已分存在各古董店中，現在這些都是沒有字的。

在城角南向，夏君導吾人前往，謂曾有一有趣之發現，今或尚有，我們即隨之行至一處，見地上堆滿尺餘長之裸體小人，頭飾各各不同，可惜沒有一個完整的，想早已被村人拾去脫售了。今能在這裏見到，還幸而因爲它們是破斷的，但殘破並不能減少其歷史與藝術價值，特各拾取二三段，或首或臂或股等，以爲研究。夏君說有人揣測其來歷，謂係漢武帝時候太子巫蠱之禍中的土偶，但我們以爲數目既如是之多，似與彼案無關，不過均認爲絕對係漢代遺物，而深以不明其來歷爲憾。

已中午，衆人皆覺饑渴，因由夏君導入西京籌委會所立之天祿小學中休息，我們已早準備好大餅一個，直徑一尺五寸，厚一寸，爲數人隨身乾糧，小學教師見我們攜有大餅，特炊開水相待，夏君言彼等深感來漢城之遊人，來此無一可資坐息之處，因此地雖爲燦爛古蹟，却非時髦名勝，冷落荒涼，絕無市面，遊人即出代價，也不能購得一飯一茶，每以爲苦，因此特於此地辦一小學，一方面教育此處僅有人家之小兒，一方面兼可招待過往遊人，予以休息與嚮導，今我們來此，不僅各有開水一碗，且特受優待，贈有野菜二碟，遠遊來客，食之極甘。

天祿小學，以舊爲天祿閣遺址故名，三輔故事：「天祿閣在未央大殿北，天祿異獸也，即揚雄校書處，」其旁爲天祿閣渠，雍錄：「宣帝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又：「未央大殿之北，礱石爲渠以導水，中藏蕭何所得秦世圖籍。」班固西都賦：「天祿石渠，典籍之府。」是此處乃漢代文化貯精集粹之地，今能登臨其上，頗爲欣幸！天祿閣之遺址頗高，由平地上石階百餘級始達，可以遠眺，室內藏古物頗多，據云都是由附近拾得，有雲形瓦頭二個，構圖簡單純熟，酷似希臘古紋，教師允購其一，我們即擇一不缺損者以爲紀念。

立於此閣外廊上，可以眺望城外西邊漢建章宮遺址，建章爲漢代三大宮殿之一，爲漢武帝的傑作，蕭何營造未央，極其富麗，意謂勿令後世有加，而武帝好勝，激於此言，偏造一個建章，高峨奢麗，均在未央之上。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台高卅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名璧門，」三輔黃圖：「璧門左鳳闕，右神明台，神明台武帝造祭金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承雲表之露，以求仙道。」漢宮闕疏：「神明台高五十丈，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三輔黃圖：「鼓簧宮，周匝一百三十步，在建章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

大雀，獅子宮馬，充塞其中。」又「建章宮有函德，承華，鳴鑾等三十六殿。」關中記：「避風台，在太液池中，即飛燕結裾之處。」史記封禪書：「建章宮置大池漸台，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三輔黃圖：「影娥池，武帝鑿以玩月，其旁起望鵠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諸此均可證明在眺望中的這一塊土丘，是曾經如何的奢侈豪華過，這是漢代盛時的物力結晶，中國古代建築中僅次於阿房宮的作品，對這片可驕傲亦可歎息的土地，我們實在無法與記載取得同感，祇好借際唐王維詩一首，以爲憑弔：「絳闕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金鎖，百囀流鶯繞建章。」

下閣，到操場上小坐，有二既爲本地風光，可以一記，一是學生課餘閑坐的小矮桌，石紋古樸，長形中空，詢之知即天祿石渠之石渠一段，是天祿閣的地道主人，毫無僞疑的西漢遺物。二是大禮堂中壁上大書「發揚漢代精神」數字，提醒了來人對這地點的歷史性，也是別處所未見過的口號標語。

時已不早，急急登車向西南行，遠遠即可望見一片高台，層次整齊，地勢高峨，這就是我們今日來此的目的地，鼎鼎大名的漢代主宮未央宮遺址。址旁柏樹縱橫成列，桃樹數千株散植址下，因春尚淺，枝頭蓓蕾，只見一片深紅的烟障，想盛春時來此，遍宮紛紅，嬌艷的春色襯着二千年的名蹟，當更有一番誘人的情趣。

未央宮是有漢一代主要的宮殿，自漢高祖提斬蛇劍，換金鎧袍，接過秦子嬰手中的傳國璽，痛快欣賞的護張良們扶上御座中起，一直到年未及冠的漢平帝，在臘日以迫飲王莽所獻的毒酒被弑爲止，一切漢代的事蹟，一部西漢的歷史，都是在這咫尺間的高台上歷演；是一座興衰喜悲的全幕舞台。

未央宮爲漢代第一任首相蕭何所造，至爲豪麗，高祖曾責之：「天下匈匈，苦戰數載，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高祖即悅而就居。

關於未央宮及宮內各殿宇的記載甚多，茲列述數條於下：西京雜記：「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池十三，門闥九十五。」

三輔黃圖：「未央宮前殿東西五十五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彫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爲璧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

漢書王莽傳：「王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

西京雜記：「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梁，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漢書元帝本紀：「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長安志：「班婕妤居增城舍。」

雜錄：「未央宮有漸台，文帝之夢鄧通，王莽之死於此，皆在其處。」漢書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關中勝蹟志：「高祖斬蛇劍，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

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兵器，曰靈金內府。」

同前：「昭陽殿在未央內，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聲，趙合德所居。」

今日眼前的未央宮，當然是一切殿宇庭閣皆不存在，將所有的豪麗都全部交與了記載上的文字後，它本身即變成這一片極高極長的地基，除了寒風薄日外，尋不到一絲華麗的印迹，也聆不着一聲[illegible]貪的笑語，萬枝緘默中，我們輕輕的走上了地基的頂峯。

頂層上有巨碑一塊，上書：「漢未央宮遺蹟」六大字，瓦礫堆積極厚，繞足皆是，尤以波紋瓦與繩紋瓦最多，間亦有殘破瓦頭，多為「長樂未央」或「長生無極」字紋。

未央之北有桂宮遺址，桂宮亦武帝造，中有明光殿，玉階珠簾，晝夜光明，西京雜記：「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側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為四寶宮，亦有複道與各大宮相通聯。」

桂宮之側有北宮，高帝時建，成帝增修，專門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又有太子宮，元帝王皇后生成帝於太子宮，各宮均有紫房複道。

據雍錄雜抄記載：「唐時未央宮尚好，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於漢未央宮，帝奉觴上壽曰『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因知唐初此宮猶存，惜以後便不再見於記載，全毀於何時，不可得知，但長安帝都的命運終于唐末，一切周秦漢魏隋唐的精粹，都隨唐亡而同逝，則未央宮的被毀當亦在唐代末年。踐踏着無數的古瓦花磚，遙望着一座座方盤的漢家陵墓，白雲悠悠，令人為之默然無語。

馳遊各處，不覺已下午五時，只得重上歸途，夕陽影裏，我們依戀的走下未央前坡。

馬休息久久，因而馳行甚疾，一剎那間，離宮之遺址已有十丈之遙，天空漸呈淡紫灰色，餘暉薄薄的臨照在故宮廢址上。

沿途又見古代複道之遺迹二處，相當清晰，測度各宮相距實在遙遠，而竟均聯成空中複道，其工程之鉅大，實為可驚。默念「寶輪寶軸從天來，雲中笑語聲融洽」之句，漢宮的豪華，令人神往。

過正武殿遺址，乃北周之宮殿，地下磚瓦亦多，均為六朝物。

車出安門，乃城南第一門，亦名鼎路門，雄壯遠遜霸城門，出城時暮色漸深，微風頗有寒意，我們一車行來，大有唐[illegible]之漢未央記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的意境，不過我們乘的不是「輦」，而是一輛木板舊馬車而已！

徐霞客書山中逸趣敘跋

萬斯年

【一】山中逸趣敘原文

余往來唐大來，侈金碧蒼洱之勝，其中芭異孕靈，（一行）
間出而生名世，譽滿四裔，海內嚮矚，如雲鬢隣居（二行）
，不見其人，爾顯見所著述。若生白木公之雲邁集，（三行）
業行世久矣，此山中逸趣，又大來所手訂以傳者也（四行）
。公世祚侯封，籓參滇伯，以雄武一軍，或斬馘之（五行）
功，爲飛將；以金齎饟餉，佐軍興之餘，爲忠臣；（六行）
以威望九鼎，籓籬殘之隣，爲良輔；無事則詩書禮（七行）
樂，有事則戎馬行間，何自暇復逸於山中乎？余聞（八行）
意樂蘇，孟謝簪纓，舉諸氏之知止，間孔明之澹泊（九行）
，如李西平有子愬，吳武安有子拱，是知兵，才擅（十行）
八面，所雅鑄有門鐵檻，九滇可封，侈伯江之腰（十一行）
，儼標銅柱，絲綸寵之愛，故殊辭麗上，天子特（十二行）
賜金幣褒嘉，方許謝政，公得練巾野服，容寄于（十三行）
松庵靜悶中，環碧掃青皆由也。第公世籍風雅交（十四行）
滿天下，徵文者，投詩者，購書者，以神交定盟（十五行）
者，嚶然相和，聲氣往來，共中原之旗鼓，銀鹿（十六行）
看猿，走山中無虛日，公獨領山中之趣，得逸於（十七行）
逸，有賦，有篇，有吟，有清謳拈題命韻，高曠（十八行）
疏闊，烟霞之色，撲人眉宇，讀之猶冷嚼梅花瓣（十九行）
辦也。雖然，公之逸，豈僅漫浪者，悠然博綜，（二十行）
而樵獵于蝌蝌蟲篆，類陶澄劉峻；織雲山玉水之（二一行）
音，而接武於祖孫父子之作述，類章弘嗣、薛元（二二行）
超；精研釋典，悟入宗乘，如作家禪客，類張無（二三行）
盡、蘇子瞻；是總以有餘之才，與無所用之力，（二四行）
借好而得逸，因逸而成趣，託聖世之逸民，作衣（二五行）
冠之巢許，非有絃匏絲竹，以娛聲伎，文繡異獸（二六行）
，以御鮮華，擊鮮醉醴，以求奇嗜，惟椰瓢蘆盞（二七行）
，烟李鮑老，人不知爲世臣華胄者，洵是稱山（二八行）
中人也。君聞乎！昔司名山記，李献山有云：「（二九行）
麗江雞山天下絕，積玉堆瓊幾千疊，足移厚地皆（三十行）
擎天，衡華峨嵋皆臣妾！」有山如此，公得逸於（三一行）
山中，亦有神仙福分，豈易知山中之趣哉！是編（三二行）
也，補記名山可矣。（三三行）

霞客　徐宏祖題

【二】跋尾

君山中遊記跋，徐霞客親書，現藏麗江木世勳後裔木瑞先生[illegible]。原紙長八十九公分，寬三十三公分，每字大小為二釐分×二公分。原紙宣紙，已黃舊，上有水漬。連敍題及霞客題名，共三十行，行二十或二十餘字不等，上錄原文，註[illegible]段，以便保留原文形式，但加標點而已。原幅霞客題名下有二方章，大小相等，兩為一四公厘。兩章均篆書；上章為「徐宏祖印」四字，下章為「霞客」二字，（橫行），上章和內容體裁相調，下章編經潛當。兩章當為一人所作；但錄[illegible]，刀工是很好的。（按兩章係宏祖二字為陰文，餘為陽文。）

在敍字力勁遒，字寫飛動，隨着是一揮而就的，是見霞客[illegible]，正同他的為人一樣，絕沒有一點造作。他日間遊歷山川，而且多半是徒步旅行，晚間又要忙着筆記，（停下來筆記的時候很少），自然非有寫用很快的字體不可。

這篇敍文實在是很可珍貴的遺物，其原因，略述於後：

（一）霞客先生墨蹟，海內幾無流傳，丁文江先生景慕先賢，讀遊記十五年之久，其足跡遍南北，當在注意訪求遺墨，但在刊行遊記的時候，只冠以小像，而沒有冠以手蹟攝影，可見遺墨至不易得。霞客家鄉一帶，屢遭兵燹，無論文章詩停以及他的書札，恐怕都同他的遊記原稿一樣，蕩然無存。雖是山志原稿，據聞尚存天壤之間，但是不知現藏何處。這篇東西，則又和手稿的性質不同，另具價值。它能夠在木氏經[illegible]劫之後，安然存在，實在很不容易！這種不可多得，萬成不能再得的先賢手蹟，是很可珍貴的。（按霞客在麗江時及其以後寄給木增的書札，已不存在。）

（二）在丁文江氏印行霞客遊記之前，據陳泓所考，最早傳錄的本子，共有八個，加以楊名時和陳泓的兩個校本，總錢和葉廷甲的兩個刻本，已經有十二個本子。這些傳錄或傳刻遊記的人連霞客的公子介立在內，有的雖曾盡力蒐求他的遺文，錄為補編；但是根據傳錄及所見著述丁氏及其以後鉛印的各本在內，所有的本子，是完全沒有轉錄這一篇「敍」體的文字的。這篇霞客自己沒有提到敍文，另外，據我所知，本縣[illegible]當年一篇霞客提到過的[illegible]敍，而且那篇敍文，是[illegible]定[illegible]在[illegible]的第一本上[illegible]。[illegible]力尋找，迄未找到，因為我踏查[illegible]是由的願心，也許以後還可以得到吧。這篇敍，在霞客[illegible]中，以體裁說，可以備「敍」的一格，是很可珍貴的。現在先[illegible]先得到的。

（三）給一個書作敍，和作遊記或詩，其行文應當是不一樣的，所以敍在文章上，另具體裁。霞客在這篇敍裏，以修辭說，（A）有近於排比的句子，（B）有用典的比擬，已經給他的文字，裝飾了一下，所以又在他的詩作和游記之外另具作風。（雖然他在遊記及詩裏也用典，但不像這篇敍裏這樣多。）

（四）如吳國華所說：「霞客之生平，磊落奇英，目容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即肆志玄覽，盡發先世藏書，并欲求見書，綠緗充棟，叩如探囊，稱博雅君子。」（見徐霞客生壙志銘。）又如陳函煇說：「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于遊記。」（見徐霞客墓志銘。）這篇用典很多，且關于「古文詞」的作品，可以作他們所說「博雅」，「工古文詞」的話的證明，而為知人論世之助。

（五）敘中對于山中逸趣的內容已有略述，並有評語，可以作為該書的提要看待。有目錄學的價值。

（六）敘中略述木增的事蹟，以及唐大來與木氏的文字因緣，都很翔實，可以作為木增傳略看，也可以補充大來的事蹟，有史料的價值。

（七）因為霞客自己且沒有提到這篇敘，可以補充遊記中的事蹟，並且此敘晚出，可以補充丁氏所譔年譜。

唐大來，名泰，據遊記，霞客和他的認識，是由于陳繼儒（眉公）的寫信介紹。雖然因為滇遊日記或者不全，而不詳霞客初識大來的時日，但據所記：

「余遊高嶢時，聞其（大來）在傅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

「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大來）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滇遊日記四，戊寅十月廿三日記）

則是霞客和大來的訂交，在地域上，必在昆明，在時間上，當在霞客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間第一次到昆明的時候。現在八月間內的日記無存，了文江氏因為後來有補記的情形，認為當時沒有詳記，我以為是對的。

敘中有「余往交唐大來」的說法，據其語氣此敘自應作于旅寓于認識大來之後相當久的時期中，其可能性有二：一是在麗江時作的，二是後來在雞山以至他處（如永昌）作的。但敘中在「余往交唐大來」之後寫道：

「侈金碧蒼洱之勝」

而敘中又有：

「吳子安有子拱，足知兵，才滿八面，」一又有，「九泥可封」等語，按侈字下當落一「談」或「言」字，「足知兵」上間落一「智」字，而「九泥」應是「足經厚逾皆歷天」，「皆」字似間為「背」，一我見過錄時的匆迫。

因為他在麗江的時候，木增請他給山中逸趣作敘，是提供資料（如木增的事蹟）最方便的機會，木增當然不會放過，同時霞客在麗江的幾天之中，寫作極忙，所以在匆促的情形下，容易消誤，如果是後來在雞山甚至他處（如永昌）所寫，便從容多了。所以，我以為這篇敘是寫作在他遊麗江的幾天之中的。

生白是木增的字，他是木世府中很有作為的一位土司，霞客所謂「公世祚候封，晉參藩伯，以雄武二軍，成斯鹹之功，為飛將；以資數萬，佐軍興之急，為忠臣；以威望九鼎，落番夷之膽，為良翰；無事則詩書禮樂，有事則戎馬行間，」都是事實。

現在，暫且只談他的著述。

生白的著述，計有雲薖集，嘯月函，芝山集，空翠居，光碧樓選草，雲薖淡墨，山中逸趣，凡七種。

這七種集子，木氏現藏已經不全，關于雲薖集，我曾在木府見到一篇周延偏寫作的「芝山雲薖集序」，序作于天啓四年癸亥（西紀一六二四），如果算作天啓五年行世，則距霞客作山中逸趣序已經近二十年，所以霞客有「行世久矣」的說法。

木氏之有漢文述作，要從木公起，木增乃是木公的玄孫，木公有雪山始音，隱園春興等詩集六種，嗣又選出一本「

雪山詩選，」楊升菴、錢文之、朱竹垞、都給他的詩集作過序，並且都有好的評語，其後木青也有詩作。我因爲要把木氏的著作，另文考述，對于大增的著述，不再多說。

霞客遊記崇禎十一年（戊寅）九月十五日道：

「是日以麗江雞足二處，求兆於□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接引喜更新，雞山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卷五下滇遊日記三。）

這是遊記中有關麗江的最早記錄。

十月初三日又記道：

「乃入叩（阮）玉灣，並叩楊勝寰，知麗江守相望已久。」（卷六上，滇遊日記四。）

則是霞客之被生白聘邀，阮玉灣，楊勝寰那時候在昆明都已知道。

崇禎十二年（己卯）正月初十日，在悉檀寺，記有：

「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宏辯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

此後霞客便于同月二十五日到達麗江。

就上述觀察，霞客和木氏的淵源，和他有到麗江來的企圖，當在崇禎十一年九月以前，已有端緒。但遊記中記有：

「余在家時，陳眉公即先寄以書曰：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雞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

參以霞客所記及靜聞事略，似乎他們出發的時候，只是以雞足山之遊爲最大目的。雲南的雞足山，是以宗教的關係得名字的，霞客既以身爲山川，（吳國華徐霞客生壙誌銘：「霞客之言，向□天遊，此身乃山川之身也。」）當然不能忽略雞足。霞客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曆一六一八年）遊廬山，在黃巖寺見到赤足短髮的雞足山僧，（遊廬山日記八月二十日記，）也許那時候就更堅定他了的遊念。

木敘□詩提引的木景山的關于麗江雪山的詩，應當是啟發霞客遊麗江的動念的線索。

如本敘所說，唐大來和木氏的關係，係在霞客之前，大來固然曾爲霞客作函介紹許多滇西友人，但霞客之識大來，在求兆之後，當然霞客與木氏的淵源至少最初并非由於大來的介紹。霞客之得木氏允許，且應木氏之聘而遊麗江，其可能的介紹有二：

一、霞客的友人如周延儒、陳繼儒，都在霞客之前和木氏有了友誼，又比較延儒□好，也許霞客出發作西南遊以前，繼儒已函木氏介紹霞客，不過那時候沒有得到木氏的覆函，不能作可能遊麗江的決定；所以繼儒給大來的信裏，便也沒有提到。

二、也許有其他的人爲之介紹。如果有這種淵源的話，應當記在滇遊日記一裏，且應當在崇禎十一年五月至八月初間發生的事。

霞客在當時雖爲名士，但萬里遙隔，未必即爲木氏所知，而出于他自動的邀聘，必出于他人介紹無疑。陳木叔雖有「木麗江聞而出迎」的說法，但霞客在需益時曾卜麗江之兆，木氏與霞客的淵源，應當早有人爲之介紹，陳志沒有說明整個關係，而是僅只指出木氏使人迎于雞足的。木氏之與霞客，不但要□人介紹，而且就木氏尊崇霞客的情形（參霞客

日記、原誌）觀察，且都是一個在政治上及文化上很有地位，為木氏所信仰，又對霞客肯為幫忙的人為之介紹無疑。還須具有陳繼儒相當這種條件。

既且，以上幾可能性比較觀察，前者為大。至於霞客後來一[illegible]不良于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成，麗江木守為舁與偕歸，」在路上用了一百五十天之多，（陳函輝墓誌，）證據確實的從存，我們却要說是由於（1）霞客介與木氏的友誼的交往，（2）木氏對于霞客的誠懇，而不能說完全是憑介紹人的關係了。

陳繼儒既為函介紹霞客於大來，大來對于霞客幫忙不少，遊記中關于大來的記述，也比其他的人都詳細，還可以看出兩位古人友誼的隆重。

大來是明季滇賢遺民之一，當時已負盛名。敍中所寫，[illegible]遺他曾為木氏手訂山中逸趣，而乾隆麗江府志略，也記有大來的事蹟，其後半記道：

「流寓入滇，祝髮為僧，名普荷，號担當，愛麗山水清奇，來去無時，土官雅重之，結廬雪山西南以待，榜曰冰壺。每痛飲揮毫，題詠甚夥，慷慨激昂，胸中有物，未可以僧目之也。」

據此，則明亡之後，大來為僧，仍然是與木氏關係密而且是時常到麗江的。（志略以唐泰為名，不云「担當」，入明流寓，意思深刻，編訂適當！）此外，因為我在大理不久，從有一登雞山，但是，在所得到的康熙三十三年黃元治修的雞山志略中，却有大來明亡後，「初登雞足，繼乃卓錫于斑山，修鍋升堂寫閣樓，坐臥其上，嘯詠自得，口不談禪，而與諸客興，或遊宗旨，有道之士，爭與之為方外遊」的記事，而且山志藝文志著錄有關于担當塔的詩，其中李發階詩題為「斑山掃担當塔」，一看可以確定大來死在雞山中的斑山。

大來的詩書畫，均稱不朽，現在一般人都爭相購藏，但來他的事蹟，是很有人注意的。

麗江志略和雞山志略的藝文志中，都著錄有大來在麗江或在雞山的詩作，流傳不廢。雞山志中有大來「[illegible]」一詩，開頭便是：

「君不見擎天柱地維氣節，

丈夫臨難當自決！」

足以表現一個遺民的口吻！

因為敍中提到大來，並記於此。

五三—五一六

荷印游記（一）

章力生

——南洋游記卷二——

羇歲隨使，訪問南洋；行蹤所至，日有所記。關於菲律濱之部，已於本誌發表，茲復將荷印之部，就正本刊讀者。此稿以征塵倥偬，諸嫌粗疏，承張維千先生代爲校訂，中宣部專員曹志鵬先生詳爲審正，深爲心感，特此誌謝。　著者附記。

余等旋即登輪，鼓濤西上；茲將鐵公抵孟發表書面談話，附錄於次；

此次奉命南來，任務有二：其一，爲代表我國對於荷印政府及其人民，致其親善之意；其二，爲代表總裁，對我遠離祖國之僑胞，深表其慰問之忱。

行程之便，先過菲島。在菲半月，與彼邦朝野及我國僑胞，接談歡敘，印象極佳，深用忻忭。今日舟過孟城，雖行色匆匆，未克久留，得與我僑胞相敘，並承盛意相迎，實深感慰。

祖國方在艱難中建設發展，現在西南各省，交通發展，新興工業已有萌芽；農村生活，尤形好轉。正所謂「憂患興邦」，殊堪告慰。

荷印與我，懸邈往來，歷史悠久；近以科學進步，交通益便，將來商務與文化關係之發展，當更無限量。當此時會，深信當局，必能本其對我之睦誼，以確保我僑之正當權益，而我僑胞，亦必能本我民族固有之道德精神，與之通力合作也。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晨六時舟抵孟加錫（亦作望加錫其名始見於乾隆年間世宮史咏）此爲荷屬東印度西里伯斯島（Celebes）之要埠，據荷政府統計有華僑一七八二〇〇人。六時許，領事王德棻，黨支部代常委兼華僑日報經理鄧志宏即登輪相迎。祇以國際多故，歐戰方酣，荷政府宣佈戒嚴，致各僑團未能列隊碼埠歡迎。七時登陸赴領事館，召集各僑領談話。深感此間商業凋落，華僑處境，日形衰殆；而教育方面，亦有不繼之象，實應亟起設法。繼赴黨支部召各代表談話，祇以舟過此間，即須登程，時間所限，未能暢談；各代表意見，改用書面陳述。會畢由領事館備車遍遊全城；深覺街道整潔，建築美術，車馬清靜，富有詩意。後參觀（GomPress Hotel），爲華僑經營，富麗堂皇，管理整潔，爲此間最高等華僑之大旅館，國人經營技術，有此進步，亦足稱道。後又參觀三益公司，大平店舖，都爲閩粵僑胞，僑胞事業閩爭先也。惟時局發展，實用欣慰；惜已不如昔日之盛耳。

聞王領事德棻之政治報告，深知歐戰以後，日人往來荷印，絡繹不絕。而其對於此間勢力發展之方，曾組回教聯合會，並特派東京神學院教授起荷氏與之聯絡，並於各區設回教區長，每區月支公費三百盾，以供活動。同時復與其土人國民黨聯合，策動排華，其處心積慮，排華南進之陰謀，實堪驚懼，尤應切實注意，以求對策也。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午抵巴（一作峇）里（Bali 今通譯荷屬末代稱爲峇釐或巴釐）山林蓊鬱，青葱可人，巴里有「詩島」之稱，騷人墨客，中西藝人，均以此爲荷印之勝景。風帆之往還，海鷗之上下，點染谿谷之深幽，與夫草木雲烟之吞霧，可以極遊覽之娛。南國仕女，恆迎風踏月。

佛阿囉哆於翳鬱林木之間。余等係奉使訪問，須先往荷印首府巴城，未便於此登陸一遊；交臂失之，倍感依戀。稽諸古籍，巴里古名婆利，見梁書卷五十四；又見於隋書及新舊唐書，唐書婆利國傳云：「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他延袤數千里，自交洲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姓刹利耶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縷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蠡爲樂。男子皆拳髮，披古貝布，橫幅以繞腰。風氣暑熱，恆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貞觀四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云。復查清季有廣東潮州人張傑諸往來爪哇帝汶間，曾於安班瀾（在龍目島上）被推爲首領，土王下令逐之，爲傑諸所敗，逃往巴里島；翌年土王又率巴里王與其復仇，又爲傑敗，遂登王位。今日過此，彌增嚮往之忱。

讀東方樂園——巴里（Bali — The Eastern Paradise）英文小冊，謂巴里乃一和平的，天眞的，夢境的，神秘之島，及世界之樂園。全島面積，凡五八〇九公里，荷人於一八四九年首在 Buleleng（荷人作 Boleleng 華僑稱峇利陵）及 Singaradja 設治；至一九〇六年，全島乃悉受其統治。惟荷人對於土人風習，任其舊慣，故多保存千年以前之遺風。我國久已絕跡之鑄錢，仍在此通用，屈指無數，亦見我國與荷印歷史關係之深也。

余等前日過赤道，船主特頒赤道證書，上有海龍王像，及海龍王簽字，別具意趣。

在船時稿，利用舟中餘暇全部整理竣事，並爲題名「華僑與祖國」。備印專冊。晚，爲寫書面談話稿一件，備明晨抵爪哇泗水發表。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

晨抵爪哇之泗水（Sae R. aja），以此輪即將返申，特托李賢鋤宗義使君巧克力糖及此間特產等六種，送至旅寓，交與余宜，藉畀客遊。聊表懷念之情而已。祇以公務所羈，恨不得隨舟返申一行；雖甚惜別，神往不置！

九時登岸，領事曹汝銓，商會會長黃超龍，均乘船相迎。以時值非常，不能集會，僑胞僅派代表，到埠迎迓。惟荷政府對余等此來，頗表歡迎，關於護照行李手續，特別通融。當隨領事館所備車逕赴奧蘭綺旅館，佈置整潔，且有園林之勝，環境幽美，頗備家庭風趣。當將書面談話，交商報發表。

午應曹領事邀，在領事館餐敍。席間豐腴，尤以魚翅一盆，大如小桌面，據云爲此間特產，價亦甚廉云。

傍晚與中國銀行新加坡行經理黃伯權及巴城經理郭鎮坤乘其自備汽車，環遊全城。舊區市面繁盛，大都僑胞經營。新區建築華麗，整齊清潔。尤以荷人住宅區，幽雅美術，深饒意趣。時當傍晚，家主都已工餘返寓，發爲弦歌，燈紅酒綠，天倫之樂，令人傾羨。據聞荷人主婦，治家有方，故均能以整齊美術見長，而家庭生活，亦特有樂趣。吾國於齊家之道，都未重視；以致不良嗜好，滋蔓若鶩，有志改良風俗者，當從家庭生活，家政管理注意入手也。

七時赴領事館。應曹領事汝銓，商會會長黃超龍，黨部常委立庚公宴。曹領事主席，席間黃超龍，蘇志長等都有致詞，精神至爲融洽。僑又發起獻金，各僑領踴躍認捐，動輒鉅金自數千金，如此熱忱，殊爲欣佩。（獻金數目，另送商報發表）（註）

午夜返寓，更深夜靜，萬籟無聲。時值九月既望，天高氣清，月色宜人。臨睡之前，散步園中，花前月下，倍增懷想。

今日在旅寓園中，由黨部常委立庚，代爲攝影二幀。旅寓侍者，都爲土人，操馬來語，英語不甚通達。謂水爲「阿耳」，店舖爲「土庫」，飯爲「那斉」，炒飯爲「那斉戈林」。

（附註）：此間僑胞本極殷富，自奉甚儉，不時安步當車，或乘馬車。自備汽車，專爲招待嘉賓之用。對於國難捐或社會籌

五三—五一八

舉，則爭先恐後，踴躍解囊，非但毫無吝色，抑且不求人知。為人謙抑和平，殊足欽抑，爰特誌之。

十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上午十一時赴瑪琅 Malong，瑪琅天氣晴爽，風景宜人，僑胞甚多，且設有黨部學校商會等。自泗水至瑪琅，行程約需一小時半；余與葉竝庚常委同車，車中葉君為談此間政情，荷人對於異黨活動，取締甚嚴；對國民黨尚表同情，每有情報，輒通聲氣。惟於華僑教育，限制過嚴，稍感棘手。

午後一時抵瑪，僑衆成羣相迎，每到一處，均見我僑胞活躍之盛，想見我國在南洋潛力之大。據葉語余，彼曾遍遊此間，雖至荒山僻壤，亦有華人蹤跡，孰謂國人無拓殖精神？徒以政府未能早為注意，致華僑事業，岌岌不可終日，大好樂土，亦為人統治耳。余等以時間關係，僅在中華商會與各僑胞握手攝影，舉行簡單談話會，旋即舉行餐敍，由李長熙主席，林綿秀，魏瑞光等致詞，備致歡迎之忱。飯後閒詞，已將四時，匆匆返泗；在領館休息，與僑胞暢敍話別。

六時四十分登車。鐵路當局特掛專車一輛，每人一房，以示敬意。臨行與歡送僑衆握手言別，月台之上，摩肩擦踵，盡為華僑，一曲驪歌，數聲風笛，不無依依之感。然民族精神之奮發，同胞之愛的自然流露，在在令人快慰也。

掛車設備精雅，電燈種類甚多，隨客所好；被褥以曬紙包封，尤見情潔；浴室飯廳，一應俱全，祇車行過速，震動太甚，不使寫作耳。八時五分車過 Madioen 站，僑胞代表，列隊相迎，並贈花籃，祇以匆匆，即復登車前駛，回顧愛國情殷之僑胞，無任依依。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晨六時半醒來，耳聞窗外歡聲，知為僑胞歡迎，蓋已抵芝金北 Tjikmpek 站矣。自此到巴達維亞，尚有一小時之行程。洗盥既畢，憑窗遠望，得窺此間土人生活之一斑。較諸菲人，似有遜色。荷人統治爪哇，已數百年；而美人治菲，纔四十餘年。雖荷人物質建築，並不在美人之後，然土人政治與社會生活，似不如菲。此則美人「民主」「自由」之精神，有以致之，是則民主主義，確有其改造社會，福利人羣之價值也。

七時四十分抵巴城，僑胞代表則站相迎者甚衆，荷印政府亦派巴城府尹來站歡迎。當即驅車赴 Tanah along 街一〇一號林寓。余等原擬下榻旅社，以日本專使小林等尚逗留此間，旅寓同住，深恐不便，故此間僑領，特為佈置林寓，以為駐節之所。林寓建築雄偉，牆壁地面，均為大理石。室內家具牀褥，佈置一新，即牙膏牙刷等件，亦一應俱全。僑胞盛情，實令心感。聞此寓建築費共荷銀十六萬，約合國幣百五十萬元。

鐵公到埠書面談話，原擬昨晚屬稿；乃以車身震動過劇，竟致不克作一字；行裝甫卸，征塵未息；歡迎僑衆，熙攘往來，以時間所迫，祇得於倥傯之中，勉力執筆，情急智生，竟於數十分鐘之間，完成四頁，當即交記者發表。茲特附錄於次：

此次奉政府之命，前來南洋，自上月首途，歷經菲島之馬尼拉，碧瑤，宿務，怡朗，以及荷印之錫江，（即孟加錫）泗水瑪琅等埠，雖行程匆匆，但印象殊佳。第一，是菲島與荷印，各該地當局的親善精精；第二，是各地僑胞的熱烈情緒；都使我覺得有無上的感慰，都使我有深刻的印象；特別是我們各地僑胞的情緒，充滿了無限的「熱力」與「愛力」，這種偉大的「熱力」與「愛力」的表現，實在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與發展，和親愛團結的象徵，尤足珍貴。

此行的任務，已經有宣示，其一為敦睦邦交，代表我國政府對於荷印政府及其人民，致其深切親善之忱。其二為宣慰僑胞，代表　總裁，對我們遠離祖國千數萬親愛的僑胞，深深表示其軫念與慰問之至意，

南洋是得天獨厚的寶庫，其繁榮和發展，非但有關東亞的樂利，但且有裨世界之發展。我國僑胞，本着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勤儉」與「和平」的美德，數百年來，篳路藍縷，以血汗灌溉此世界之寶庫，以熱誠和此間政府相合作，其對於祖國的貢獻，固甚重大，而其和平奮鬥的精神，有裨於東亞繁榮，有造於人類文化者，尤有不可否認之殊績，實應對我親愛之僑胞，致其深切欽佩之至忱。

頻年荷印當局，經營斯土，凡百建築，都有飛躍的進步。本人歷遊各埠，觀光之餘，對於此間政府發展人類樂利的努力與精神，實深景仰。荷印與我，懸遠往還，歷史甚久，尤以地理上的接近，彼此實唇齒相依，休戚與共，藉着科學的進步，邦交的敦睦，深信將來彼此經濟與文化關係的發展，當更無限量。

目前雖國際多故，時局艱屯，但這種暫時的變局，決不會影響久遠的關係。深信我國僑胞，必能本我民族固有信義和平的美德，守法尚義的精神，與荷印政府及其人民，和平共濟，通力合作，而此間當局，亦必能本其對我之睦誼，以及彼此悠久歷史的關係，以確保我國僑胞之正當權益也。

中國近來雖在憂患之中，然凡百建設，無論政治與經濟，精神與物質，都有長足之進步。現在西南各省，交通發展，新興工業，日見萌芽，而一般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村生活與農民生計，尤有改良，這是我萬里南來所報可告慰於我親愛之僑胞的。

此外，當此國難期間，爲實行節約及經濟時間起見，擬與僑胞相約，免除公私一切宴會。然而各位僑胞熱烈誠摯的情緒，固當銘刻心頭，永誌不忘也。

午前與此間僑領莊參政西書暢談此間僑情。午後諸公外出參觀中華總商會，中華會館，巴城慈善會，華僑公會，福建會館，廣肇會館，中華總工商總會。余因在寓整理文稿，未克偕行。[illegible]天聲日報社長吳懷燮介紹陳隆吉先生來訪，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同來。陳爲留日醫師，業餘之暇，讀書研究，道德學問，僑胞共仰，今爲吳社長已先爲介紹。陳氏於民族改造問題，頗爲關心，据稱歷年，讀余所著：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及民族復興之基本原理等書，神交已久，故一見如故，所談甚洽。陳年近花甲，而體質健強，精神充沛，其必攝生有術，實有道之士也。据劉海粟言，陳爲此間僅有篤學潛修之士。劉與余尚係戰前見於滬上，今日海外重逢，謂余神情較前沉靜，其或修養之功乎？

晚，中國銀行黃伯權，郭鎮坤先生宴，席設寓所。飯後赴總領事館茶會，各僑團領袖，各埠代表，到者數百人。蔣總領事致歡迎詞，懇切誠摯；另備書面歡迎詞，當衆宣讀，甚爲隆重。歷二小時，十一時散會。群情振奮，並一致電呈 總裁申謝宜慰僑胞之盛意。

今日得晤輿丈許靜老之六公子許公質兄，渠爲繼見公達之胞弟，在此充隨習領事，前於滬上，從未謀面，不謂於海外相見，會後敘談，備感快慰。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整理講稿，未外出。

晚八時，此間直屬支部茶會，邀各分支部委員代表舉行談話會。直屬支部在紅溪（Angke），門前爲紅河，當年華僑血戰，屠殺甚慘，血流成河，故以爲名，誠我僑胞在外奮鬥之古蹟也。支部規模甚大，爲三點會（天地會）舊址，尚有關帝聖像，据云當年三點會移交之時，以保存此像爲條件，故保存迄今，將歷有年。總理親題「閱書報社」匾額，閱書報社者乃以前僑黨革命之機關也。低徊瞻仰，彌足可珍。此外尚有黃克強親題「武裝南洋——巴達維亞閱書報社屬」橫額，及其所致書報社同志之親筆函，內述當年活躍之情形，猶是星火，密謀時設，歷歷如繪。先烈遺跡，留傳海外，觀覽之餘，想見中華民國之艱難締造，實有賴於諸先烈艱難奮鬥之精神，此種精神，殊爲世之

下，猶知聞風興起。方今四郊多壘，正邦人效命之秋，繼承先烈遺志，發揚革命精神，以立民族億萬世不朽之基，斯不愧爲神明冑裔。茲覩　國父及先烈遺墨，所爲肅然起敬，憬然而生嚮慕之情者也。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

晨，覆核鐵公講稿，並互相斟酌，以文內涉及祖國政情，而此間當局，又希望余等勿作政治言論，內外兼顧，致益感困難也。

午前與陳隆老，吳領機社長，及天爵我馴諸兄同遊博物館，陳列甚豐，大都關於東方諸民族之生活用品，較感興趣。復有荷屬東印度之地理模型，橫山絕水，設計至爲織巧；關狀山川，彰華雲物，令人躑躅徘徊，彷彿置身其境。陳隆老言，据德國人數學家攷證，以前南洋各島，乃一片大陸，東南自澳洲起，直連中國，而澳洲實爲人類之搖籃云。題涉專門，特誌之以備研究。在該館攝影數幀，歸寓已一時矣。

傍晚訪陳隆老於其寓所，窗明几淨，佈置頗爲精雅。陳謂自讀余所著「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民族復興之基本原理」等書後，久欲暢聞良觀，聞余南游，大慰生平，談次甚懽，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爰誌此次談話之要點於次：

（一）陳於西洋文化發展史，頗有深刻認識，以「文藝復興」爲近代西洋文明發展之關鍵，故於余所倡「自力」之說，深表同情。

（二）新生活運動，不失爲一種民族運動，但其實行，不能設教的，感化的；應實踐的，干涉的。政府應擇其切實可行者，訂爲法規，以求推行。絮絮聒聒，於事無補也。（余謂：關於社會的教化性質的運動，最好由社會發動，政府指導；政府所行者，宜以法律的，政治的，實際建設的爲限。）

（三）新生活運動，以簡單樸素禮義廉恥爲原則，均爲抽象名詞，終免成爲空口吶喊。最好將人類生活方式，變爲「工作」「休息」「修養」「娛樂」四項，斟酌損益，製訂「國民生活表」，一如學生之「課程表」，則社會生活，自有軌轍可循，不致散漫凌亂也。

（四）中國現在政治，太富東方色彩；以應空前之世變，似嫌不足；當以西方政治——及法治精神，以濟之也」。陳老卓見，至令心折。

晚，中華商會及巴華慈善會安，與陳同往。席間晤及學校聯合會主席司徒賛，謂此間教育界全人，聞余之來，深爲欣忭，擬請余定期前往講演云。

散席後，與鐵公等遊極樂世界，由總經理陳與觀伴同參觀，規模甚大，大致與上海大世界相彷；惟地面空曠，且有各種運動設備，尤以游泳池規模較大。蓋以此間西人游泳池，不准華人及土人入內，陳氏乃斥資自建。其設備聞較西人爲尤佳，殊足爲華僑增光也。在內曾參觀馬來土人戲劇，不感興趣，旋即返寓。燈下整理文件，一時始就寢。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

上午整理講稿，題爲「內濟時艱，外敦睦誼」。午應此間荷蘭各報公宴。聞日本特使小林等一行，並未予以招待，足徵荷人對我之同情。席間與（G.A.Van Do ne）氏及（W.F.T.Bargman Bn uwer）氏同座爲 Bn uwer 荷印政府之法律顧問，係前總督之女婿，學養甚深，縱談時政，兼及學養，一見如故，情頗相投。對余所倡「自力」哲學，深爲贊佩。散席已三時半矣。

晚八時四公會公宴，席間由主席邱元榮提議獻金，當場僑衆踴躍認捐，得三十餘萬，如此熱忱，令人欽佩。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晨爲鐵公寫講稿。午前陳隆老來，同往力士旅社訪[illegible]樂。承

惠最近裝冊。後同遊水族館，正在修理，未能入內，悵然而返。

中午無應酬，飯後得小睡一小時，精神大佳。爲天聲日報，福建會報，福建學校題字，并爲陳隆老美溪草堂書畫集錦詩：

「爪哇火山噴烟屑，烟屑冲天光景絕；

爪哇飄客日長歌，歌聲入雲雲欲裂；

火山飄客果何爲？只緣中心無限熱。」

五時，新報總主筆謝佐舜及記者方定墉來訪。謝爲粵中舊友謝佐禹（幼偉）之胞兄，据稱該報時時轉載余在國內所布論文講稿，聞余此來，頗爲興奮，相談甚久。据云此間僑生，在抗戰以前，大都鄙視祖國，街頭車中，有聞講國語者，每加藐視。今則態度大改，愛慕祖國，且有學習國語之傾向。土籍（馬來文，或稱巫文）報紙，亦已增設華文版矣。此間僑生，共分兩派：一爲中華會，以簡編祥賴錫輝爲代表，主張參加荷印政府，以改善僑生之地位；一爲新報及競報，以洪淵源柯全壽爲代表，民族主義較爲濃厚。夫人孰不愛其祖國？孰不樂用祖國之語言？況我僑寄跡異域，愛國情殷，豈有數典忘宗，自甘傍人門戶之理？徒以國勢陵夷，遺人奚落，復因政府對於僑胞，倘不關切僑生，遠居異域，對於祖國印象，不免模糊，此在寄身海外，飽受他人歧視之僑生，原無足異。蓋其一身去國，萬里投荒，不得不順應環境，適合當地需要，以圖生存。而其日夕以冀，若大旱之望雲霓者，厥在祖國之復興，觀乎抗戰以還，僑生態度之改變，可以想見。且我僑寄人籬下，環境特殊，其個人之榮辱得失，在在與祖國之强弱有關；故祖國苟能自强，則僑胞之地位，自必隨之增高，其必樂以軒轅神胄自豪蓋無疑矣。所望國威丕振，聲教遐宣，俾我千萬僑胞，咸在祖國維護扶植之下，得以自由發展其志業。其次談及此間之教育問題，缺點有三：一爲行政問題，漫無系統；二爲經費問題，基金不足；三爲師資問題，人才缺乏。此爲三項亟待解決之問題，深望南僑有識之士，共起圖之。

昨得蘇門答臘民報饒穎民函，謂係勷大學生，現主持民報筆政，聞余南來，大喜過望，切盼便道前往一遊，當即覆書慰勉，一俟東巡事畢，自當前往。

晚八時，應廣肇僑團公宴。十時散席，以時間尚早，乃乘汽車漫遊市街，惟車夫爲土人，言語不通，中途覓得一粵人代爲翻譯。荷人就寢甚早，十時以後，大都已熄燈火，無可覽者，遂悵然返寓。途經土人夜市，大都爲衣料及零星用品點心食品等，觀其生活簡陋，大動惻隱之心。今後殖民地行政，於物質建設外，似當兼重社會習俗之改善，以普遍提高文化程度。生活水準也。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午應荷印政府東亞司司長 A. H. T. Lovink 宴，席間與 T. B. Dewild 並座，Wilde 氏手有戒指，上刻「衍昂」二字，謂係二十年前其中文教師所取之中國別號，在座諸君，大都深通東亞及中國情事，間能操華語，甚至閩粵土語，其研究精神，殊可欽佩，亦可爲我深省也。

午後五時，赴廣肇會館大禮堂，應此間校聯會之宴，作學術講演，題爲「中國教育改造之動向」，到教育界領袖百餘人，歷二小時許始畢。後復提出問題，互相研究討論，返寓已八時矣。講稿原詞甚長，承此間記者，刊佈各報，旅中皇皇，不克親加整理，讀之深愧粗陋。

今日七時至九時，招待此間中外要人，濟濟一堂，約六百餘人，爲[illegible]空前盛會。外賓同情我國，情見乎辭；而我國僑生，尤爲興高彩烈，內向與愛國之忱，溢於眉宇之間。九時半，奏中荷國歌，於樂聲悠揚中散會。僑生歡呼祖國萬歲，響徹雲霄，較諸在菲招待會，情緒尤爲熱烈。此來外睦友邦，內慰僑胞，所負任務，尚能完成，殊可慰也。

十時，葛總領事夫婦自備佳餚，在寓餞敘，酒酣耳熱，妙趣橫生，爲之興盡而返。一時許始寢。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

五三|五二二

晨得中華會館學校電話邀往講演。後又與天聲日報社長及新黨總主筆會談，各報堅欲以講詞發表，固卻未獲，勉允其請，發表大意。會談之後，匆匆赴約，竟不及準備講詞。即就智識鬥爭，道德鬥爭；及人格教育，民族教育諸義，勗勉諸生，彼等聆聽之餘，均爲感奮。該校近甚發展，有學生千餘人。據稱岳軍先生當年亡命海外，即執教於此，並得晤其當年之學生黎純良，已年在四十左右矣。十二時許返寓，出席本城教育界領袖談話會；共聚一堂，縱談此間教育問題，不覺已四時矣。

今日安班瀾中華學校校長温濟民，早晚二次來談，於僑務，黨務，教育，經濟各問題，頗多卓見，昨日在校聯合講演，温亦在座，講後提詢問題，亦有見解，乃南僑有心人也。

有何福同先生，因聽余講演，特致書於余，自敍經歷，爲廣西人現年四十二歲，廿六年八月底，以教育部之介紹，來任三寶壟華英中學校長；現任中華會館學校教員云。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晚雨

晨九時離巴赴茂物（Buiten Zorg）陳隆老及各僑領均來送；商會主席丘元榮，陳興觀，梁炳農，吳愼機，洪淵源，諸先生及葛總領事等則均同行，分乘汽車十餘輛，蜿蜒而行，陣容甚壯。余與梁炳老同車，炳老已六十九歲，而體質強健，遠勝青年，望之如四五十許人，據談與黃任之。張岳軍，鄭洪年先生等均爲至交，曾任此間商會主席？並在吾省江蘇之句容，闢有林場，投資甚多，頗富熱忱。車中暢談，頗不寂寞；一路風景清幽，並見橡皮樹園甚多。

茂物離巴，僅一小時即達，風景幽美，氣候涼爽。荷名（Buiten Zorog），意即「忘憂之地」，可以想見其佳勝。荷印總督設行署於此，每逢週末，即來此休息。行署佔地甚廣，旁鄰世界聞名之植物園，建築壯麗，氣象宏偉。爪哇乃世界之樂園，惜土人智識淺陋，不知開發，爲勝浩歎。回顧祖國，地大物博，極宜致力科學文化之發展，俾能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先人蔣百里先生有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茍我民族流爲際對而無以自振，不能生存於天地之間；而我先民慘淡經營締造之文明與國勢必爲人控制任人享受而無疑。詩之旨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念社會之方殷，感生存之不易，我海外同胞，不可不時時警惕也。

余等循例前往本地歡迎會，會後往遊植物園，由該園主任作伴導遊，特准汽車在園行駛。此園聞名世界，始建於一八一七年，面積殊廣。草木蓊蔚，花卉環周，鬱鬱長林，青青彌望，倘徒步遊覽，恐窮一日之力，尚不能遍。惜以時間匆匆，僅走馬看花而已。其中有澳洲荷花，葉大直徑逾丈，四週捲起，形如吾鄉之大蠶篇，實爲前所未見，因就其旁，攝影一幀。

午赴陳澤海寓休息，並應午宴，陳數代族此，已三百餘年，其子均受荷人教育，祖國文字，不知講寫；與余用英法文談話，並通荷德諸文。然抗戰以來，內向之情，油然而生；席間致詞，（用英語）深知其愛國之情，實不亞一般同胞，此乃海外僑生一般之趨勢，足證此次抗戰，確於國際上發生更大之力量，而我國國際地位亦大爲提高矣。

飯後二時，向展玉進發，沿途風景益佳，氣候益涼。二時半抵芝巴容（Tsipadjaeng）此間僑領莊參政員四言之別墅在焉。莊已先期掃徑相迎，承款飲料，並於階前，共攝一影。莊亦驅車伴送。自此以後，余與莊參政員同車偕行，一路道途平坦，光潔可愛。據莊參政員言：此路都爲徵取國人所得而成，總而計之，已不知幾千萬矣。土人生活，近來改善，此堪惆念。沿路茶園甚多，枝葉繁茂。其中夾植花樹，據云其葉落地，可充肥料，其子則可引鳥食，故茶樹害虫，亦可因此爲鳥啄去云。

—

三時抵本渣鎮(Pontjak)，此爲赴展玉途中之最高峯，俯瞰風物，甚感南島之偉大。吾僑篳路籃縷，以血汗灌溉此土，迎風懷感，不勝唏噓。此地有荷蘭Jova Bods報經理之別墅，承總理艺阮，總編輯

敷禰理氏，殷勤招待，並攝一影。園林之美，純擬金谷華林之勝。據云十年以前，乃為一片荒嶺，積年開闢，乃成此境，亦見人之有其收獲，必先勞其耕耘也。

三時半，到 Sindang'aja，有僑領湯俊博先生所設之學生夏令宿舍，盛暑之時，學生均可請求登記，來此避暑，以健身心，此老「幼人之幼」之精神，殊可佩也。承款茶點，四時始行。

四時半抵展玉（ Tjiand joer ）。係一小鎮，有僑胞二千人，滿街懸旗，歡迎甚烈。當場獻金三萬餘；其中李德源先生一人，獻金一萬，如此熱忱，殊可敬佩。

散會時，偶覩童子軍標語，如「日行一善」「隨時隨地扶助他人」「快樂——時露笑容，處事和平」，均為淑身處世之良箴。憶余童年，亦曾受童子軍訓練，但當時印象，並不深刻；致二十餘年來，行能無似，深用愧悚。昔韓退之自謂：「余生年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余年與韓公相近，而德業則遠不逮其萬一；見過自訟，深愧前賢。今後當從新做起，對於「日行一善」，尤當加勉。

六時許散會，即赴黨部，以時過晚，尚須趕程，匆匆略致數語，即驅車向蘇甲巫美進發，山雨溟濛，頓增涼爽，蒼茫暮色，為我催程：兩旁燈火星星，頗有依依送客之意。余等車塵駛過，倚門目送者都為僑胞。華胄足跡，遍佈南島，益感中華民族生存力之磅礴偉大，決無為少數民族征服控制之可能。昔太史公週遊名山大川，文氣浩瀚；吾儕清洋，乃益堅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信念，細思西人「睡獅」之語，尤覺有無限深刻之義焉。

七時許抵蘇，僑胞已成羣郊候，迎往(Selalintanah)旅館休息。八時例赴公宴，余以此地空氣清潔，環境幽美，山中良宵，不願以宴會中等閒放過，即與莊參政員西言，新報經理洪淵源在旅寓進餐。燈下屬稿，直至午夜。山中夜闌人靜，但聞水聲潺潺，迎風送耳。終日皇皇，得此勝境，頓覺心曠神怡。夜寒。兩層毛毯，猶感不足，乃披毛衣就寢。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晚小雷雨

今日以趕往萬隆，六時即起，盥洗既畢，遊覽園中，朝氣迎人，滌除萬慮。與莊參政員等多人就噴水池前攝影留念。旅館本為德人產業，戰事爆發，為荷沒收。建築高雅，環境清曠。巴城仕伸，咸以此為避暑勝地。祇以行程匆匆，不克久留；早餐既畢，即往萬隆進發。

萬隆（ Baudoeng ）為爪哇四大埠之一，氣候涼爽，有東方巴黎之稱。自蘇來此，車行二時。余等以七時四十分出發，順道出席某校及黨部之歡迎會，以時間匆促，僅作一極短演詞。九時四十分抵達萬隆近郊之芝馬圩，學生童子軍及各僑領，已列隊相迎，軍樂悠揚，羣情懽悅。童軍精神振肅，態度活潑可愛。車行數分鐘，即達萬隆。僑領代表，均出郊相迎，汽車接軫成行，約百餘輛。沿路各店，均懸旗示慶。而余等下榻之 Preanger 旅館，雖為荷人所開，亦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迎風招展，想見此間政府對我親善之忱。旅店大廳，幾全為我僑胞佔領，濟濟一堂，尤感我民族活力之強；當場提議獻金，一呼百應，立致十餘萬金，萬隆僑情，殊更熱烈可愛也。午應歡迎會常會宴；席間有荷籍記者。

連日睡眠不足，此間天氣涼爽，午後休息二時。四時後出游市街，五時赴歡迎大會，在民儀書報社舉行，萬頭鑽動，羣情熱烈；余等入場，幾感水洩不通，不得其門而入。萬隆僑情，似與他埠不同；蓋法人個性，活潑而熱烈，萬隆有東方巴黎之稱，誠名副其實也。

晚公宴，余未到。燈下代擬國電多種分別報告僑情及國際輿情。午夜後一時始就寢。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午後與黃處長天爵，吳社長慎機，黨部常委吳揚明，委員陳天興

楊輝閣及陳興觀林及時蔣家驥兄等往遊 Lembang 火山，汽車不及一小時即達。此山乃二十餘年前爆發，中一大坑，深數十丈，直徑如之。登高對喊，可聞回聲，林及時就回聲（Echo）探尋處，放聲大呼，果然聲自對面來，甚爲清晰，四週一片焦土，草木絕跡，硫磺氣味，觸鼻甚濃。余等爲好奇心動，下行探視，山道崎嶇，寸步難行，約半小時許，抵達火山口，白霧迷漫，滾滾有如沸水聲，留影數幀，另循他徑而出，曲折廻繞，久不得達，深疑岐路迷途；此時雷聲頻作，又慮下雨，氣喘汗流，均爲惶急。余以革履過小，尤不慣山行之苦，致令嚮導陸添興君深爲不安，余等進退維谷，欲罷不能，祇得賈其餘勇，繼續前進，漸見光明，知必有出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放聲高呼，果聞車夫在外鳴汽笛相應，羣情大慰。從而可知吾人對於革命建國之大業，端賴勇往邁進，百折不回之精神，行百里者半九十，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欲免功敗垂成，端賴最後五分鐘之努力也。

，四時許登車返萬，將抵近郊，於旗杲 Dago 高嶺飲茶休息，俯瞰全城，景色秀美，涼風襲人，頗有裘意。復驅車遊動物園，見有狼狽，（語云狼狽爲奸，從未目覩，今始見之。）及各種奇形猪類，並有小型孔雀及鳥類多種，羽毛美麗，惜不識其名。余等以花生飼象；吳社長則於旁飼猿猴，不意此象竟不滿於吳，奮其長鼻，猛撲吳背，吳急奔避，幸未被擊。後吳每過其旁，乃圖猛襲，報以花生，則悻悻不三四次後，始歸於好。余等戲謂「吳」「象」交惡，大可爲天聲日報食，（吳爲天聲日報社長）資料也。

晚，僑胞公宴，余未參加，與吳愼機，陳興觀，林及時兄乘汽車周遊全市，以瞻此東方巴黎之眞象，祇以走馬看花，未能領略萬一耳。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

早餐後，離萬隆，向井里汶出發，童子軍列隊旅館，歡送致敬。中外人士，觀者如堵，余以利用時間，復與洪淵源氏縱談南洋問題，與之同車，洪爲此間僑生首領之一，提倡民族主義，與中華會之簡稱相輝，類錫韓氏等，別成一系，抗戰以來，僑生內向，民族意識，大爲增高，故洪系力主，頗有獨創而上之勢。洪氏痛言僑胞缺點，甚爲切要：（一）重感情而缺理智。（二）自相競爭而不合作。（三）重大事業，都爲外人操縱。（四）僑衆嬰孩死亡率太高——據懸賞文，據四人研究，華僑嬰兒死亡——都爲驚風，係爲質中毒所致，自此以後，婦女劣質撲粉，均嚴格禁用。並謂南洋情勢，極宜注意研究，日本對於南洋，處心積慮，企圖甚大，其所經營之照像館，理髮店，以及兜銷仁丹者，時有軍事家混跡其間云。在日本軍閥，向分南進北進兩派，均以窮兵黷武侵略爲目的。其大陸派北進政策，前已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我東三省；繼復侵略數艦渤海，撤動彌天烽火，其鐵蹄已踏遍我神州。故其陸軍頗有得意忘形之感。其海軍則主南進，以英美爲假想敵，惟時機未熟，迄今尚無用武之地，然其積極南進躍躍欲試之企圖，固斯須未嘗去懷，觀其對於南洋之陰謀，可以想見其用心。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寄語英美有識之士，其勿以目前「太平洋」之恬靜無波爲可安，而亟謀所以應付之道也可。

（自珍珠港事變後，此語竟不幸言中矣——著者附誌）

十時半到雙木丹 Sumedang 出席某校及黨部之歡迎會。旋復踏入征程。自此以後，氣候轉熱，蓋余等已翻山越嶺，下至平原。二月以來，上下山嶺，如履平地，此間路政之優，可以想見。

午後一時前，抵達井里汶 Cheribon，僑衆郊迎入城，環遊全市，汽車魚貫成列，觀者鱗集於途，萬人空巷，眞南島僑胞未有之盛況也。旋返 Hotel Kidbrink 旅館休息。午餐既畢，已鐘鳴三下矣。

傍晚葉長盛，（號藏森）來訪，葉自萬隆同來與洪淵源同學現致力於僑胞國語教育，出示其所編國語教本，用土文荷文註釋。甚爲詳明；而於文字之源流，字句之應用，傍參互證，尤有獨到之處，深爲欽佩。囑題數語，以示提倡，爰題「統一語文，團結民族」贈之。蓋語言文學爲構成民族之要素，我國幅員廣袤，山川悠阻，加以交通

不便，環境特殊，於是形成歷史上所謂「山東人質，江左人文，關東人雄，河北人武」之現象。因方言之互異，習俗之不同，故彼此不免隔閡，且或引起無謂之糾紛。其賴以溝通聲氣，表達感情者，厥爲數千年一致通用之文字，南暨嶺海，北迄白山黑水之間，風俗習慣，儘有不同，而文字則尚能一致，有此一致通用之文字，故能構成文化燦然偉大統一之中華民族。所惜國家多故，教育未能普及；我僑居海外同胞，久矣未聞聲教。長此以往，將有數典忘祖，被人同化之危險。爲培養民族意識，激發愛國精神，發展僑民事業，聯絡僑胞感情，對於僑胞教育，確有積極推行必要。此吾於薛君之苦心孤詣，所以贊嘆不置者也。

晚九時出席全體僑胞歡迎會，會場設於操場，交曠透闢，稍覺涼爽，席間，僑衆獻金，情緒熱烈，得未曾有。十一時，細雨濛濛，適告散會。此間例於九十月起，轉變雨季，今年獨遲，天氣酷熱，據云爲二十餘年所未有，然日中亦僅九十度左右，較諸國內夏季，則尚涼爽，南洋氣候，不如國內所傳之熱也。

兩日以來，所經各埠，均有孔教會代表；參觀社團，備有孔子老子聖像，僑胞崇拜祖國古代文化之精神，實爲民族團結之有力因素。今日到井，復見有孔教婦女會之組織，尤徵此間僑胞熱誠祖國文化之精神。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

晨九時離井里汶，臨行參觀潮覺寺，係道光九年重建，此間僑胞，雖數代離國，不通華語；然於吾國舊有文化，以及風俗習慣，反較國人更爲篤信，如祀祖，如尊孔，其著例也。禮檀弓：「禮不忘其本」。而五禮以祭禮爲先。蓋人類爲富有感情之動物，而崇功報德，尤爲中夏固有之精神。衛以飲水思源之義，彌增慎終追遠之忱，是以祭祀之典，特爲隆重；遙遙華胄，一脈相承，因春秋祭享之誠，生桑梓敬恭之念，於是繆然增其愛鄉之感，淵然勖其愛國之情，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維持煙祀爲己任；於是本支百世，綿衍於無窮。此我中華民族綿延滋長之唯一原因，亦即祭祀之禮所生之重大影響也。孔子之道，高明中庸，深得時中之義，較釋之慈悲，耶之博愛，尤爲平實可行。其思想之縝密，見解之遠大，理論之正確，遠非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所能及。西人夏德（F.HIRTH）氏嘗謂：「吾觀孔子學說，不論其內容如何，即就其流傳之久、信仰之衆，影響之大，舉世殆無其儔。」（原文記憶不清，大意如此。）實爲公允至當之言，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譬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承先啓後，繼往開來，集先秦文化之大成，樹萬世人倫之[illegible]楷。凡我國人，自應特加崇敬，引爲無上之光榮者也。　國父承繼道統，以恢復民族固有之道德文化爲國人教；　總裁繼述遺志，以禮義廉恥爲天下倡，用能挽頹流，回世運，培國脈，正人心。觀夫抗日軍興，我海內外同胞之艱難匡濟，慷慨同仇，蓋已收轉移風氣，陶鑄彝倫之實效。此吾於海外僑胞篤行「祀祖」「尊孔」之義，所爲感慨繫之，而有「禮失而求諸野」之嘆也！

十時四十分抵直葛（Tegel），瀕海而行，風景絕佳。余等例赴歡迎會，會中且有荷人參加。據主席吳直山報告，直葛雖係小埠，但一則華僑與當地荷人，相交甚睦，故有荷人參加；二則此間僑胞統一團結，三千餘人，一德一心，不分幫派，不分畛域，不分新客，不分僑生；三則對於救國振災工作，亦甚努力，雖人數不多，已得二萬餘元。主席爲江蘇宜興人，現任中華學校校長，報告簡單得體。後高呼口號散會。領導呼口號者，郁鳴懷君，係該校教員，聽其口音，疑爲同鄉，詢知原籍江蘇江陰，已來此十餘年矣。

查直葛爲華僑在爪哇最先寄居之地。據爪哇史載，西曆九二四年（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有中國大沙船一隻，在三寶壠附近沉沒，其脫險者，獻寶物於直葛王，得王允許，始集僑衆，寄寓直葛。此爲華僑寄寓爪哇之始。今日親遊此地，緬懷先賢，彌增感慨，故特誌之。

五三—五二六

十一時離直東駛，沿海遠眺，則見水天一色，氣象萬千，海上風帆，與波瀲漾，天際鷗鷺，翱翅橫飛，令余悠然神往，有超然出塵之感。十一時抵達北加浪岸（Pekalongan）出席中華學校歡迎會，校長李思安女士，敦同廖銘詩先生，均為湖南長沙人，除致歡迎詞外，復堅請分別對該校學生訓話，及教職員座談。余等路經小埠，例僅小作逗留，此次經其一再堅請，竟打破慣例，無法固卻，直至午後三時，尚無暇進膳。於此亦可徵湘人蠻直不撓之精神，廖銘詩與余曾作長談，據謂昨夜以聞余將南來，草擬講稿而報告，念南僑之痛苦，不禁熱淚橫流。其所談之要點如下：「甲：關於一般僑情者：（一）僑衆祇有一時熱性，此次歡迎雖具熱烈，但事過境遷，仍歸寂然，（二）散漫凌亂，（三）理智不足，（四）後代僑生，漸染荳情，且虐待土人。（五）僑生輕視國人；現雖內向，仍應利導云。乙：關於教育者：（一）主張設立南洋文化學院，內設 a. 翻譯部——注重土語翻譯，以聯絡土人。b. 實習學校，另編適合南僑之教材。c. 調查部。d. 研究部。e. 出版部。f. 圖書部。（二）五四後之青年，深中自由主義之毒，亟待糾正。（三）對余前在巴城演講「聖學失傳」以及改造教育之議，不勝雀躍贊服。（四）注意南洋問題之研究——尋求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五）師資貧乏，待遇微薄，且無保障。（六）學校董事，大都不明事理，直為華僑教育之障。（七）海外服務之教師，滿若干年後，須予機會，回國研究考察。」

三時許出發，五時抵三寶壠（Somarang），此為爪哇四大埠之一，相傳明朝三寶太監，曾出巡至此，故以為名，迄今設廟瞻拜，燃香祭享不絕。僑衆郊迎，氣象亦為熱烈，汽車成行，凡百餘輛，余等下榻 Belle Vue Hotel（好景飯店）自朝至暮，終日奔馳於烈日之下，餘以赴會酬酢，到處演講談話，其倦可想。幸於車中，曾兩次小睡，尚不感疲乏。旅店設備，雅潔宜人。浴罷更衣，遠眺海景，清風披拂，暢豁塵襟。真有野鶴閒雲，與世相遺之感。

七時許，赴華友會館歡迎大會，懸燈結彩，盛況空前。且有高聲歡呼者，想見僑胞喜躍抃舞。不能自禁之熱忱。九時許公宴，余以節省時間，先返旅寓。

今日有（Kernken）僑胞毛瑞南來見，有志投資西南，余昨在井里汶，曾與編者里中華學校校長李鑫甫談及華僑回國服務投資問題，李君以其籌辦法見詢。匆匆未能詳答，容當研究。

今日仍與洪淵源同車，暢談僑情，深知荷人捐稅之重，而華人企業。悉在荷人之手。華僑事業，發展殊非易也。洪非特為一實務人才，且於哲學及理論學，尤有深造，數次深談，益為欽佩。

十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

早餐後，徐庭烈先生來邀出遊　徐為經濟學博士，乃爪哇僑生。能通荷、德、英、法、諸文。雖不能操國語，然愛國之情，頗為殷切，文質彬彬，頗有學者風度。徐任黃仲涵總公司經濟部主任。此為華僑最有規模，最有組織之公司，聞黃即顧少川大使之岳父，公司建築宏敞，陳設華貴；即此間全公署，市政府遠不如其壯麗，想為本市最大的建築。徐之辦公室，整潔精緻，氣象宏大，即我國部長之辦公室，猶相形見拙。聞其總經理之別墅，華貴儼如皇宮云。該公司共分：（一）糖業。（二）麵粉。（三）出入口。（四）橡皮。（五）船務。（六）金融六部，非特規模偉大，且操荷印商務之牛耳。國人經營若此事業之魄力，實未可淺視也。余等略進飲料，繼遊全市，即往遊三寶洞，此為我國光榮之古蹟。低徊瞻仰，景慕不置，旁列鐵錨，長約丈許，想見當年航海之舟，必甚偉大，墓前建廟，香火甚盛，門前題字，煥然翻新。茲附錄如下：

望山聖洞

萬　里　東　綵　綸　惠　此　南　國
聖蹟合典想見當年樓船且交通使
英氣鍾靈說從此地曾盛大明感化師
千　秋　留　紀　念　導　我　中　原

其後復有民國五年餘杭章太炎氏所題篆書聯，惜所篆不甚正確，特依樣描摹，歸國後請教吳稚暉先生，亦難識辨耳。

此處附近為軍事重地，本不准照像；後知余等係奉命南來，特許攝影數幀，南國勝蹟，得入鏡頭，至為愉快。而此間政府信賴友邦之忱，彌覺可珍。

余等十二時有宴會，午後多暇，承徐氏引至其寓休息，陳設華貴，國內鉅公顯宦之私邸，與之相較，尚有遜色，想見僑胞在外經濟地位之優裕。

午公宴，得識此間僑領陳澤炳（建源公司總經理，中華商會會長）及張添聰先生，張氏熱心華僑教育，捐款熱心，相識甚久，特約明日召集此間教職員請余講演。

康提心影

——印錫隨軺錄之六

程志政

五三一—五二八

記者於卅三年四月卅日抵達錫蘭康提（KANDy），同年耶穌聖誕後一日離去，在康提整整的逗留了八個月，這八個月中間，對于康提全貌，得到一個比較詳盡的認識，康提是錫蘭島的唯一名勝，自從做了東南亞盟軍的司令塔以後，這小小山城，便成爲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密切注意的軍事重心之一了。關於那裏的詳細情形，因向來爲遊蹤罕至，還沒有人忠實的描繪過，本篇所記，都是康提的花花絮絮除了狀述風景之外，還附帶介紹那裏的風俗人情，也許是讀者所樂於知道的。

四季皆春

康提離開錫蘭島首府可倫坡七十四英里，拔海六千二百英尺，四面皆山，中間建築了一座摩登小都市，鬧市附近，是一個橢圓形的康提湖。當英國人的勢力，達到錫蘭島以前，康提是一個王國，由錫蘭的土王統治，英國人佔領了可倫坡，康提王却依然憑恃險阻，不肯投降，如此經過幾十年的大小戰爭，康提土酋終於被剪滅了！康提人便從封建專制中解放出來。

康提既然拔海六千餘英尺，所以終年氣候和煦如春，就記者八閱月的經驗說，每天溫度，平均總在八十度左右。早晚較涼，中午如果有太陽，便會熱些，晚間却非蓋兩條軍毯不能抵禦寒氣。六月間雨季開始，每天總有幾次暴雨，可是一兩小時以後，便又雨霽日出了！和重慶一雨經月的大不相同。我在夏季，曾經到過莫干山避暑，莫干山中午炎熱的程度，比較康提似乎還高些。十一月十二月略爲涼爽，平均說來，一套卡其布的制服，一年四季都可通用，記者隨時帶去的絨線衫春大衣，夾西服，始終沒有穿着的機會，回到重慶來，祇得又把這些帶回，空佔了飛機上好幾公斤的重量。

因爲氣候和煦，所以植物滋生，特別迅速，錫蘭的米，粒細而長，很是名貴，每年可收穫四次，可惜山地居多，可以耕種的面積過小，錫蘭的米，依然要仰賴印度，花木菓實，也特殊繁茂，鮮花四時不絕，菓木之中以麵包菓爲特別，這種菓子，大樹可結數千個，成熟之後，剖開切成碎片，油裏一煎，正和蕃薯片（Chips）相似，這正是救濟錫蘭缺糧荒的，貧苦人家，恃此爲活，免成餓莩、也可謂天無絕人之路了！其餘如香蕉菠蘿蜜，椰子，都是最普遍的產物，橡膠也是康提的特產，地主們買了一塊山地，整個都種了橡樹，每天早晨工人割漿，拿刀輕輕地去了樹皮，像乳汁似的樹膠便迸出來了，割樹的人，沿着樹株切成一道螺旋紋，然後將一個椰子殼繫在下面，讓慢慢地順着流下去，到了下午，

便把椰子殼盛滿了，然後他們再來收集。自從大戰發生，樹膠用途日廣，又以南洋羣島淪陷，產量大減，錫蘭橡膠，更須加緊生產，所以種植橡樹的，無不獲利倍蓰。

康提天候，對于種植茶葉也極相宜，錫蘭紅茶是舉世聞名的，山區一望皆是，英國廠家，在那裏設廠烘製的，不計其數，康提人很多不知道雪是什麼樣子的，康提既根本無雪，他們從何知道呢？眞所謂「夏虫不可以語冰」了。

寶石之鄉

康提市面，蕭條異常，這一度做過國都的山城，其繁盛還遠不及江浙兩省的一個普通市鎮，人口不足五萬，比較熱鬧些的市街，要稱華德路了！大店如惠羅公司，賓勒氏公司，卡基爾公司，印度銀行，錫蘭銀行，皇后大旅館都在這條街上，各公司的建築，也有高至四層的，但是進去一看，貨櫥的物資，卻少得可憐，你要買一只亞米茄表或是一支派克自來水筆，比登天還要難，其餘比較好些的物資，早已絕跡市場，所可買到的，祇是些零星用品而已！據店東表示，非待戰事結束，不會有新貨補充，這種情形，正和印度相似。和華德街成丁字形的有亭可馬利街，勃郎利格街，這兩條街各有幾十家舖面，都是錫蘭人經營的，範圍很小，所出售的，也無非是些土產雜貨罷了。

但是，康提有一種特產，必須要鄭重介紹的，那便是寶石了！當然寶石出產不限于康提，可是康提卻是寶石的一大市場，幾家比較大些的寶石店，裏面五光十色，令人目炫，自從康提做了軍事中心，大批英美軍官蒞臨，寶石市場，更形活躍，大概說來，寶石可分四種，一是星光寶石，這種寶石，在中國很少看見，一顆寶石，有三條長線，中間一條是直的，其餘兩條左右交叉，成爲「米」字形，好的寶石，光條明顯，毫不模糊，每條長度勻稱，能隨着日光移動。此類寶石，貴的竟達四五千羅比，如果光條陰暗，色彩模糊，幾百羅比也可買到一顆。

貓眼石和星光石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貓眼石中間祇有粗線一條，和日中的貓眼瞳孔相似。這種寶石，在中國也可買到，但品質上下很大，好貓眼石要色如蜂蜜，中間的粗線色彩鮮明，每顆有貴至一二千羅比的，普通些的，三五百羅比也可買到，要看品質和大小而定。第三種是藍寶石，和黃寶石，這種寶石並無光條，所以要分別眞僞，很是不易。德國人所造的假藍寶石，比了眞貨還要光彩奪目，所不同的，眞貨經久顏色不退，可是在短期三五年之內，贋鼎也不會有什麼差異的。藍寶石黃寶石價格上下更大，當地土人試驗寶石眞僞，有一個極簡便的方法，他們要知道寶石眞僞，祇消在寶石上面輕輕地滴上一點水，然後把寶石翻向着地，如果是眞寶石，水珠兀自不會落下來，僞貨不能吸着水，水一向下便流去了，這個方法，我也親自試驗過，的確是十分可靠。第四種是普通寶石，如月石，琥珀之類，價格較廉。至于珍珠，確也是錫蘭名產，沿海各地，出產很豐，康提既是一座山城，自然是沒有珍珠可出了。珠寶店的珍珠，全是從可倫坡運來的。

我也認識康提的幾位珠寶商人，肥碩的身體，狡獪的相貌，一望而知是纏腰萬貫的富翁，看到他們品評寶石討價還

價的態度，彷彿是中國舊小說所說的「識寶回子」，據一個珠寶商告訴我，他們向開礦的商人買鑽石，買時對于內容好壞，不能十分確定，拿回店來，精工剖開，假使得到一塊好的，自然大賺了錢，相反的，往往買了回來，開出以後，竟大失所望。所以這行買賣，是很靠運氣的。話雖如此說，畢竟他們都是內行，大體上是不會虧折的。

凡是到錫蘭的人，沒有不想買寶石的，如果記者在康提那麼久，竟沒有買些寶石，它不是正合着古人所謂「如入寶山，空手而歸」嗎？當記者要離開錫蘭的前幾天，也未能免俗的光顧了幾家寶石店，因為我們是「外國人」，他們自然儘量提高價格，後來托了當地的朋友去採購，一半的價錢，便買到了。

山色湖光

康提間值得遊客們留戀者，要推綽約多姿的康提湖了。

當記者初到康提的那天，汽車在湖濱繞了一個圈子，多麼使我興奮呀！康提湖的面積，約摸和杭州的裏西湖相彷彿，或一個不規則的橢圓形。自從皇后大旅館起周圍大約有三英里光景。誠然它沒有「濃裝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秀麗，也沒有汪洋浩瀚的瑞士日內瓦湖偉大，可是它迂迴曲折，却也自有其動人之處。環湖盡是巨可數抱的大樹，英海軍司令部的一邊，有一排的椰子樹，迎風招展，更富有熱帶詩意，康提湖的水源是來自四週的山澗，山便成了湖的天然陪襯，康提的山，沒有杭州的南北兩高峯那麼高，可是樹林蓊翳，蒼翠欲滴望過去再清麗沒有了。據史籍記載，當初康提是沒湖的，現在湖址所在，從前是一片稻田，後來國王爲了要點綴昇平，特地鳩工疏濬，自己在湖濱，建築了一座皇宮，又代王后選了一個浴池，現在這個浴處已改做公共圖書館了。國王又在湖中，填成一個小島，在上面也造了宮殿，和后妃行樂。現湖心亭上的殿宇，已經毀去，遊客們現在祇可看到殘餘的石級。荒烟蔓草，徒供後人憑吊而已。

湖水隨着雨水多少而漲落，在雨季時期，湖水暴漲，另有一個小閘來節制流量，水過多了，自然會溢出去，但經旬不雨，湖水便很快的淺下去。在瑞士旅館的一端，有一部份已完全淤塞，康提市政當局無款疏濬，一任它去乾涸龜裂，慢慢地這種淤塞地區，必然逐漸加大因而影響到康提湖的風景。爲了這件事，曾經引起輿論界的嚴厲抨擊，記者前往的地方，正在淤塞地帶，已看見農民利用它來種秧，真是滄海桑田，循環不已，誰料昔日的稻田，闢成御湖以後，又回復到再來種稻呢？

康提湖最可愛的部份，是從皇后大旅館起至瑞士旅館爲止，記者每天公餘之暇，最喜歡在日薄崦嵫的時候，在湖濱散步。由瑞士旅館出發，向着皇后大旅館走，那一派山色湖光彷彿有人在畫中行的意境。當黃昏時分，天際的晚霞，時而紅，時而紫，千變萬化，映在湖水裏，與波光上下蕩漾，眞是一幅最美麗的圖畫了，我獨自坐在湖濱憩椅上，仰視着雲霞掩映的天空，俯首視微風徐拂的湖水，耳聽着游魚躍水的響聲，山是青的，水是綠的，天是五彩的，四週的空氣是沉寂的，偶有從遠處古寺傳來斷斷續續的鐘聲，似乎在給予人們一種啓示，記者欣賞着大自然的景色，一方面感覺得宇

當閣的神奇偉大，同時去國萬里，又不禁勾起了無限鄉想！

入夜，湖濱分外一番意趣，此時皇后大旅館的彩色霓虹燈閃，倒映在湖水裏，把一部份的湖水塗上了濃厚的脂粉。皇后大旅館照例每晚有舞會，爵士音樂，隨着晚風吹過來，點綴着都市之夜的氣氛。和清晨時候的自然景色又不相同，就各個人看來，夜景不及曉景多多了。

綠陰深處

除了湖濱風景之外，記者最感覺興趣的，還有康提山綠陰深處的緩步。當午後天氣比較炎熱的時候，我們二三知已便開始去遊康提山，穿上短衣短褲，拿着手杖慢慢地踏上湖左的山徑，山勢漸漸高了，公路在叢林裏盤旋，我們沿着公路上去，樹木愈來愈多，不久我們便到了一個原始時代的大叢林，這叢林盡是些森森古木，因為沒有人進去，所以裏面藤葛交織，幽篁蔽天，人在山中，似乎已離開鬧市幾千萬里，回復到原始時代了。康提市政府為了保持這個風景區，特地在森林地帶嚴禁人民採伐，並在路邊圍着鉄絲網，由山下盤旋而上，裏面路徑分歧，內有一條路叫做「情人道」（Lovers Walk）真是一個最妙的命名，試想，在萬籟俱寂的叢林裏，一對情人攜手並肩緩步其間，互訴衷曲，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境界麼？

在山徑上漫游消遣的繞了二英里光景，我們便漸漸看看康提鎮、房屋，和幽閒恬靜的康提湖了。由山上俯瞰康提湖，但見波平如鏡，愈覺柔媚動人。湖岸群山，林木繁茂，蒼翠之氣，直接蒼穹。再由皇后大旅館的方向望過去，可以看到整個康提城。東南亞盟總司令部蒙巴頓統帥的官邸，正在原始森林的腳下，他的住處，是從前的王宮，雖然已經有百年以上，這座宮殿，還是十分富麗堂皇。

由我們的住處，向背面的山徑爬去，也是一種很好的去處，這裏沒有原始叢林，沒有濃蔭蔽天，但一路一盤，別具匠心。尤其是康斯公園，雖然佔地不廣，而芳草如茵，好花爭放，是遊騁常繁的地方。公園裏有一個噴泉，很是別緻，在一個圓形的台上塑着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孩，手裏挾着一隻天鵝，泉水從鵝口裏面噴出來，流在下面的小池，池裏種着荷花，清香四溢，沁人心脾。

除了康提城附近的湖山之外，離開康提四英里，還有一處好風景。由亭可馬里路出去，不久便到了克特格斯多達鎮（Katu'asgo'ta）橫在鎮面前的是一條寬約二百米突的江面，沿江另有支路，汽車可以由此轉到勃莉但尼亞鎮，倘使沿着這條支路散步，一路多是橡樹林，江邊景色是美麗的，再加上濃蔭蔽天的橡林，更是清幽絕俗，這一帶行人稀少，公路時而沿着江邊，時而繞着溪谷，偶然可以看到農民正倚着身子在稻田裏工作，橡工正在收取樹漿。約摸走了五哩光景，忽然聽到流濤洶湧，有如萬馬奔騰，原來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了。上游的水從狹谷裏衝出來，到了這裏，遇着無數的峥嶸巨石，水在石隙裏向前急進，於是形成一幅「奔流急湍」的妙景。當洪水汎濫時，全部巨石，都被水淹沒，汪洋浩瀚，另有一番狀況。錫蘭土人每天必須沐浴一次，男男女女，午後都到江濱來，集團沐浴，他們在沐浴的時候，依

舊穿着長裙，女子袒露上身，大概要經過一小時方纔洗完，遊客們路過江邊時，如果佇立而觀，一定會遭到他們的白眼的。

浴象奇觀

象在錫蘭是很普遍的動物，內中可分家象野象兩種，家象很馴，可以幫助農家做很多的工作，如耕種，運木，甚至可招呼小孩，都要靠它。象是一個龐然大物，望過去十分可怕，但是管理象的農夫，可以任意指揮它做一切需要的工作。農夫手裏拿着一根有利鈎的棍子，指揮的時候，祇消把利鈎鈎着象皮，口裏再說些土話，象便很馴服的宛轉如意。但有時象性突發，却也會傷人毀屋，鬧成巨變，據錫蘭人告訴，象天性很善，如果好好的待它，它很知感恩圖報，可是一般農夫，對它們不時過分虐待，迫得它們發瘋，這種過失，還是要歸咎于無知識的農夫的。

康提家象很多，每天下午從三時起至五時止，農夫們便大家騎着象至克特格斯多蓬鎮鐵橋下的江面沐浴，象也是每天要沐浴的，它們在一天工作之後，沐浴是最愉快的時間。它們大大小小，有的臥在水裏，有的仰浮水面，有的坐着，有的立着，總是好看。農夫們於是開始工作了。各人把自己的象從鼻至尾用椰子殼盡力洗刷，象皮很厚，洗刷時遠遠可以聽到一片蘇蘇響聲，象在沐浴時，充分顯示着它們的舒適。約摸一小時餘，方纔洗畢，農夫們再騎着回去。因爲那裏是有名的象群浴場，所以每天在下午三四時便圍着不少的遊客，農夫們爲了博些外快，也有帶着象上岸來表演的，象會雙膝跪下，會把人用鼻捲起，會放大口讓遊客們餵草，雖不及馬戲班裏的表演來得精彩，却也可以博人一粲。

家象的來源有兩種，一是家象所生，從小便隨着持象受過主人的訓練。一種是由捕捉了的野象，逐漸養純的。野象原在山林地帶出沒，因爲野性未馴，四出騷擾禾稼菓木，受害甚烈，每年當局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圍捕，先造成一個大柵欄，然後逐漸派人四出把野象驅入，再用活結把象腳圍住，象受困着，象腳活結愈緊，這樣經過了一個時期，象是餓乏了，動彈不得了，然後再把它們用鐵索拴住，帶到家裏，和家象混在一起，如此又經過了相當時候，野象逐漸馴良，和家象同樣工作了。這種圍獵，名曰「克拉爾」（Knaal），很是殘忍，當記者在康提的時候，八月裏也曾要舉行一次，那時報紙上對于這件事，發生了不少激烈的爭辯，多數不主張舉行，但政府因爲野象有害農產，仍照前例舉辦，可惜這次圍捕沒有成功，耗去的費用已屬不貲了。

佛牙之塔

談到佛教，誰都知道是發源于錫蘭，而康提又是錫蘭佛教的中心。我們在康提馬路上，可以看到不少身穿黃色土布長袍露着一肩赤着雙足的和尚。這些和尚，到處受人尊敬，因爲他們是一種特殊階級，享有特殊待遇。我們中國也有一位和尚名法舫法師的在錫蘭學佛，記者於他到康提的時候，曾請他陪我到康提各寺院觀光，他是太虛法師的及門，在佛學上造詣甚深，那天便承領我們去參觀佛牙寺（Templ of the Tooth）這是錫蘭佛教聖地，釋加牟尼有一個牙齒，存在這

裏，每年出會一次，佛牙從寺裏請出來，安放在一頂大轎上面，在康提市遊行，任人瞻拜。平日這佛牙就在塔裏，任何人不能看到，我們進了寺，首先在寺前看見一放生池，池裏有盈千的烏龜，這和中國廟裏的放生池完全相似。由放生池拾上踏上石階，沿路乞丐紛請佈施，又和中國寺觀的情形無異。向右轉是一段走廊，牆上有十餘幅壁畫，都是地獄裏的可怖描寫，如上刀山，下油鍋之類，法舫告訴我，這裏每一幅畫都有說明，例如不孝父母的要上刀山，奸淫不軌的被支解，喜播是非的被拔舌，無非勸人為善罷了！中國佛教的地獄論，正也是錫蘭傳來的。再轉入正殿，遊客到此須脫去皮鞋，以示尊敬，當中供有佛像，許多善男信女，正伏地膜拜，香烟繚繞，案頭滿供無數。法舫法師和住持相識，他特准我們登樓去瞻拜另一佛像，那裏室小人多，空氣混濁，我們略一停留，便匆匆走了！佛牙當然無法看到，後來他領我們到另一個八角形塔裏去參觀貝葉佛經，老和尚用鐵筆在貝葉上寫字，然後塗上墨油，便清晰可誦。到過這塔的人，照例要題一名字在簿子上，老和尚把幾本簽名簿給我看時，到發現了不少名人，如英國勞合喬治首相，康腦脫親王等了。現任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勛爵，從前做艦長時也來觀光一次，他的簽字，還在簿上：此外各國遊客，無不俱備。參觀完畢，照例要付些燈油錢，作為和尚們的補助費！

出了佛牙塔，法舫法師又領我們去瞻拜僧王，僧王是錫蘭佛教的主宰者，他現在已九十多歲了！住在一座十分寬敞的寄廬裏，當我們去拜訪的時候，不巧，他正出去了，因此沒有能遇到，後來由另一位和尚陪着去參觀禪房，花木扶疏曲折有致，「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這兩句唐人詩，是這裏最切合的描寫了！另外一個大殿是舉行受戒典禮之用，錫蘭和尚雖也光頭，但受戒時並不燙疤，中國和尚燙疤的習慣，何所根據，連法舫也考據不出，大概是苦行的一種。錫蘭和尚，可以吃肉，不必茹素，又可隨時還俗娶妻，這都是與中國和尚不同的地方。做和尚的人，家資既多富有，所以一切待遇，必須從優，也許是適應環境的一種變通辦法。

每一寺院前面，有一顆大可數抱的菩提樹，當年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成正果，所以菩提樹成聖樹，也有善男信女來膜拜。法舫告訴我，錫蘭和尚們對于中國太虛法師極為尊敬，太虛曾經到過錫蘭，他們都目為中國的僧王，至今還把他的詩，很寶貴的收在佛教圖書館裏。

耶穌勢力

我上面說佛教發源于錫蘭，應該康提居民，十分之九是佛教信徒了，那知事實上卻又大謬不然，在康提最佔勢力的，不是佛教，而是天主教，差不多半數以上是虔奉天主教的。記者在康提也有不少的錫蘭友人，同時也遇到不少的土著，他們幾乎全信天主教，不但信，並且十分誠敬的信。記者為了實地觀察起見，曾有幾次參加天主教的禮拜。教堂雖大雖多，每逢星期日，上午六時起分四次舉行，但依然擠得座無隙地，異于各地罕有的盛況。

當記者離開康提的前夜，正是耶穌聖誕節，我承華僑友人之邀，特地參加午夜的聖誕禮拜，這是一個很隆重的典禮，天主教徒無論老幼，總要參預。當十二點鐘剛剛敲過，信

男信女盤裝出發，我們參加禮拜的一個教室，是一所臨時搭蓋的茅屋，離開住處約有半里之遙，大家走出屋子，滿天疏星淡月，涼風襲衣，帶來一陣寒氣，到了教堂，已到了不少的男女了，女的頭上戴上黑紗，正在俯首默禱，堂內燈光暗澹，空氣死一般的沉寂，好似到了傳奇上的一個神秘地方，於是教士來了，舉行照例的儀式，一小時多方纔完畢，當友人們回到家裏，大家互相接吻，互道耶誕快樂！接着隆重的午夜餐開始了，主人準備了火鷄，惠司格酒，以及其他豐盛的食品，來款付親友，直鬧到東方既白，方纔罷休。

在錫蘭的華僑一共有二十餘人，裏面可分為湖北人，山東人，廣東人三類，湖北人裏面有一個是牙醫生，全家六七口都搬來了。記者在康提時，偶攖牙疾，承魏老闆盛意代為診治，記者一到他的醫室，不禁大失所望，因為他的一切手術和工具，太不科學化了。最起碼的消毒設備，也付闕如。這種故步自封的老法子，怎不受着天然淘汰呢？另外兩位湖北兄弟，開了一家中國飯店，據說原來也是做牙醫生的，現在的中國飯店，實際上還是賣的西式菜點，生涯也很寥落。山東人一部份開飯館，一部份開綢舖比較資本雄厚，開重慶飯店的叢老闆，係錫蘭僑領之一，中華飯店和重慶飯店是康提華僑商店裏最出色的了。不但資本大，並且裝璜優美，烹調可口，英美官兵，光顧的實繁有徒。廣東人沒有獨立的舖子，是和山東人合夥的。

另外一部份華僑是土生的，他們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錫蘭土人，其中有一家姓李，他本人在錫蘭經商，獲了巨利，就娶了錫蘭太太，生下七個女兒，個個都受了高等教育，有幾位曾經在英國讀書，這位李老先生現已物故了，這七個女兒有的嫁了中國人，有的在中學教書，已不再姓李，改姓「恩息」，算是錫蘭人了。他們對于中國人富有好感，並且都希望能到戰後的中國來觀光。他們一家全是天主教信徒，每星期日，必定要到教堂去禱告禮拜。

家庭訪問

記者在康提八月，為了要深切明瞭錫蘭人民的生活，曾經到過幾處錫蘭人的家庭，專誠訪問，當然我所到的，都是錫蘭的上等家庭，然而大體說來，康提人民，比較印度人民富足多了。在印度隨時可以看到掙扎在饑餓線上的貧苦民衆過着非人的生活。但是康提就不然了。除了在佛牙寺看到少數乞丐外，馬路上沒有遇見一個，在市鎮以及近郊，乃至于農村都是小康之家，據朋友們告訴我，錫蘭人民比較勤儉生活程度又低，所以沒有一個人沒有飯吃。記者看到他們生活普遍安定的情形，眞是不勝心羨，雖郅治之邦，也不過如此了。

有錢的人家或則擁有廣大的茶園，或則種植滿山的橡樹，雇着工人，從事生產，在獲得巨利之後，在山上建起別墅，買上奧斯丁汽車，過着極舒適的日子。在康提一望都是洋房，而這些洋房，十分之九是錫蘭人自己有的，不像印度的高樓巨邸，多是屬于英國人的。這一點的確是值得稱道。英國人在康提沒有什麼大權，市政也是由當地市政委員會主持，委員全是由錫蘭人民所選出的。

有幾次記者被他們邀請到別墅裏去作竟日遊，他們待客

還保持着東方固有的禮貌，其客氣不在中國之下，吃飯的時候，他們用手，吃那極辛辣的東西：我們自然不慣以手代箸，仍用刀叉，但看到他們很漂亮的小姐太太們都以手進食，却也感到相當興趣。錫蘭人除回教徒照例女子不見生客外，其餘天主教佛教徒，對于社交，很是開通，女子喜穿「沙利」，是一段長可六碼的綢或布，把身子緊緊裹住，露着一肩，富有的婦女，沙利也竭盡奢侈的能事。每襲要數百乃至數千羅比。初看自然不慣，看多了反覺長裙輕飄，另有美感。可惜女子們無不赤脚拖鞋，這一來自然上下不相稱了。摩登女子，也有穿西式裝束的。男子則上身穿着襯衫，下半身裹一長裙，看上去也是極不調和。

× × ×

康提原係錫蘭的避暑名區，自從東南亞盟軍總部移來，康提城又披上了一襲戎衣，現在康提城街道上，一望都是卡其布制服的盟國官兵，生活程度，比戰前增加數倍，康提人民，不能過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了。他們也在同仇敵愾，努力增產，期待着勝利的來臨。

舊遊十章

用汪禹堂吊古十章原韻　（紅葉山人）

軟紅十丈捲春申，紙醉金迷萬國賓，舊日舞衫歌扇地，如今顧曲更何人。　上海

銅駝荊棘劇堪哀，若個收京拜將才，虎踞龍蟠稱首善，忍教寂寞委塵埃。　南京

盈盈湖水剪秋瞳，西子梨花帶雨中。眷念孤山香雪海，幾時重訪鶴亭東？　杭州西湖

虎門珠海勢堂皇，更有高臺號越王。浩劫憐今將八載，漫勞飛夢到家鄉。　廣州

兩點金焦翠欲流，當年鐵甕有誰儔，大江日夜滔滔去，燈火瓜州古渡頭。　鎮江

瀟湘風月浸云貧；雁斷衡陽滯客身。東望故園歸路阻，不妨權作夜郎人。　衡陽

復國誰能賦亦誠，津河沽口渡重兵。北門鎖鑰安危繫，渤海狂濤夜半生。　天津

龜蛇兩點伏天兵，鸚鵡洲邊芳草生。江上烟波樓上笛；般般都繫故園情。　武漢三鎮

桂林山水總宜人，不料今朝又避秦。共挽西南天半壁，明公遠處領羣臣。　桂林

憂時曾上萬言書，太傅當年此謫居。嶽麓眉愁湘水恨，長沙痛哭近何如。　長沙

伊斯脫利亞半島環航記

馮朱棣

五三二—五三六

伊斯脫利亞 Istria 在亞得利亞海之北端，當意大利之東北境，介於阜姆Fiume 及脫利斯脫Triest間之半島也。全境面積四千七百餘平方公里，多爲山陵起伏之高地，海岸線約長二百公里，沿岸多良港，玻拉Pola其最著者。

余自阜姆返脫利斯脫，本可乘坐火車，祗以來時所經，不欲重循故道，是以繞道伊斯脫利亞半島。雖係僻徑，但此行可覽碧海翠嶼，斷岸削壁，以及漁舟之「錦帆」，村氓之舊裝，羅馬時代之舊街市，二千年前之古建築，市容民風，均異歐洲內陸，旅途所經，可使旅客耳目一新，增進見聞不少。沿途除在玻拉一宿外，其他各處，輪舟係暫時停泊，忽忽登河，在主要街市游覽一周，雖未窺其全貌，亦可得其大概。

自阿派取亞 Abbazia（參閱本雜誌第十八卷第五期拙著阿派取亞篇）乘輪，沿伊斯脫利亞東岸之里維也那Riviera（意大利文之 Riviera 於義爲海岸）南航，右望青山沉浮，宛延如帶，左則一片汪洋，白鷗風帆，點綴蒼波間。海平如鏡，微風習習，據舷眺覽，足快胸襟，與在北歐波羅的海及北海中航行時，氣象蕭索，海風峭厲者，迥不相同。

經小村伊起起Icici及伊卡 Ica，望見蔚天碧海中，有紅黃彩色，起於水面，排列成行，初不知爲何物，近視始知爲漁舟上施有彩色之風帆。聞之同舟舟客云：此爲威尼斯附近曲耶島Cnioggia之漁民，駕舟來此捕魚，其風帆上繪紅黃各色之習俗也。輪舟駛近海岸，遙望旁山房屋一簇，鐘樓高聳，此伊脫利亞東岸小城勞那那Laurana也。舟泊港內，登陸，進臨港之大門，以入市內。街衢隘狹曲折，尚保留中古時代之市容。市內有古教堂，爲羅馬時代之古建築，鐘樓式樣亦陳舊，即舟中所望見者。樓上踞白石獅像，市民稱之爲「威尼斯之獅」。此外古塔一座，財係昔日城塞之瞭望塔也。塔旁之古屋，市民稱之爲聖喬治之屋，大門上有木雕之聖喬治與龍戰之畫像。舊城之周圍，多新式別墅，旅客至此養痾者甚衆。因此處背倚馬耶耳山Monte Maggiore面臨闊內諾灣Quarnero，氣候風景，均與阿派取亞相彷彿，而環境較阿派取亞爲靜，費用亦較廉也。港口築有大道，北通阿派取亞，長十二公里。

離勞那那南航，掠過漁村梅第阿Medea，停泊於梵爾聖太麻里那 Val Santamarina。背山面海，白沙一片，爲海水浴及日光浴之勝地。附近產葡萄，以釀酒馳名，南望山腰上古屋一簇，小城莫希那Moschiena也。

舟更南進，陸地與起爾索Cnerso島東成海峽，相距祇五公里，舟經其間，風平浪靜，如行內河中。兩岸景物，清晰入覽。右望倍爾舍取Bersezio，海岸陡削，綠樹蔥鬱，幾舍聚集成村，連綿削壁之高原上。碧海白沙，繡綴青草，以及

紅崖綠褶，臨天白雲，遞層相積，如長虹[illegible]，絢麗奪目，右望起爾索島之西北隅，高峯聳立海上，綠樹滿山，蒼翠欲滴。

經此，島陸距離漸闊，輪舟西駛，灣入海港中。港內高崖夾峙，如入複壁中。與挪威冰川時期結成之海岸Fiord相似。舟泊小村非阿諾那Fianona，山嶺環抱，地產礬石，有製鋁工場。

舟出海港，仍向南駛，停泊於突出海中之山嘴上。此處為小村樸爾太爾薄那Portalbona，阿爾薄那Albona之外港也。西望阿爾薄那，高據陡削之山巖上，閭巷狹隘，建築純為中古時代式樣；海濱有鐘樓一座，樓旁之廣場上，村民麕集。土著有服本地之中古時期服裝者古色古香，形式別緻。

舟向起爾索島東南航，見青山連綿，浮沈碧波中。此島為亞得利亞海關內諾灣中之大島，南北長六十餘公里，東西最闊處十二公里，島上均為山岳地帶，最高峯為西斯山Monte Sys，在島之北隅，舟中望見之高山是也。島民除種植葡萄及橄欖，以之釀酒及榨油外，多捕魚及航海者。篤信宗教，全島教堂密布。舟行一小時餘，抵本島西岸之海港，地名與島名同，亦稱起爾索。將入港口，先見古式鐘樓，危峙舊屋叢中。登陸，城門當道，古代城垣及瞭望塔之殘跡，尚包圍市外。入其城門，街道窄狹，里巷錯雜，建築多陳舊；如入我國內地城市中，迴異歐洲內陸村市。市內之較大房屋，詢知多為[illegible]女修道院，入內參觀，神壇壯麗。室後墓碑，多為古代遺物。臨街多酒舖，售本島所產之紅葡萄酒，數里那Lira數枚，即可得一瓶。市外樹木蔥蘢，[illegible]蔥綠者，橄欖林也。

離起爾索島，舟中滿裝酒類；遂赴歐陸。航道西南向，繞伊斯脫利亞之南尖，折向北行，繞赴半島之西岸，以抵玻拉Pola。將進港口，已見沿岸要塞及砲台。南北兩海角，環抱如門，登陸，住康特爾街Via Kandler之米蘭旅館Hotel Milano。

玻拉係伊斯脫利亞省之首邑，人口約四萬人，為亞得利亞海北隅之商港，同時亦為軍港，與威尼斯Venezia及布林的西Brindisi相為犄角。港口有小島，孤懸海中，市人稱之為橄欖島Scoglio Olivi。島上有海軍工廠及船塢，由長橋貫通陸地。島南為軍港，島北為商港，商輪出入，停泊於商港中之阜姆碼頭Molo Fiume及聖推華獨洛碼頭Molo S. Teodoro。

出旅館北行，道中望見白石築成之橢圓形古代劇場Arena，係紀念羅馬皇舍濮第米Septimius Severus 198-211而建築者，可容觀衆二萬五千人，長一百三十餘公尺，闊一百十餘公尺，沿海之一面為三層，其隅為兩層，偉大絕倫，但內部座位，已不復存在。

沿海大道，名安馬魯爾Riva Vitt. Emanul，整齊寬廣。面海之大廈為烟廠，廠旁古教堂之鐘樓，高峙海濱。南端為羅馬時代之舊市場Piazza del Fero，古屋環繞，均巨柱成行，羅馬舊式也。女神第阿那之寺Tempio di Diana，尚存其殘跡。又如羅馬及奧哥斯士之寺Tempio di Roma e d'Augusto，市人謂係西歷紀元八年時所建，以紀念羅馬凱撒Julius Caesar，二十年之古建築也。

廣場旁之舍爾耶路Via Sergia，商鋪林立，爲本市之繁盛市街。街中有羅馬時代之紀念碑，以及紀念西歷紀元前三十年阿克底姆Actium（現稱La Punta，係希臘西海岸之小城，紀元前三十年奥哥斯士戰勝阿士里斯Autonius處）之戰役者。現尚保存完好，經古代劇院之殘址，上山坡以至若魯山Monte Zaro山頂可眺全城及海港。山南尚存羅馬時代城牆之遺址。拱門兩座，係昔日之城門也。兩門間之古物博物院Museo Arcneologico，陳列羅馬時代之舊物，可供考古者之參考，市中心之要塞Gastello，居高臨下，街市環繞之，形勢扼要。

離玻拉乘輪出港口，北航，舟行勃里華里島Brioni及陸地間，此處海峽至狹，東西相距不滿五公里。初舶東岸之發沙那Fasana，再橫渡海峽，舶於島上之勃里華里。島上多海水浴場，淡水浴場，以及各種運動場。氣候適宜，無酷暑嚴寒，全島樹木常青，中歐無竹，而此處可見叢篁。

由此北航，掠過小島多處，止於諾維諾Rovigno半島西岸之繁盛市集也。海濱高處之巨大教堂，內多古代石樑。鐘樓雄峙海濱，堪以入畫。所經各處之鐘樓，大都爲四方形，屹然孤立，不與其他屋宇毗連，意大利人稱之爲Companile（如威尼斯聖馬各廣場Piazzz di San Marco中之鐘樓，亦係此式）。

舟更北進，停泊於小城派倫礎Parenzo，羅馬時代之舊城也。氣候溫和，高山屏其北隅，可避來自巴爾幹之波拉風Bora之吹襲，沿海多漁村，山坡多植葡萄，市內有極大酒窖。經巨柱成行之敞廳一座，市人謂係六世紀中希臘主教阿甫臘西斯Euphrasius所建者。內部尚保存古代碎石鑲成之精緻地面，有彩色圖案。此種地面，在威尼斯各古代建築中，及維蘇威火山下邦貝城Pompeji發掘之殘屋中，亦曾見及，意大利人稱之爲Mosaik。

舟經波爾托魯斯灣Portorose，折向東行，遙見陸地，突出海中，塔尖如林，高聳入雲。舟行漸近，見城垣及堡壘，沿海曲屈，圍繞市外，此小市披拉諾Pirano也。本市人口不繁，而教室特多，如聖喬治S.Giorgio，聖勿郎取司各S. Francesco，聖米迦勒S. michele，聖司選伐諾S. stepano各教堂均爲古代建築，且均保存各種古畫，如十六世紀中威尼斯歷史畫家卡爾派曲Vittore Carpaccio及派爾馬Palma之作品。

東掠漁村伊沙拉Jsola，已遙見卡波第斯脫利亞Capodistria，市建小島上，由里許長堤，聯繫陸地。市內古教室中，保存卡爾派曲及第普祿Tiepolo 1696-1770（威尼斯畫家）之名畫。由此北航，抵脫利斯脫登陸。

五三一—五三八

六十小時環繞地球（譯）

莊澤宣
Deana Clark 原著

譯者按：最近傳說重慶有許多人預定回上海漢口的船隻，已經有關當局的否認，但本年一月遠在歐戰尚未結束以前，美國人已有不少人定船位機位赴歐，甚且計劃以最短時最廉價的方法環繞全球了。

已經有以千數計的人熱烈的準備在歐戰勝利日到臨後向國外旅行了。預定荷蘭船公司艙位的人已有五百之多。在巴黎解放時，法國船公司的紐約事務所已有四百人預定了艙位。聯美航空公司預計將來戰後每週飛三十六次，每年可載二三三・五〇〇乘客赴歐。

我們雖不敢肯定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旅行，但照上次大戰往例在休戰六個月後，國務部才准發護照。這次一些急於參加善後工作的人們當然有優先權，其次輪到與救濟有關的商人和逃難來美急於回家的人。然後才輪到已在美入籍想回去探望親戚財產的人。這些旅客都將坐軍用運輸船機去，以運回我們前線的戰士。

將來戰後旅行惹人注意的交通工具當然是飛機，以前許多想到國外休假，但因至少需五天以上才可渡大西洋又需五天以上方可回來的旅程而裹足不前的不在少數。此次戰後一個寫字間的打字員人，可於星期五下班後飛歐，在歐暢遊兩週後，於星期日飛回，星期一銷假辦公。照調查所得，大約將來去英國的最多，次為法國，第三是地中海一帶。

現在來往大西洋兩岸飛行的機已可達每二十分鐘開一架機的程度，戰後把飛機來當做到任何國的交通工具決非難事。而旅費之廉，可使一人帶着妻兒到國外去像在國內旅行一樣的容易。

好幾家航空公司已在計劃航線與價目。某公司已在把五架三十六座的機改作商運之用。等民航委員會核准後，他們便可每天以二十二小時四十分的速力二六三元八角的代價飛往倫敦。他們還預備製造四十架五十七座運輸機可用一半的時間一九五元的代價到達倫敦。（上均以美金為單位下同——譯者）

美國飛機製造公司希望在本年六月可以造成卅架五十六座機，而本薛佛尼西中央公司已在收購十五架四十八座機準備往來於倫敦紐約間。聯美公司希望在本年內有下列可能：倫敦紐約間每天有兩次特別快，來回票祇要二六七元。

多數的旅行專家認為戰後將有蘇聯旅行的狂熱發生。好些公司已在計劃這條航線，有的已把到莫斯科的票價減到二九〇元。

檀香山將成為戰後旅行目標之一。五大航空公司已在競爭這條航線，把票價貶低到戰前船價一樣。聯美公司計劃

每天有一二八個座的機飛兩次，從舊金山的金門出發於八小時九十分鐘代個內到達。

現在你已可飛越阿拉斯加，從西雅圖去來回票祇要四二一元二角。從芝加哥去，祇須十七小時二三二元。另一航空公司想以四分八厘一哩的代價來搶生意。

以五分錢一哩的代價便可飛到南美與智利。那兒有廿七磅重的大貨可供攜帶。還有五千英里長的航道可供利用。聯美公司擬議自紐約到阿根廷首都的票價由四八五元半減到一七五元，時間由九一小時減至廿一。

聯美公司並認爲將來可有每天兩機以十七小時的旅程到柏林去，票價來回二一六元。到一九四八年同樣的可從紐約起程於三十小時內到東京。自舊金山到新加坡要廿九小時，——最快的船以前恰恰要廿九天。

環繞全球一週，若乘新式旅行機不過飛行六十小時。已有三家公司在申請做這件生意。美國出口公司希望在勝利日第二天有兩架二十座機起飛。聯美公司已定下三十天的航程，速途中遊覽食宿約需九百元。在一九四六年可有舒適的一五三座的飛機以一小時三百哩的速力出現。某公司計劃以廿七天繞全球一週，但僅用三天在旅行，其他時間用來遊覽。

和平降臨後，只要三個到六個月便有新式機可乘。道格拉斯廠已從三家航空公司接受五千萬的定貨單，一俟戰時生產局放行材料時便着手製造。

馬丁廠主預期有此二百座飛機可裝浴室，酒吧，乒乓圍與樹面通道間，寫字間，閱覽室，臥鋪室，等，還可有電影。一切因高度與速度而產生的困難都可用人工解除，使旅程舒適而安全。

不過在不計時間的旅行中，海航仍有它的地位。通運公司已宣稱在戰事結束後，八個月內可有自由級的船舶供旅行之用。一年至一年半後更有這大舒適的郵船出現。北歐船可在戰事結束時開航。瑞典船公司已接到一切船位的預定。

分期付款的辦法已在計劃中。在戰爭一年前已開始試辦，先付百分之廿五，再在一年之內付清餘款。一些旅行社還沒有開始收款，但已列從先單而且預選單子已一天一天的加長。

南泉送別

參湄

南泉小駐憶舊記，風物蕭疏漁樵地，桃源柳岸不聞聲，但有圭賢載史誌。
晨隨結侶步羊腸，不盡低徊鳥花意，悠然來渚庇凝陰，俯瞰清波興樞思。
凝神凝目兩岸青，更淡風輕鎖山翠，嗚咽參舫江頭行，欵乃一聲溪水膩。
沾衣絲自雙淚潺，軒默花落歸詳寄，乘鴿拂山露心斷，南浦魂銷傷別字。
魄人倚石獨吟哦，說到心胸蹄塚事，書中有玉露珠璣，億笑愁腸逸功利。
佇流返棹烟波綠，萬度丹霞攝谷旌，三峽奔留逝水過，倦泊江干買酒醉。